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十四至十八世紀中國「閨妝知識」的分類與編輯

Classifying and Editing the Recipes of Beautification

Techniqu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4th–18th Centuries)

陳奕豪

Yi-Hao Chen

指導教授：衣若蘭 博士

Advisor: Jo-Lan Yi, Ph.D.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July, 2024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十四至十八世紀中國閨妝知識的分類與編輯

Classifying and Editing Beautification Techniqu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4<sup>th</sup> - 18<sup>th</sup> Centuries)

本論文係 陳奕豪 (學號 R09123006) 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  
論文，於民國 113 年 7 月 1 日 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e undersigned, appoin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n 01-07-2024 have examined a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presented by CHEN, YI HAO (student ID R09123006) candidate and hereby certify that it  
is worthy of acceptance.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衣若蘭  
(指導教授 Advisor)

劉文豪

李丁瑞引

系主任 Director: 陳慧雲

## 謝 辭



這篇論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衣若蘭老師的指導。在衣老師門下學習多年，期間因為對許多材料與議題感興趣而屢屢更換題目，感謝老師給予我足夠的空間摸索，並不辭辛勞的提供建議。此外，感謝衣老師多次讓我擔任課程助教，備課雖然辛苦卻十分充實。在衣老師身上，我看到一名性別史學者致力於跟「主流」史學界對話的堅毅與韌性，期許自己也能從性別的角度，持續思考知識的框架與行動的可能。深澳的海景很美，我會深深將其烙印心上。

謝謝文獻回顧的口試委員張哲嘉老師，協助我限縮閨妝知識的討論範疇，刺激我不斷思考如何讓這篇文章不致鬆散。謝謝論文的口試委員毛文芳老師與李仁淵老師，毛老師點出文章諸多邏輯不通之處，並提供目錄學方面的看法；李老師從大方向歸納、提點閨妝課題的研究價值。兩位老師的建議與鼓勵將成為我繼續前進的動力，「性別知識的重組與出版」會是我持續探究的課題。

我不是用功的學生，但修課與寫報告的歷程，如今回憶總是愉快踏實。這篇論文的初稿與部分篇章，曾在 111-1 陳秀芬老師的「明清都市文化史專題」、111-2 李貞德老師的「性別、身體與醫療史」、111-2 曹淑娟老師的「晚明文學專題」，以及 112-2 許雅惠老師的「唐宋印刷文化」課堂上報告。感謝諸位老師與課堂同學的修改建議。除了上述幾位老師，大學以來圍繞著明清史、性別史、書籍史、醫學史四個領域向不同老師請益，依修課時序分別有：方震華老師、顏杏如老師、陳熙遠老師、張嘉鳳老師、林麗月老師、秦曼儀老師、長谷川正人老師、王鴻泰老師、馬孟晶老師、林麗江老師、邱仲麟老師。諸位老師的研究與教學，都是這篇論文不可或缺的養分。

感謝碩士班時期參與的幾個學術社群。首先是同一師門的蕭琪學姐、維安學姐、林純學姐、天瑞 (Tyler)、駿達、銘汝、詩琪，謝謝各位在團體研討時給予彼此的激盪。同樣關注中國醫療知識史的蕭琪學姐是我的榜樣，學姐一路以來的指點與打氣更是我的定心針；同屆的駿達無論是對明清史的掌握或解讀史料的能力都令人佩服，謝謝這些日子的討論與切磋。其次是研究生涯中的朋友們。謝謝厚得從大學以來的陪伴，我們分享研究成果，聊動漫、聊家庭，也承接彼此對未來的迷惘；謝謝淇奧 (George) 在精進班時陪我南征北討，一起吃雞肉飯、一起交流研究課題的時光令人難忘；謝謝展達、家源、仁人、潔予等同儕，碩一有你們的陪伴十分快樂；謝謝一起共事過的厚羽學姐、均燊學長、瑜庭學姐、珂姵學姐和冠傑，從大家身上學習到很多。感謝連玲玲老師與

衣若蘭老師讓我擔任性別史精進班的助理，期間除了增進寫作功力與對性別史的認識，還結識了許多研究夥伴，同時也要謝謝精進班的工作夥伴恬緣，以及協助諸多庶務的雅琪學姐與盈君學姐。感謝游鑑明老師組織的性別史讀書會，能和學界先進一起研讀性別史，是一件幸福的事。

另外要感謝在碩士班期間給予工作機會的許雅惠老師、傅揚老師，以及在歷史系辦工讀時，受到怡燕助教、芷柔助教、佳宜助教、俊豪助教與霈琳助教的諸多照顧。其中，許老師的助理工作除了讓我認識古代中國的墓葬文化與物質世界，對數位人文與資料處理等學科知識性質的議題，我也從中獲益良多。這篇論文最終以知識分類為要旨，實為受到這份工作經驗的啟發。

感謝我的父母與妹妹，從不質疑我的選擇，也未曾催促我的人生進度，你們是最堅強的後盾，儘管你們可能不太清楚我在做些什麼。謝謝一直以來保持聯絡的摯友們，是你們讓我知道這個世界其實沒那麼殘酷，快三十歲卻不用繳稅的人還是值得被愛的。謝謝子瑄，懷念那些小飯廳與草倉的時光，宮裡有自己的姐妹真好。最後要謝謝永仁，雖然我常笑說論文寫不出來你要負一半責任，但如果沒有你的話，恐怕我已經遺忘該如何好好生活。

## 謝 辭

碩士班期間，於 112 學年獲得臺大歷史系王德毅教授獎學金。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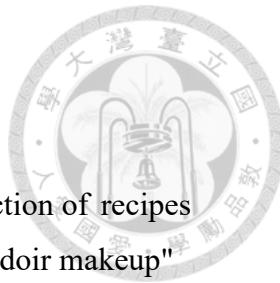
## 摘要



在十四至十八世紀中國，一套養顏美容藥方常被冠以「閨妝」、「閨閣」等名稱，在大眾出版市場中被不同書籍傳抄，經歷多次重組與再造。本文試圖探究：這套涉及女性身體的藥方，在近世中國文人筆下，經歷怎樣的性質轉變？過往的美容方研究多從養生文化與醫療實踐切入，本文則擬用類書、筆記與養生書等跨年代且跨文類的材料，梳理編者在集結多種知識的出版品中，如何重新分類、定位與編輯美容藥方。藉由觀察閨妝知識的系譜，本文發現：在元、明之間，閨妝知識出現「居家知識化」與「性別化」的傾向。此外，閨妝知識中的女性身體被男性文人賦予多重意義——既是面向鄰人的展示物，也是男性家主閒賞時的玩物；既乘載美色的想像，也象徵家庭的整潔與道德無暇。進一步而言，女性身體的多重意義，揭示近世文人面臨時代變遷的掙扎處境，包含仕與隱、城與鄉、雅與俗、禮與情，而投身美容方等治家文本的編輯活動，成為其人試圖掌握秩序的應對策略。

關鍵詞：閨妝、美容藥方、女性身體、知識分類、文人文化、治家、性別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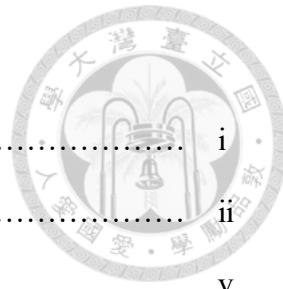
## Abstract



In China,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there was a collection of recipes for beautification techniques, often labeled with names such as "boudoir makeup" (guīzhuāng, 閨妝) or "inner chamber" (guīgé, 閨閣), circulating in the publishing market through various books and undergoing multiple reorganiza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how these recipes concerning the female body were transformed in the hand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literati. While previous research on beautification recipes has often studi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ourishing life culture and medical practi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materials spanning long eras and different genres, such as encyclopedias (leishū, 類書), pen-notes texts (bìjì, 筆記), and health manuals, to trace how editors reclassified, positioned, and edited the recipes of beautification techniques in their compilations of various knowledge. By observing the genealogy of the recip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betwee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knowledge of beautification exhibited tendencies towards domestic and gendered knowledge. Furthermore, the female body within the knowledge of beautification was endowed with multiple meanings by male literati—it was both an object of display to neighbors and a plaything for the male head of the household during leisure; it both carried the male imagination of a beautiful lady and symbolized the cleanliness and moral integrity of the family. Additionally,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female body reveal the struggles faced by early modern literati amid changing times, including the dichotomies of official career versus reclusion, urban versus rural, refinement versus vulgarity, and Neo-Confucian orthodoxy versus human desires. Engaging in the editing of texts on household management, such as the recipes for beautification techniques, became a strategy for these literati to attempt to maintain order.

Keywords: Guīzhuāng, Recipes for Beautification Techniques, Female Body,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Literati Culture, Household Management, Gender History

# 目 次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研究對象：閨妝知識.....	1
第二節 研究取徑：從書籍史、醫療史到知識分類.....	8
第三節 研究材料：關於理想家庭秩序的指南.....	13
第四節 章節安排.....	19
<b>第二章 宮院與閨閣：成為類書知識的閨妝.....</b>	<b>21</b>
第一節 由國至家：《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中的美容藥方.....	21
第二節 日常人倫：《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對閨妝知識的編排	31
第三節 小結.....	41
<b>第三章 治生與燕閒：作為家中器物的身體.....</b>	<b>43</b>
第一節 治生：《山居備用》與《居家必備》中的保養知識.....	43
第二節 燕閒：《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中的閨妝知識....	53
第三節 《居家必備》、《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的比較	61
第四節 小結.....	63
<b>第四章 風月與女教：佳人想像下的女性容貌.....</b>	<b>65</b>
第一節 調情識趣：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的〈風月門〉 .....	65
第二節 飾容冶性：《香奩潤色》與《坤德寶鑑》中的美容藥方.....	75
第三節 小結.....	81
<b>第五章 結論.....</b>	<b>83</b>
<b>徵引書目 .....</b>	<b>92</b>

<b>附錄</b> .....	108
附表一 元代至順年間建安椿莊書院本《事林廣記》目次.....	108
附表二 元代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本《事林廣記》目次.....	109
附表三 明代洪武二十五年梅溪書院本《事林廣記》目次.....	110
附表四 明代永樂年間《事林廣記》目次.....	111
附表五 明代成化十四年劉廷賓等福建刊本《事林廣記》目次.....	112
附表六 明代弘治五年詹氏進德精舍本《事林廣記》目次.....	113
附表七 周嘉胄編《香乘·塗傅之香》收錄藥方內容.....	114
附表八 傅瞿祐編《居家必備·俗事方》收錄藥方內容.....	115
附表九 宋詡編《竹嶼山房雜部·居室事宜》收錄藥方內容.....	116
附表十 不著撰人《文房十二友·居齋必用》收錄藥方內容.....	119
附表十一 胡文煥編《香奩潤色》的部類與收錄藥方名稱.....	120
附表十二 周履平編《坤德寶鑑·閨閣事宜》收錄藥方內容.....	122

## 表 次

表 2-1	元、明各版本《事林廣記》中閨妝知識的位置.....	21
表 2-2	和刻本《事林廣記》「綺疏叢要」內容.....	23
表 2-3	和刻本《事林廣記》「宮院事宜」內容.....	25
表 2-4	明刊司禮監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妝事宜」內容.....	27
表 2-5	和刻本《事林廣記》「宮院事宜」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閣事宜」中相似藥方整理.....	29
表 2-6	元、明、清刊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閣事宜」的位置.....	37
表 3-1	《永樂大典》「油」條目收錄養顏美容藥方內容.....	43
表 3-2	《居家必備》的目次與收錄篇章名稱.....	45
表 3-3	《居家必備》卷三治生「俗事方」收錄藥方名稱.....	46
表 3-4	內閣文庫藏《竹嶼山房雜部》的目次與各卷主題.....	53
表 3-5	內閣文庫藏《竹嶼山房雜部》「燕閒部」收錄藥方名稱.....	55
表 3-6	《文房十二友》的目次與收錄篇章名稱.....	59
表 4-1	《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閨妝事宜收錄藥方內容....	66
表 4-2	《醫學四要》「金閨秘方」收錄美容藥方內容.....	68

## 圖 次

圖 2-1	《事林廣記》「閨妝類」的題記.....	34
圖 3-1	清初汲古閣版《竹嶼山房雜部》的「宋氏閨房譜」.....	58
圖 3-2	《文房十二友》中的「閨閣事宜」與版心「閨閣」.....	61
圖 4-1	《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的「附閨妝事宜」.....	72
圖 4-2	《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的「閨妝門」.....	72
圖 4-3	《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的風月門插圖.....	73
圖 4-4	《新鑄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的風月門插圖.....	73

# 第一章 緒論



淨面後，有個宮娥又來搽粉。林之洋執意不肯。白鬚宮娥道：「這臨睡搽粉規矩最有好處，因粉能白潤皮膚，內多冰麝。王妃面上雖白，還久香氣，所以這粉也是不可少的。久久搽上，不但面如白玉，還從白色中透出一股肉香。真是越白越香，越香越白，令人越聞越愛，越愛越聞，最是討人歡喜的。久後才知其中好處哩。」<sup>1</sup>

在李汝珍（約 1763-1830）的小說《鏡花緣》中，主角林之洋在女兒國的「身體改造」歷經幾個階段，從化妝、換裝，到剃鬍、纏足，最後是睡前的塗粉保養。可以看到在小說家的理解中，女性不只要在見客時化妝，日常就應進行睡前保養，讓皮膚長期維持又白又香的體面狀態。

事實上，宋元以降的中國流傳著一套養顏美容的藥方，被文人、養生家與各式實用性類書傳鈔。例如明代司禮監刊刻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下稱《居家必用》）中的「麝香十和粉方」記載：「官粉一袋，水飛、硃砂三錢、蛤粉白熟者，水飛、鷹條二錢、密陀僧五錢、檀香五錢、腦麝各少許、紫粉少許用之，含水石和腦麝同研，右件各為細末，和勻，入腦麝，顏色似桃花為度。<sup>2</sup>」林之洋所塗「冰麝之粉」與《居家必用》的「麝香十和粉方」皆以冰腦、麝香為藥材，可見類書編者與小說家共享相近的藥材知識。<sup>3</sup>更重要的是，不同文類共享藥材知識之所以可能，在於大眾出版市場中流傳著一套養顏美容的藥方，作為日用知識的一環提供給讀者參考。

本文的問題意識於焉浮現：在美容藥方被不同出版品傳鈔的過程中，隨著文類傳統、書籍性質與編者意圖的不同，這套知識經歷了多次的重組與再造。那麼，這套涉及女性身體的知識，在近世中國的文人筆下經歷怎樣的性質轉

<sup>1</sup> 李汝珍，《鏡花緣》，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第 244 冊（上海：古籍社，1994 據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十二年（1832）芥子園藏版重刊本影印），第 33 回，頁 590。

<sup>2</sup>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司禮監刊本），庚集，頁 57b。

<sup>3</sup> 關於明清小說中的醫學知識，宋安德（Andrew Schonebaum）曾將《金瓶梅》與明代醫書對照，指出小說家利用醫藥論述鋪展劇情，醫者也借用通俗小說的敘事技巧書寫醫書，可見雅俗之間的知識體系是共享且相互影響的。參：Andrew Schonebaum, *Novel Medicine: Healing, Literature, and Popular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變？過往的美容方研究多從養生文化與醫療實踐的面向切入，本文則擬用類書、筆記與養生書等跨年代且跨文類的材料，從近世文人文化的角度，梳理書籍編者如何將美容知識重新分類與編輯。藉由觀察書籍編者一次次的再造，得以勾勒文人論述中的女性美容方被賦予的多重意義，同時，載錄閨妝知識的治家文本，亦展現近世文人面臨時代變遷的多方處境與應對策略。

## 第一節 研究對象：閨妝知識

### （一）閨妝知識的內容

沿著前述《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的美容藥方進行搜索，可以發現，在近世中國，許多著作都摘錄類似的美容藥方。如同後續正文的討論所示，明清時期的筆記與類書編者在載錄美容方時，很可能都參考過《事林廣記》或《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那麼，這套知識的內容為何？編者們希冀怎樣的美容效果？

以明版《居家必用》為例，其中的「閨閣事宜」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一）塗面敷身的香粉與肥皂，如「利汗紅粉方」載：「滑石一斤，極白無石者，水飛過，每斤內用心紅三錢、輕粉五錢、麝香少許，右件同研極細，用之，其粉如肉色為度，塗身體利汗。」、（二）生髮與黑髮的髮油，如「梳頭髮不落方」載：「側柏兩片、榧子肉三個、胡桃肉兩個，右件研細擦頭皮極驗或浸水掠頭亦可。」、（三）美白與去瘢瘍的洗面方，如「塗面藥」載：「白附子一兩、密陀僧一兩、茯苓一兩、胡粉、香白芷一兩、桃仁一兩，右件為細末，用乳汁臨臥調，塗面上，早晨漿水洗，十日效。」、（四）有助女子纏足的軟骨湯，如「金蓮穩步膏」載：「地骨皮同紅花，爛研極細，如雞眼痛處，付之，成瘍者次日結掩。」、（五）治針入皮膚方：「不問遠年近日酸棗，燒灰存性，溫酒送下，在上食前服，在下食後服，覺額癢，即從元入處出。」、（六）洗鍊與收貯珍珠、象牙等物之法，如「收翠花朵法」載：「用漢椒雜茱萸，盒中收貯」。<sup>4</sup>閨妝知識主要談論頭髮、面部、皮膚與足部的保養，旨在增進身體部位的視覺、嗅覺與觸覺效果。這些美容方所述的服藥形式十分多樣，包含敷粉、擦膏、塗油、含丸、泡湯、將粉和水清洗等。除了美容方，閨妝知識還記載了與閨閣生活相關的實用技巧，如「治針入皮膚方」的適用對象，便是在家內從事針黹的婦女；又如「珠翠牙鯢」的貯藏，則為婦女飾品的原料。可以說，閨妝知識不僅關於身體保養，也是一套涉及閨閣之物的知識。

<sup>4</sup>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司禮監刊本），庚集，頁56b-66a。

需要說明的是，源於醫學知識的美容藥方，與遠山眉之類的化妝審美並非相同的知識系統。<sup>5</sup>像在《格致鏡原》這樣的綜合性類書中，載有「臙脂」、「香澤」等條目，不過內容多是詞源與文獻記載，如「〔太平御覽〕盧公家範凡臘日上及頭膏面脂口脂等。<sup>6</sup>」又如田震（1652-1729）編的《妝史》，旨在搜集女子的梳妝服飾文獻，不過多載錄文學作品中妝容飾品的專有名詞，如「桃花面，隋文宮中紅妝，謂之桃花面。妝臺記。<sup>7</sup>」至於《妝史》所效法的《奩史》，在「脂粉門」的門類中，雖然引用了「太真紅玉膏」，<sup>8</sup>但大部分的內容還是像「芙蓉粉，傅面作桃花色。東山草堂邇言」此類的介紹。<sup>9</sup>也就是說，多數類書編者重視女性妝容的類型與文學性，而強調數字化與醫理的保養藥方較少成為其人收錄的對象。雖然在表面上，養顏美容的粉、膏、脂與化妝用的紅丹鉛粉具有相同名義，在《奩史》中也看到二者重疊的模糊地帶，但大抵來說，在近世中國，妝容與養顏美容藥方並不全然是相同的知識範疇。

綜上所述，本文討論的「閨妝知識」係指一套流傳於中華帝國晚期出版市場中的養顏美容方，大多數的藥方內容由方子名稱、藥材、劑量、製藥步驟與使用成效組成，旨在教導讀者調配身體部位的保養藥劑，以及閨房之物的洗滌保存方法。如同下一節所示，閨妝知識在書籍中的標題多與「閨房」、「閨閣」有關，雖然有些藥方看起來男女皆適用，<sup>10</sup>但在編者的安排下，被賦予了女性化的性質。

## （二）收錄閨妝知識的著作

那麼，哪些書籍會收錄這套關於身體與物的藥方呢？在近世中國的範圍，目前所見最早的閨妝知識專篇，應屬南宋末年陳元靚編的《事林廣記》。《事林廣記》將美容方與清潔首飾方置於「閨妝類」，並將教導去除衣服髒汙的

<sup>5</sup> 關於中古時期醫書中的美容藥方，參見：陸熳琳，〈六朝隋唐的儀容研究——一個醫療史的角度〉（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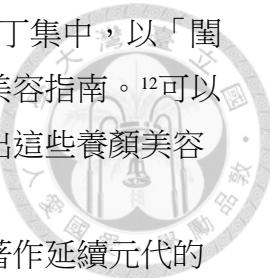
<sup>6</sup> 陳元龍，《格致鏡原》（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清刊本），卷 55，頁 13b。

<sup>7</sup> 田震，《妝史》（英屬哥倫比亞：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藏康熙年間抄本），卷上，頁 34。

<sup>8</sup> 《奩史》所載「太真紅玉膏」藥方如下：「女人面脂，有太真紅玉膏。輕粉、滑石、杏仁去皮，等分為末，蒸過，入腦麝少許，以雞子清調勻，洗面畢，傅之。旬日後，色如紅玉。閨閣事宜。」相同藥方除了見於《本草綱目》，在《事林廣記》、《香奩潤色》與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皆可見得。王初桐，《奩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11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嘉慶二年伊江阿刻本影印），頁 253。

<sup>9</sup> 王初桐，《奩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1152 冊，頁 251-259。

<sup>10</sup> 如《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閣事宜」中的「石灰粉方」，其功效為「治大人小兒夏月痱子瘡及熱毒瘡」，可見該藥方原先的適用對象不限於婦女，但在《居家必用》（或更早的其他著作）編者的安排下，「石灰粉方」被賦予閨妝知識的意義，並被後世《坤德寶鑑》等書承繼。



〈澠澤須知〉置於「服飾類」。<sup>11</sup>元代出版的《居家必用》則在丁集中，以「閨閣事宜」為篇名，收錄「利汗紅粉方」、「烏頭麝香油方」等美容指南。<sup>12</sup>可以看到，宋元時期的百科全書便將相關藥方定調為閨閣之事，指出這些養顏美容方與家庭、女性的關聯。

到了明清時期，閨妝知識的載錄情況變得複雜，但有許多著作延續元代的兩本類書，將養顏美容藥方的性質指向女性。在類書的範疇，前述《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在此時持續出版，同時晚明建本日用類書亦將美容、洗衣與保存首飾的藥方命名為「閨妝事宜」，置於「風月門」之下。<sup>13</sup>在文人筆記的部分，可以看到諸如《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等書，將養顏美容方視為「居室事宜」的一部分，與男性的「文房事宜」形成對照。<sup>14</sup>在養生書方面，則有胡文煥將美容、首飾與洗衣方整合成《香奩潤色》一書，且加入婦科醫學的藥方。<sup>15</sup>到了清代的女教書，還可見張履平的《坤德寶鑑》將養顏美容與照料生育母體當作婦工的一環。<sup>16</sup>由上可知，至明清時期，越來越多單獨成篇的美容藥方與女性掛鉤，而且隨著一再轉錄，這套知識的性質持續被改寫。

除了上述幾部書籍，明清時期還有許多著作皆涉及美容藥方，只不過在篇章名稱與整體編排上，沒那麼明顯指涉女性與閨房。例如，晚明張岱（1597-約1684）《夜航船》的「物理部」，在宋代〈物類相感志〉的基礎上，新增了幾則於閨妝知識系譜中常見的纏足方。<sup>17</sup>又如傳聞劉基（1311-1375）著的《多能鄙事》，將身體相關的美容方命名為「理容體肌髮方」，置於卷六的「百藥類」，至於洗珠翠牙鯢之法則被放在卷四「服飾類」的「洗練法」。<sup>18</sup>劉基的分類提醒我們將視線重新投向明清時期的醫書。此時醫書對美容方的選錄與編

<sup>11</sup> 陳元靚，《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本），後集，卷 10，頁 10a-14b。

<sup>12</sup>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司禮監刊本），庚集，頁 56b-66a。

<sup>13</sup> 劉雙松，《新版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14 冊（東京都：汲古書院，2003-2004 據京都兩足院藏本影印），頁 319-334。

<sup>14</sup> 宋詡著，宋懋澄校，《宋氏燕閒部》，收入宋詡編，《竹嶼山房雜部》（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卷下居室事宜；不著撰人，《文房十二友》（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壬寅（1602）玉峰萬卷樓刊本），卷 5 閨閣事宜。

<sup>15</sup> 胡文煥，《香奩潤色》（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江戶寫本）。

<sup>16</sup> 張履平，《坤德寶鑑》（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丁酉年（1777）通修堂刻本），卷 4，頁 21a-39b。

<sup>17</sup> 張岱，《夜航船》，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1135 冊（上海：上海古籍，1997 據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藏清康熙抄本影印），頁 776。

<sup>18</sup> 劉基，《多能鄙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成》第 3 冊（重慶市：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據嘉靖四十年（1561）范惟一刊本影印），卷 6，頁 16a-21b。

排，有的承繼傳統，讓美容方散見於頭面、鬚髮、身體等部，<sup>19</sup>有些醫者則將美容方集中置於「雜方」。<sup>20</sup>綜上所述，明清時期諸多類型的書籍，都摘引這套閨妝知識。同時，在轉錄的過程中，這套知識在各書的呈現不僅內容各異，也常被擺放至不同的分類項目底下，可見這套知識的性質在時人思維中存在著彈性的改動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時期，有一本名為《閨閣事宜》的書被大量引用。如李時珍（1518-1593）在討論地骨皮時，便引用《閨閣事宜》，說明若腳長雞眼，可用研磨過後的地骨皮與紅花塗敷其上，只需一天便能治癒。除此之外，《本草綱目》討論水銀粉時提到的「太真紅玉膏」、討論朴消時提到的「札足脫骨方」，以及討論益母草時提到治粉刺黑斑的面藥，皆出自該書。<sup>21</sup>而其他標明曾參照《閨閣事宜》的書籍中，有些是受到《本草綱目》的影響，如王如鑒所輯《本草約編》，摘引自《閨閣事宜》的項目與《本草綱目》如出一轍。<sup>22</sup>同樣可能受《本草綱目》影響的，還有王初桐（1729-1821）所編《奩史》。只不過，王初桐摘引自《閨閣事宜》的條目，除了「太真紅玉膏」與「札足脫骨方」，還多了一個《本草綱目》未收錄的「簪芸香」。<sup>23</sup>雖然明清時期的本草書與類書頻頻摘引《閨閣事宜》，前述《居家必用》與《坤德寶鑑》的美容方篇章亦以「閨閣事宜」為題名，但是作為一本書籍的《閨閣事宜》今已不存，研究者難以拼湊該書在明清時期可能的樣貌與流通管道。因此，本文並不將引用《閨閣事宜》的文本納入討論範圍。

在上述眾多材料中，本文選擇標題或分類與女性相關，且單獨成篇的養顏美容藥方作為考察對象。從最早的《事林廣記》到盛清的《坤德寶鑑》，這批材料橫跨了十四至十八世紀約四百年的時間，由於這套藥方知識並無固定名稱，為了方便討論，本文姑且沿用《事林廣記》使用的「閨妝」一詞統稱這套知識體系。藉由上述討論可知，事涉女性與閨閣的閨妝知識，在不同文類與書籍中，所屬的知識分類範疇並不一致——哪些知識該被分在一起、這些知識該放在什麼門類底下，其實取決於書籍性質與編者的編輯策略。

<sup>19</sup> 朱櫨等編，《普濟方》，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第762冊至777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sup>20</sup> 吳旻匯輯，王來賢續編，《新刊續補扶壽精方》（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丁亥（1587）天津刊本），卷下，頁58a-66a；龔廷賢編，張慧芳等校，《魯府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2 據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藏日本摹刊本校對），頁136-143。

<sup>21</sup> 李時珍著，劉衡如校，《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 據萬曆三十一年（1603）江西本點校）。

<sup>22</sup> 王如鑒撰，馬千里校訂，《本草約編》，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第49冊（臺北：文海，1974 據清稿本影印）。

<sup>23</sup> 王初桐，《奩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1252冊，頁452。



### （三）閨妝知識的研究回顧

關於閨妝知識的研究，相較歷史學界，傳統中國醫學領域的成果較豐。中醫學致力於收集相關史料，並考定藥方是否有效，希冀能建立一套中醫美容學。<sup>24</sup>對本研究而言，上述著作的史料整理頗有貢獻，然其重視藥方在當代社會的實用性，並沒有將這些美容著作視為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的產物進行分析。

在歷史學的領域，亦有身體史的著作注意到這套養顏美容的知識。就中古時期而言，陸漫琳考察六朝至隋唐的醫書，認為醫家與時人皆注重面容、鬚髮等身體部位的樣貌與氣味，且當時男女對「愛美」的追求，可能有助於仕途或生育等實際用途；<sup>25</sup>葉山的研究則利用出土文獻如敦煌文書，指出在婦科成熟的宋代以前，便有調理女性顏面與薰衣的藥方存在，且這些藥方往往與宗教祭儀相關。<sup>26</sup>事實上，葉山的著作在與費俠莉（Charlotte Furth）對話，他試圖說明：在婦科獨立成科前，已存在適用女性的美容方。<sup>27</sup>本文在這層基礎上試著說明：這套已然指向女性身體的美容藥方，在明代編者的操作下，呈現「男女有別」的編排法則。

在近世中國史的領域，高彥頤（Dorothy Ko）的纏足研究謹慎指出，我們無法將這些藥方直接視為家內婦女自我醫護的實況，不過，這些藥方廣泛且長久的流傳，說明隨著纏足風氣的日益盛行，社會更加看重女體腳部的醫護。閨妝知識中的纏札方法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召喚柔若無骨身體想像的脫骨湯，二是專治雞眼、潰爛、指甲生菌等疾病的爽足粉。高彥頤認為，在帝制中國，緣於纏足象徵的女性地位競爭，讓適用爽足粉照料腳部的大多數婦女，期盼能將雙足重塑為軟骨的、得天獨厚的身體。<sup>28</sup>相較前述兩篇中古時期的文章關注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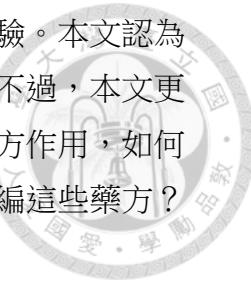
<sup>24</sup> 中醫學的相關研究成果眾多，以下略舉數例：張賢哲，《美容之中醫藥典籍文獻分析研究》（臺北：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2011）；高學敏等，《中醫美容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2000）；朱衛民，《中醫美容》（西安：西安出版社，1994）。

<sup>25</sup> 陸漫琳，〈六朝隋唐的儀容研究——一個醫療史的角度〉。

<sup>26</sup> Robin D. S. Yates, “Medicine for Women in Early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ed. Angela Ki Che Leung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pp. 19-73.

<sup>27</sup> 關於「性別化身體」的討論，可參：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Metaphor, Medicine,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相關研究討論可參：Angela Ki Che Leung,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in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ed. Angela Ki Che Leung, pp. 2-18. 葉山（Robin Yates）著，林凡等譯，〈性別視野中的中國醫療史新貌〉，收入劉詠聰編，《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48-50；姚毅，〈中國的醫療、身體和性別〉，收入小濱正子等編，《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415-440。

<sup>28</sup> 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7），頁290-293。



方的實際用途，高彥頤則運用這套知識推敲女性身體感與身體經驗。本文認為高彥頤致力於發掘女性能動性與多元纏足意義的取徑值得效法；不過，本文更在乎的是，到了近世中國，藥方的用途，或者說當時人理解的藥方作用，如何影響其人對相關知識的編輯？比起女性身體感，男性編者為何重編這些藥方？可以說，本文的核心關懷其實在於身體的話語究竟如何形成。

以上研究雖頗具啟發性，對釐清本研究的問題有所助益，但對近世中國美容藥方的探討皆不夠深入。比較詳細討論閨妝知識的前人著作，應屬姬曉茜對《香奩潤色》一書的研究。<sup>29</sup>姬曉茜認為，胡文煥將美容方與保存閨閣之物的方子納入養生文化的範疇，並透過藥方的寫作，將醫療知識轉化為化妝品製法，讓精英階層以外的人得以實作。對女性來說，她們不用再向三姑六婆問診索藥，可以自行在家照料身體，進而符合婦容與婦工的理想。對男性而言，瀏覽這些知識不僅是為了滿足窺淫內闈與美色賞玩的慾望，也是一種對藥方與醫療技術的實驗探索，所以有品味且博學的男子都該掌握這些知識。姬曉茜對此議題的切入點與本文接近，幾個關鍵字像方子（recipes）、物質、技術與知識轉譯，都是本研究將不斷提及的概念，且該文也提出許多要點，像是養顏美容成為女性份內的工作等。

然而，姬曉茜的研究也有值得進一步商榷之處。第一個問題在於，姬曉茜已注意到，《香奩潤色》一書不僅記載美容方，還有如何洗衣與如何貯藏珠寶等妙方，但她沒有向讀者說明，洗衣與貯藏珠寶如何與「養生」產生關聯。由此可延伸思考的問題是，閨閣之物在這套知識中的定位為何？「閨閣之物」與「閨閣之身」之間的關係為何？第二個問題在於，姬曉茜過度強調胡文煥的創發。在分析《香奩潤色》的藥方時，該文觀察到一些現象，包含胡文煥用頭髮部、面部、唇齒部等身體部位為美容方進行分類，以及胡文煥將原先去性別化的保養方轉變成指向女性的美容方。在該文的討論中，這些現象都是胡文煥為了推廣醫學知識、為了將女體納入養生文化所做出的改動。然而，我們若將視線轉向晚明以前的書籍，可以看到美容方已大致按照身體部位進行分類，只不過未曾冠上「頭髮部」、「面部」等醫書式的分類名稱。此外，宋元以來的類書已將相關知識命名為「閨妝」或「閨閣事宜」，顯見這些藥方的性別化並非《香奩潤色》一書獨有的特色。可以說，姬曉茜基於醫療史與科技史的研究視角，著重討論養生家的努力，以及人們實踐這套美容方的養生文化意義。然

<sup>29</sup> Xiaoqian Ji, “Embellishing Appearances with Fragrant Cosmetic Cases: Transforming Women’s Bodies to Nourish Life in the Late Ming,”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14, no.1 (2019, Beijing), pp. 137-162.

而，用胡文煥所代表的晚明養生文人群體特質，來註解美容方的知識系統，結論雖然不致錯誤，卻可能忽略這些藥方本身的書寫傳統和演變過程。

在有限的篇幅內，本文未能處理有關「閨閣之物」的知識脈絡。不過，本文希望有別於高彥頤的「身體經驗」以及姬曉茜的「養生實踐」，將《香奩潤色》及相關藥方放回近世中國美容方的編纂系譜下檢視，就論述層面探究不同編者的編輯意圖，進而分析美容藥方編輯反映的近世中國特色。為了完整探究這套知識系譜，本文的研究材料跨越時代（十四至十八世紀），也跨越文體（養生書、筆記與類書等）。除此之外，鑑於閨妝知識在不同書籍中往往分屬不同門類，本研究也擬用「分類」作為分析這套知識的重點，讓跨時代、跨文類的研究得以聚焦。以下第二節將說明本文如何思考美容方的研究取徑，以及為何決定用「分類」作為分析方法，並在第三節解釋，「分類」的研究操作之所以可行，源於明清時期大眾出版物的材料性質。

## 第二節 研究取徑：從書籍史、醫療史到知識分類

面對不同書籍中的美容藥方，較直覺的研究方法應是置於書籍史與醫療史的框架下處理，然而，這兩種研究取徑在美容方的課題上將遭遇瓶頸。明清時期的書籍史研究成果頗豐，在西方書籍與閱讀史研究的影響下，論者或探究書籍印製、出版、消費、收藏的「傳播迴圈」（Communications circuit），或就排版、插圖與圖文關係，探討編者在不同版本之間的挪用與改動。<sup>30</sup>美容方研究於此碰到的困難是，涉及的文本種類太多，難以討論文本在「傳播迴圈」中的位置；同時，抄錄美容方的筆記與類書多照抄文字，並無圖像可供討論，且書籍排版等視覺性材料或許能用以討論單一文類的性質（如日用類書的三節版），<sup>31</sup>但對美容方而言意義不大。在醫學史的領域，藥方研究常仰賴個別醫

<sup>30</sup>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Vol. 111, no. 3 (1982, Cambridge), pp. 65-83. 近世中國書籍與出版史綜論性質的研究回顧，參見：Cynthia J. Brokaw, "Review Article: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 Issue 1 (2005, Cambridge), pp. 135-165. 關於明清時期藝術史取徑的出版與閱讀文化研究，參見：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3 期（2002，臺北），頁 201-276；馬孟晶，〈《隋煬帝豔史》的圖飾評點與晚明出版文化〉，《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臺北），頁 7-56。

<sup>31</sup> Wei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 De-wei W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3-92.

者或知識分子的承繼與轉化。<sup>32</sup>但對閨妝知識來說，不同書籍間的美容方往往大同小異，就本文目前的觀察，尚看不到書籍編者基於醫理的修訂或增刪。

儘管如此，書籍史與醫療史仍為本研究提供有力的探看工具，也進一步促成轉向「分類」的分析取徑。就書籍史而言，文本社會學（Sociology of texts）與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提醒本文注意美容方正文以外的文字與標識。<sup>33</sup>舉例來說，《永樂大典》與其參照書籍《事林廣記》在列舉美容方時，都在標題「閨粧」下方，用小字提及張敞畫眉的典故。本研究將考察張敞畫眉故事自宋代以來的討論，進而分析士人對閨粧的態度為何於近世產生變化。又如過往研究日用類書〈風月門〉的著作，鑒於「閨粧事宜」與春藥方、「風月機關」等內容並陳，將日用類書中的美容方解釋為滿足男子情慾的指南。然而，若關注副文本，可以看到各版本日用類書中的美容方往往題為「附閨粧事宜」。本研究將透過分析類書文類中「附」字的意涵，指出美容方在日用類書中分類的不確定性。此外，本研究對《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的討論聚焦於不同版本間的分類變化，此種版本比較的方法亦是書籍史給予的養分。

在醫學史領域，近來研究者開始重視藥方或方子的社會文化史意義。例如張穎對明清時期家內實踐藥方的研究指出，簡易的、實用導向的藥方在各種文類間流傳，增加觸及的可能、降低應用的門檻，進而形成一套以家內為中心的醫療文化。<sup>34</sup>Elaine Leong 在討論近代早期英國的家庭知識時，透過書中的手寫記錄，指出方子往往是家中男女主人與僕婢一次次實驗與修正的產物。<sup>35</sup>上述研究雖然跟姬曉茜一樣，偏向關注方子的實踐性質，但他們將方子視為一種文體並觀察其編纂過程與傳播的做法，對本研究啟發甚大。<sup>36</sup>尤其 Elaine Leong 對英國手寫記錄的關注，讓本研究得以回頭省思明清出版市場中的美容藥方：這

<sup>32</sup> 以本文後續將引用的著作與史家為例，像蕭琪討論養老知識的傳衍，便關注元代鄒鉉《壽親養老新書》的角色；又如 Marta Hanson 和 Gianna Pomata 討論十七世紀中西之間的醫方知識傳播，亦以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ael Boym）為研究對象。參見：蕭琪，〈宋明之間養老專書的知識形成與傳衍〉，《新史學》第 33 卷第 4 期（2022，臺北），頁 41-93。Marta Hanson and Gianna Pomata, “Medicinal Formulas and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pist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sis* Vol.108, no.1 (2017, Philadelphia), pp. 1-25.

<sup>33</sup> Donald F. McKenzie, “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In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9-30.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34</sup> Ying Zhang, “*Household Healing: Rituals, Recipes, and Moral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7).

<sup>35</sup> Elaine Leong, *Recipes and Everyday Knowledge: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Househol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sup>36</sup> 除了張穎，吳靜芳的求子方與蕭琪的老人食療方研究，皆有觸及藥方的跨文類傳播性質。參：吳靜芳，〈「積善」與「用藥」：明代求子方法的傳播與應用〉（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2）；蕭琪，〈宋明之間養老專書的知識形成與傳衍〉，《新史學》第 33 卷第 4 期，頁 41-93。

些多數以刊本流傳的方子，具備怎樣的知識性質？中國文人關心的是得以實踐的藥方，還是作為印刷知識的藥方？也就是說，藥方與方子在近世中國的知識結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或許是值得追問的問題。事實上，無論是姬曉茜、張穎或 Elaine Leong，對藥方的關注並非單純源於個別研究者的興趣。韓嵩

(Marta Hanson) 在方法論的文章中，指出方 (recipe) 與案 (case) 作為認識論上具意義的文體 (epistemic genres)，值得醫學史家用來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因為諸多文化皆有方與案的書寫傳統。<sup>37</sup>

韓嵩對藥方研究的呼籲，引發本研究探問美容方之於時人知識結構的意義。為了定位實用知識文本中的美容方，本研究遂將焦點從藥方的藥材、劑量等醫學史課題，轉向眾編者對藥方的編排與分類。其實，分類並非一個新穎的學問。在傳統中國學術中，為了掌握典籍的著述要旨、保存狀況與版本優劣，自劉向父子以降，便有目錄學在處理書目的收藏與分類。到明清時期，書籍種類繁多，書志編者亦持續思考、改動書目分類的框架。<sup>38</sup>不過，近來的目錄學研究不再只是小學的一環，研究者們意識到「分類」是為事物建立秩序的過程，也逐漸關注書目分類背後的時代脈絡與社會思潮。<sup>39</sup>

在近世中國史的領域，學者們在研究特定文類時，也注意到分類的時代意義與重要性。如毛文芳表明，面對日益增多的關於物的知識文本，宋代目錄學家創立「譜錄類」，將不知如何分類的書籍置於其中，「雜品類」亦是因應閒賞萬物風氣而生的知識範疇。<sup>40</sup>吳雅婷亦指出，自南宋以來大量的人群、物品與信息流動，建立一個跨地域的知識網絡，讓「譜錄」文本的大量出現成為可能，而這些譜錄的編輯宗旨多是為了將各式物類進行分類與排序。<sup>41</sup>山田慶兒

<sup>37</sup> Marta Hanson, “Epistemic Genres as a Meth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5, no.1 (2022, Philadelphia), pp.1-8.

<sup>38</sup> 明清時期的目錄學研究頗豐，與本研究關係較密切者應為四庫全書與正史藝文志中的「雜家」研究，論者已指出，《四庫全書總目》的雜家類已無所不包，與《漢書》以來的雜家無法類比。參見：劉學倫，〈從書目中看「雜家」一詞意義的演變〉，《書目季刊》第 40 卷第 4 期（2007，臺北），頁 35-66；宋文婕，〈雜家內涵研究〉（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sup>39</sup> 以劉向父子的《七略》為例，研究者們強調朝廷扮演的角色與獨尊儒術的時代風潮。可參：Shuyong Jiang, “Into the Source and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42, no.1 (2007, Austin), pp. 1-20. Hur-Li Li, *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 Hermeneutic Study of the Seven Epitom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sup>40</sup>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晚明「閒賞」美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範疇定位與源流發展——目錄學角度的探討〉，頁 65-87；毛文芳，〈譜名花而儼色：「花譜」及《品花箋》的知識遞轉與類應譜系〉，《中正漢學研究》第 37 期（2021，嘉義），頁 1-44。

<sup>41</sup> 吳雅婷，〈南宋中葉の知識ネットワーク——「譜錄」の類目の成立から〉，收入宋代史研究會編，《中國傳統社會への視角》（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 235-266。

將本草書籍與類書對看，指出《本草綱目》作為將本草學導向博物學的第一本著作，在「綱」的安排上依循類書中的共世界分類（自然分類），在「目」的編排上則標準不一，實為技術導向的實用分類。李時珍之所以從過往的藥草三品分類轉向實用分類，導源於明代的技術文本與知識在城市裡流傳甚廣，改寫了識字階層的知識圖景。<sup>42</sup>除了譜錄與本草學，李仁淵比較元、明兩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分類整體架構，表示明刊本的分類更具系統，理學的元素突出，理學與雜家之學的分界儼然，這與「治家」成為近世士人的課題之一有關。<sup>43</sup>在類書的領域，宋漢理（Harriet Zurndorfer）借助傅柯（Michel Foucault）與丹頓（Robert Darnton）對知識分類的討論，說明類書反映時人在面對時代衝擊與環境變化時的認識論對策（epistemological strategy），而近世以來多元類書的出現，反映多種人群運用各自的認識框架去蒐集、編排、理解知識。<sup>44</sup>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到，為知識進行分類的文本，在近世中國開始興盛，且種類十分多元。至於為什麼近世以來對知識的關注與分類蔚為風潮，除了前述城市興起與信息流通等外因，論者試著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提出解釋。廖咸惠提到，對尊崇博學的宋代士人而言，只要不危害大道，小道之學（如農圃、醫卜）亦值得投入，因此士人對小道的閱讀與抄錄，成為宋代文化盛世的根基。<sup>45</sup>艾爾曼（Benjamin Elman）則指出，晚明社會的文人或想將獵奇事物常規化，或欲深究自身感興趣的知識，又或者不滿既有知識體系的紊亂，總之在理學「格致」的號召下，他們積極為事物分類與命名，造就叢書的大量出版、玩賞「物」的相關文本出現、藥典分類的革新等。在分類的過程中，大量知識被搜羅，事物被一條條陳列在如博物館的文本世界中。可以說，相較對物進行實驗的經驗知識，晚明文人對文本世界更感興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新與舊、實與

<sup>42</sup> 山田慶兒，〈本草的分類思想——從世界圖像到技術〉，收入山田慶兒著，李建民譯、編，《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臺北：東大出版社，2003），頁 299-334。

<sup>43</sup>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2 本第 3 分（2021，臺北），頁 509-560。

<sup>44</sup> Harriet T. Zurndorfer, "Women in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Some Sung, Ming, and Ch'ing Works," in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ed. Harriet T. Zurndorfer (Leiden: E. J. Brill, 1999), pp.354-395. Harriet T. Zurndorfer, "The Passion to Collect, Select, and Protect: Fifteen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 in *Encyclopaedism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ed. Jason König and Greg Woolf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505-528. 關於類書在近世以來的多樣化發展，可參考酒井忠夫對廣義日用類書的評析。參：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的研究》（東京都：國書刊行會，2011）。

<sup>45</sup> 廖咸惠，〈知識的分類與界定——宋代士人與小道之學〉，《漢學研究》第 39 期（2021，臺北），頁 39-78。

虛的知識並陳在此時的彙編書籍中。<sup>46</sup>艾爾曼對明清彙編書籍的討論，其實是為了說明中國擁有自身的博物學傳統，以致在往後西學碰撞之下，中國得以透過爬梳典籍創造自身的科學。<sup>47</sup>藉由前人對「小道之學」與「格致」的研究，我們可以將分類的議題與既有思想史的課題進行對話，例如：這場知識風暴與明末考據學的興起，乃至入清後整體學風的轉向是否有關？本研究雖無法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們可以試著觀察，這些書籍編者對待知識的方式，如何與其人所受的經典教育、對「約」與「博」的認知、接觸心學的經驗，以及所處的學術（文化事業）社群相關。<sup>48</sup>

綜上所述，目前歷史學界對近世中國知識分類的研究，大多關注單一文類、單一著作或個人思想，較少分析特定知識跨文類、跨時代的分類狀況。記載閨妝知識的書籍，上至《永樂大典》、下至《文房十二友》，嚴謹如《本草綱目》、濫造如晚明諸版日用類書，可見這套知識不僅跨越文類，更具備全國性與跨階級性的特質。從韓嵩「認識論文類」與宋漢理「認識論對策」的角度出發，當我們看見書籍產製者對閨妝知識的挪用，尤其是方子的選錄和編排，或許可以一窺這些產製者如何從自身的社經地位出發，去設想閨閣中的身體與物。同時，我們可以繼續追問，這些相異的書籍產製者，彼此的分類邏輯是否一致？如若明清出版市場中存在多種分類方法，彼此之間是否有對話的空間？換言之，本研究不只關心書籍產製者如何理解閨妝知識，也關注其人如何在既有的分類體系與現世的社會文化間處理知識，為事物建立一套又一套的秩序。

最後，還可以留意的是，上述知識分類的研究，缺乏女性主題的材料與性別視角的分析。在第一節列舉的史料中，《妝史》與《奩史》皆是記載女性知識的專門類書，劉詠聰已論及《奩史》搜羅歷代與女性有關的記載，鴻篇巨秩、分門別類，深具女性史料學的價值。<sup>49</sup>可見在晚明以來對知識產製的熱忱中，女性與性別也成為文人的關注對象。面對女性史料的彙編，宋漢理亦指出，因應類書產製者的不同身份，帝制中國晚期類書對女性的討論其實動態且

<sup>46</sup> Benjamin 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007, Paris), pp. 131–157.

<sup>47</sup> Benjamin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48</sup> 關於考據學與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研究眾多，此處不再列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艾爾曼，一些個案研究已注意到，晚明以降幾本博物彙編與西學、考據學之間的關係。可參：小林清市，〈清朝考証學派の博物學〉，收入山田慶兒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京都市：思文閣出版，1995），頁 174–201；廖肇亨，〈近世中国知識人の博物学の再構築——方以智『通雅』と『物理小識』を中心に〉，收入陳捷編，《医学・科学・博物：東アジア古典籍の世界》（東京都：勉誠出版，2020），頁 265–278。

<sup>49</sup> 劉詠聰，〈《奩史》初探——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之輯錄〉，收入氏著《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1998），頁 365–397。

多樣化。<sup>50</sup>然而，目前除了《奩史》一書有比較多研究者關注，其餘女性史料或知識的彙編，尚未獲得學術界的重視。<sup>51</sup>本研究藉由閨妝知識的案例，或許能試著回應：在彙編與分類的時代風氣下，有關女性的知識如何被搜羅與編排？在標榜實用性質的居家文本中，女性的容貌與身體如何被擺置？

### 第三節 研究材料：關於理想家庭秩序的指南

為了梳理閨妝知識的編輯傳統與分類變化，本文廣蒐史料，最終主要討論的材料為《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居家必備》、《竹嶼山房雜部》、《文房十二友》、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香奩潤色》以及《坤德寶鑑》。縱看下來，這批材料橫跨十四至十八世紀，就中國朝代而言為元、明、清三代。面對漫長的四百年時間，本文無意摻入「宋元明變遷」、「近世」等龐大的歷史分期論述。<sup>52</sup>不過，正文的討論將涉及元末的農政推廣、明初的以儒立國，以及十五世紀以降白銀流入的社會秩序動搖。上述現象不只呼應卜正民（Timothy Brook）對小冰河時代下元、明兩代農業經濟的觀察，也對應檀上寬提到明王朝在華／夷、南／北、海／陸的多重矛盾中，嘗試建立統攝一切的絕對帝制，當然也觸及論者所謂「世界貿易開端的十六世紀」與「漫長的十八世紀」。<sup>53</sup>

<sup>50</sup> Harriet T. Zurndorfer, "Women in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s History*, ed. Clara Wing-chung Ho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2), pp. 279–306.

<sup>51</sup> 針對女性相關的類書，研究者多關注個別著作。參：馬雅貞，〈從《玉臺書史》到《玉臺畫史》：女性藝術家傳記的獨立成書與浙西的藝文傳承〉，《清華學報》，新40卷第3期（2010，新竹），頁411-451；林詩怡，〈王初桐《奩史》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文學研究者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亦曾以陳維崧（1626-1682）的《婦人集》為例，指出明移民搜羅女性的瑣碎事跡，代表著朝代覆亡的失落。參：蔡九迪著，林凌瀚譯，〈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502-531。

<sup>52</sup> 關於宋元明變遷的討論，參見：Paul Jakov Smith & Richard von Glahn 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趙世瑜，〈明清史與宋元史：史學史與社會史視角的反思——兼評《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變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北京），頁87-95。關於近世的討論，參見：岸本美緒，〈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社會的宏觀形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6期（2006，臺北），頁31-52。

<sup>53</sup>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臺北：麥田出版，2020第二版），頁425-427；檀上寬著，郭婷玉譯，《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4：陸海的交會》（臺北：聯經出版，2021）；岸本美緒，〈總論·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收入平山篤子等著，李雨青譯，《歷史的轉換期6：1571年·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臺北：臺灣商務，2022），頁21-41；島田龍登，〈總論·近世世界的變貌〉，收入守川知子等著，游韻馨譯，《歷史的轉換期7：1683年·近世世界的變貌》（臺北：臺灣商務，2022），頁33-46。

正是在十四至十八世紀的近代早期，誕生出眾多有關居家要旨與物質品評的指導手冊，用《四庫全書總目》的話來說，即「宋以後則一切賞心娛目之具，無不勒有成編圖籍」。<sup>54</sup>柯律格（Craig Clunas）在研究《長物志》時，將《長物志》、《考槃餘事》、《尊生八牋》、《居家必用》等書視為彼此互相借鑒「一個文本」，試著探問這套文本背後，生成「長物」論述的社會環境與文化脈絡。<sup>55</sup>事實上，姬曉茜在討論《香奩潤色》時，也注意到其他記載閨妝知識的筆記和類書。不過，姬曉茜主要利用這些書籍註解《香奩潤色》，說明這些書籍與《香奩潤色》共享相同的時代風氣與養生文化。本文同樣將載錄美容方的各類書籍視為一套互相參照與抄錄的文本，尤其正文即將討論的幾部著作，雖然文類不同，但都事關家庭空間內的日用知識。

若論及文類，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可能會將《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晚明日用類書視為大部頭的類書，《居家必備》、《竹嶼山房雜部》以及《文房十二友》則為較小篇幅的、類書性質的文人筆記，至於《香奩潤色》會被歸在養生書，《坤德寶鑑》則為女教書。然而，回到明清時期的書目著作，可以發現這類書籍在分類上的不一致。例如，在百藥類載錄美容藥方的《多能鄙事》，在《明史·藝文志》中被歸為「農家類」，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則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同為「子部·雜家類」下的「雜品」。<sup>56</sup>顯見清初學者在編纂書目時各有偏重，《明史》可能較重視知識性質，認為《多能鄙事》有裨於起居作息；《四庫》則看重體例，把雜揉各種實用知識的文本皆放入「雜品」。

事實上，除了《多能鄙事》與《居家必用》，《竹嶼山房雜部》與本文將略論的《物類相感志》亦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置於「雜品」。究其原由，《四庫》將「雜品」定義為「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即考訂物的性質與實用可能；「雜品」不如「譜錄類」單究一物，亦不像「類書類」兼收四部，只是「臚陳纖瑣」爾爾。<sup>57</sup>本文處理的材料，或多或少都帶有「雜品」的性質。以下將先從談資的角度，說明這些「雜品」其實反映了近世中國文人對知識與秩序的渴望，接著將介紹，本文使用到的出版品，除了在體例上匯集各種實用資訊，在主題上都與治家相關聯。

<sup>54</sup> 永瑢等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1983），第三冊，頁660。

<sup>55</sup> 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高昕丹、陳恒譯，《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22-44。

<sup>56</sup> 張廷玉等修，《明史·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46。

<sup>57</sup> 永瑢等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539。



## （一）作為談資的彙編文獻

本研究著眼的幾種材料具有明顯的時代特性，亦即在出版業日益蓬勃的明清社會，實用知識成為閱讀市場的重要商品。以醫書來說，當時醫者身份與醫學知識權威性的競逐激烈，眾人紛紛投入出版，就連文人也編纂養生與治生的相關知識。<sup>58</sup>就筆記而言，近世中國的筆記彼此徵引，形成一個想像的筆記社群，且朝廷與古代經典不再是知識生產的唯一依歸，反倒學術社群與名人的支持更具價值。<sup>59</sup>類書部分，以日用類書為例，論者不再將其視為「庶民文化」的實景，而是將其看成一套對個人日用與理想生活狀態的論述。日用類書的知識編排在正統與通俗之間遊走，書商藉此在書籍市場中獲利。<sup>60</sup>

總的來說，明清時期的大量出版，不僅改變知識生產的模式，也跟不同人群在出版市場進行對話，並藉此推廣知識、獲取名利。需要注意的是，出版物的大量出現，導致市場中的書籍品質不一，就連醫書也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且許多書籍並無原創性可言，不但一再傳鈔既有的知識和藥方，甚至抄得錯誤百出。<sup>61</sup>因此，近來研究者們認為，與其將林林總總的知識等同於當時人的實踐指南，毋寧將這些奇方妙法視為一種「談話之資」，也就是時人認為在城市走跳時該具備的常識。<sup>62</sup>

從「談話之資」的角度切入，醫書、類書與筆記中的「分類」，其實是書籍產製者對知識世界的再理解與重塑。以王子行為萬曆四十年（1612）出版之《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寫的序為例：

<sup>58</sup> 關於醫者身份與醫學知識的傳承／排除，可參：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醫學〉、〈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收入氏著，《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3-47；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和「儒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2006，臺北），頁401-449。關於本草學與理學之間的關係，可參：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關於文人的養生書寫，可參：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臺北：稻鄉，2009）。

<sup>59</sup> Daiwie Fu,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 1279),” *Extréme-Orient, Extréme-Occident* (2007, Paris), pp. 103-130. Nathan Vedal, “From Tradition to Community: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9, no.1 (2020, Cambridge), pp. 77-101.

<sup>60</sup> 張哲嘉，〈日用類書「醫學門」與傳統社會庶民醫學教育〉，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2006），頁175-193。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sup>th</sup>-17<sup>th</sup>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p>61</sup> 如尤陳俊將日用類書中的法律知識與律令對看，發現其中訛誤頗多。參：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sup>62</sup>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臺北），頁1-85。

邇來人多好異喜奇，其所編梓，非氾濫而無紀，即魍魎而無稽。其文博而寡要，肆而近譸，匪惟不能因文見道，抑且以文害辭。欲其有利於天下者，無有也……顧目擊斯集，上下古今，記載悉備。凡陰陽星數之奧，物理人事之機，交際之東儀，壺闡之教誡，但有益於民生便用者，皆兼收而並採之。又且摘粹而拔尤，刪繁而就簡，分別門類，井井可觀。一展玩之餘，誠有如錦繡之布於金谷，萬寶之興於名山，昭曜耳目，資益身心。其有利於天下也，豈淺淺哉？殆與他帙之泛濫無紀、魍魎近譸者，大經庭矣。<sup>63</sup>

王子行從「道會於文」的角度出發，積極將「出版編輯」與「道」產生聯繫。對王子行而言，梳理這些知識不只是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更重要的是，當知識被妥善分類與編纂後，「道」能經由這些文本顯現，故讀者得以會道於斯文，而非用獵奇的心態來接近博物文本。除此之外，王子行也提及知識是可以「展玩」的。他認為《妙錦萬寶全書》之所以有利於天下，不只因為日用知識可以實踐在生活中，更是因為讀者透過閱讀此書，得以展玩這些知識。在展玩的過程中，讀者可以發掘萬寶，並像石崇一樣坐擁美人與財富，進而盡耳目之歡、陶冶身心。可以說，在晚明物質文化與賞玩風氣的影響下，知識也成為一種賞玩之物，尤其對窮書生而言，知識實為其人僅有的可把玩之物；但也正是在文本的博物館裡，他們盡情做夢，擁有了全世界——不只體驗感官刺激，也得以修養身心。

由上可知，知識的搜集、分類與出版，對近世中國（尤其明清）的文人而言，不只是為了創建接近「道」的秩序，也是為了在知識的大千世界中安身立命。這些彙編文類不僅載錄實用技法，也乘載著編輯者對世界與秩序的企求。如同下一節的說明，本文選用的幾本著作皆旨在提供家庭生活的必要良方，從分類的角度分析這些著作中的美容方，應能讓我們看到不同編者如何勾勒理想的家庭秩序，以及在由文本構築的理想家庭中，他們試圖尋求怎樣的自適可能。<sup>64</sup>

<sup>63</sup> 王子行，〈刻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序〉，收於劉雙松編，《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頁 5-6。

<sup>64</sup> 何予明以明代的戲曲雜書與日用類書為例，說明劇曲與諺語、酒令等文類交錯，形成「閱讀的劇場」，讀者也在前後翻閱參看的過程中，將書籍玩於掌中。在聚會（私、家園）與世界（公、天下）之間，讀者透過掌握類似的知識與文本，達到自我形塑與安身立命的可能。參見：何予明著、譯，《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103-163。

## （二）治家性質的彙編文獻

如同前述，本研究處理的文獻實為事涉家庭的日用知識。以類書而言，本文將討論《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以及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

《居家必用》明顯是關於家庭生活的妙方，福建版日用類書亦為文人在家中懷想天下事物的產物，至於《事林廣記》，本文嘗試說明入明以後的《事林廣記》響應了重視家庭知識的時代思潮。以文人筆記而言，《居家必備》與《竹嶼山房雜部》雜揉了家訓家規、家產經營、家中之物以及養生之要等內容，《文房十二友》則專論家中陶冶性情之物，這些著作都是文人治家的文本。其餘像《香奩潤色》，雖然是一本專為婦人設計的養生書籍，但編者採用女教論述包裝，實屬文人家庭教化的一環；又如另一本女教書《坤德寶鑑》，也是編者為了教育家中女子所著。可以說，本文選用的幾種材料，都是在治家的框架下摘錄美容藥方。

針對明清文人治家的材料，學界已有充足的研究，較受關注的應為家訓與女教書。<sup>65</sup>研究者或綜論明清士人的治家理念與性別觀念，比較新的研究成果像何宇軒的男性史研究，透過清代家訓，說明男性家主在展現「男性氣概」管理妻妾的同時，自身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與規範。<sup>66</sup>也有學者利用這批材料進行個案式的討論，如羅威廉就利用陳宏謀（1696-1771）的五種遺規與時人議論，去探討十八世紀的經世菁英們如何面對國家與社會局勢的變動。<sup>67</sup>除了家訓與女教，近來的研究者則利用治家材料，討論明清家庭中的家政課題。周敘琪指出，明清文人受科舉壓力與社會經濟變化的影響，陷入「治生」與「不問家」的抉擇，故其人藉由家政文本分配家務管理的性別分工與禮教秩序，而妻子成為家政的實際操作者。<sup>68</sup>周敘琪亦利用治家文本的事產與農務部分，討論明末、明清之際、入清後三個階段的「重治生」風氣下，家中主人對家中經濟生產、風險管理與家庭秩序的經營。<sup>69</sup>除了家訓和文人筆記，前述李仁淵的文

<sup>65</sup> 關於明清家訓的綜論性介紹，參見：鍾艷攸，〈明清家訓族規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2）；王瑜，〈明清士紳家訓研究（1368-1840）〉（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2007）。關於女教書的綜論性介紹，參見：王光宜，《明代女教書研究》（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20）；李國彤，《女子之不朽：明清時期的女教觀念》（廣西：廣西師範大學書出版社，2014）。

<sup>66</sup> 何宇軒，《丈夫守則與「齊家」之道——清代家訓中的男性建構》（臺北：秀威資訊，2021）。

<sup>67</sup>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陳乃宣、孔祥文譯，《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sup>68</sup> 周敘琪，〈明清家政觀的發展與性別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sup>69</sup> 周敘琪，《明清家政書與家庭經濟論的新發展》（臺北：政大出版社，2022）。

章亦就不同版本居家類書中的類目變化，分析元、明兩代《居家必用》的編輯意識差異。<sup>70</sup>

雖然針對治家史料的研究頗豐，不過，目前學界尚未處理這些文本裡的身體與物，也未曾表明每套治家文本對家中之身體與家中之物的理解存在差異。因此，本研究希望分析不同文人如何在治家文本中分類、編輯養顏美容藥方，進而探看在其人理想的居家圖景中，女性容貌與身體扮演的角色，以及男性家主自身的編輯意識。此處關照的身體並非女性的感知與經驗，而是男性文人在各自用文本構築出的家庭空間裡，對女性身體賦予的不同意義，實為再現的身體史研究。<sup>71</sup>本文將試圖闡明：女性身體如何在男性家主的筆下，成為家中器物陳設的一部分；女性身體又是如何在女教論述的推動下，與居家環境融為一體，使得妻妾美觀即為宅第整潔。

事實上，在本研究的討論裡，不只女性身體是男性文人的再現產物，治家文本構築出的紙上家庭空間，也隨著編者不同，呈現出不一樣的特性。這得以呼應白馥蘭（Francesca Bray）對家庭空間的討論。相較《技術與性別》關注近世中國的建築樣式隱含的性別隔離意識形態，在《技術・性別・歷史》的第四章，白馥蘭運用「空間表徵」的理論，探究不同空間文本的生產者，如何感知與再現一個理想的家庭空間。他藉由《朱子家禮》、《魯班經》、《閒情偶寄》與《清俗紀聞》，說明在近世中國的歷史進程下，人們對家庭空間的想像在理學的秩序上，開始摻入財富與品味的冀望，進而影響不同空間表徵下的性別關係。<sup>72</sup>本研究的立足點與白馥蘭的討論接近，不過，經由前述對「分類」與治家文本性質的說明，本文認為：不只白馥蘭使用的書籍可以當作空間再現的研究材料，抄錄既有藥方的治家文本，因為重編與再分類等創意性改動，也是分析「空間表徵」的有效材料。本研究嘗試將載錄美容方的書籍視為居家空間的再現，藉由美容方與該書其他居家知識的編排邏輯，以及該書序跋等文本，分析書籍編者對理想家庭空間與性別關係的追求。如同白馥蘭觀察到這些「空間表徵」背後的「早期現代性」，在本文的討論裡，也可以看到書籍編者

<sup>70</sup>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2 本第 3 分，頁 509-560。

<sup>71</sup> 根據費俠莉的說法，身體史研究可分為感知（經驗）與再現兩種模式，本文比較接近後者。參見：費俠莉著，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新史學》第 10 卷第 4 期（臺北，1999），頁 129-144。

<sup>72</sup> 白馥蘭（Francesca Bray）著，江湄、鄧京力譯，《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118-136；白馥蘭著，吳秀杰、白嵐玲譯，《技術・性別・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頁 143-183。

時而追求小農生活的和諧，時而醉心於物質世界的賞玩；一邊神遊青樓的美色，一邊崇尚禮教的性別秩序。

過往的治家研究少將「文人在居家文本編錄女性美容方」視為治家的一環。另一方面，在文人研究的範疇，論者可能綜論男性文士的審美情趣與文化參與，<sup>73</sup>也可能注重文人在城市的交遊活動與品味競逐，<sup>74</sup>卻不見論者說明城市裡的文人文化如何落實在治家文本的書寫上。透過考察這批涉及治家知識的談資，本研究試圖呈現：在居家美容藥方的分類與編輯背後，其實隱含著多元複雜的理想居家圖景與身體意義。中國近世的文人徘徊在家庭的內與外，也穿梭於文本的內與外，他們希冀藉由編排既有藥方等書寫活動，找到在世界中安頓的可能。

#### 第四節 章節安排

藉由前述對研究對象、取徑與材料的說明，可以試著歸納：閨妝的知識性質除了「身體」與「性別」，還包含文人營造的「家居」與「美學」。不過，本文的章節安排將以載錄閨妝知識的出版品為核心，依時序與文獻類型將史料重新分類，前述四個課題則散見於各章的討論。在寫作上，每討論一份美容方文本，本文將先分析其中的基本資訊，如：(1)藥方與其他美容方的重複性(2)施藥部位的佔比(3)感官效果的佔比(4)與哪些知識並陳於同一門類下(5)與哪些門類並列。接著再援引其他文本，如該書序跋等，解釋美容藥方摘錄與分類的可能意義。章節部分，除了前言與結論共分三章，整體安排如下：

第二章將以《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兩本類書，討論閨妝知識的居家化與性別化。此章要點有三。一是透過和刻本《事林廣記》「宮院事宜」與《居家必用》「閨閣事宜」的可能系譜，說明美容藥方在元代經歷「由國至家」的性質轉向；二是用《事林廣記》元、明版本的門類編排比較，指出美容方在明代《事林廣記》被納入居家知識的範疇，亦即居家知識在「事林」中的位置更加重要；三是藉《居家必用》元、明版本的門類編排比較，看到性別秩序成為劃分知識的指導原則。

<sup>73</sup>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學生書局，2002）。

<sup>74</sup> 王鴻泰，〈明清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臺北），頁1-39；王鴻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賞與情藝生活的經營〉，《新史學》第24卷第2期（2013，臺北），頁71-130；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第三章將視角轉向另一種文類——文人的居家筆記，透過多本筆記對養顏美容方的分類，說明在筆記編者構築的理想生活中，身體如同家中各式文房器具被擦拭與保養。在居家筆記的脈絡中，保養的意涵從面向外賓的展示性質，後又加上自我娛志的玩賞性質。在這個過程中，家庭主人將玩賞之物區分為文房與閨房兩個空間屬性，其中養顏美容的知識被歸類在閨房當中，可見閨妝知識在居家筆記中也經過性別化的轉向。

延續第三章對賞玩之物的討論，第四章先論及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多將閨妝知識置於「風月門」中，與〈風月機關〉和春藥方並列，顯現類書編者將這套知識賦予女色評賞的情色性質。然而，「風月門」的「閨妝事宜」往往以「附」的形式列在最後，呈現閨妝知識與青樓知識若即若離的關係。與此相對，晚明《香奩潤色》與乾隆年間的女教書《坤德寶鑑》，利用女教論述重編與出版閨妝知識，讓養顏美容成為閨秀的日常功課。然而，《香奩潤色》中有號稱「南都舊院」的方子，可見編者的女教呼籲，無法完全掩蓋其人對美人的冀望。透過第四章，本文探討在晚明與清代社會中，截然不同卻又界線模糊的兩種閨妝知識性質，如何鎔鑄成男性文人筆下「友伴式愛情」的理想家庭。<sup>75</sup>

結論將綜述近世中國閨妝知識的多重意涵，以及其反映的家庭想像、文人文化與社會變遷，同時指出本研究的貢獻。最後會介紹正文沒討論的材料，並說明閨妝知識領域可衍伸討論的課題。

---

<sup>75</sup> Weijing Lu,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 Intimacy in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 第二章 宮院與閨妝：成為類書知識的閨妝



承前所述，現下找到較完整的、作為一個章節的閨妝知識，屬南宋陳元靚編的《事林廣記》。此外，元代尚有家庭百科全書《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同樣載錄題為「閨閣事宜」的閨妝知識。本章即聚焦上述兩部明代以前出現的類書，欲從不同版本對閨妝知識的編排以及其中的副文本，探究保養藥方在類書知識體系中的定位，以及由元至明，這套知識的性質可能產生怎樣的轉變。

### 第一節 由國至家：《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中的美容藥方

《事林廣記》雖為南宋陳元靚所編，但目前所見皆為元、明以降的刊本，且該書版本紛雜，研究者們尚未能就現存版本梳理《事林廣記》完整的編纂源流。<sup>76</sup>表 2-1 將閨妝知識在各版本《事林廣記》中的位置與題名，按照時代排序：

版本	年代	集數	閨妝的位置	資料來源
對馬宗家本 事林廣記	至順刊本之前	前集、後集、 續集、別集	別集卷二十 拾遺 閨妝	宮紀子整理
和刻本 新編群書類 要事林廣記	底本：元泰定 二年（1325）	甲集至癸集	癸集卷七 綺疏叢要門	臺灣國家圖書 館藏
	刊行：元祿十 二年（1699）		癸集卷八 宮院事宜門	
			癸集卷九 珍奇製作門	

<sup>76</sup> 關於《事林廣記》版本的討論，可參：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知」の東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8），頁 74-165；王珂，〈宋元日用類書《事林廣記》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頁 85-115；邱玉凡，〈《事林廣記·獸畜類》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頁 42-71。



椿莊書院本 新編纂圖增 類群書類要 事林廣記	至順年間 (1330-1332)	前集、後集、 續集、別集	後集卷十 服飾類 閨妝類	中華書局 1963年據臺灣故宮藏本影印
西園精舍本 新編纂圖增 類群書類要 事林廣記	至順年間 (1330-1332)	前集、後集、 續集、別集	後集卷十 服飾類 閨妝類	日本公文書館 內閣文庫藏
鄭氏積誠堂 本纂圖增新 群書類要事 事林廣記	至元六年 (1340)	甲集至癸集	目錄載辛集有 「閨妝」，但 內容只有「嘲 戲綺語」的笑 話和「神仙技 法附澣澤」	《中華再造善 本》，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 2005年據北 京大學藏本影 印
梅溪書院本 新編纂圖增 類群書類要 事林廣記	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前集、後集、 續集、別集、 新集、外集	外集 閨妝類	日本慶應義塾 大學藏
纂圖增新群 書類要事林 廣記	永樂年間 (1403-1424)	前集、後集、 續集、別集、 外集	外集 閨妝類	臺灣故宮博物 院藏
劉廷賓等福 建刊本新編 纂圖增類群 書類要事林 廣記	成化十四年 (1478)	前集、後集、 續集、別集	別集卷二 服飾類 閨妝類	臺灣國家圖書 館藏
詹氏進德精 舍本群書類 要事林廣記	弘治五年 (1492)	前集、後集、 續集、別集、 新集、外集	外集 閨妝類	日本公文書館 內閣文庫藏

表 2-1 元、明各版本《事林廣記》中閨妝知識的位置

雖然閨妝知識的名稱各異，且置於各書的不同位置，但各版本的閨妝內容除了用字上的些微差異，在收錄藥方名稱與藥材方面皆無改動。唯一的特例是

以泰定二年本為底本的和刻本。<sup>77</sup>該版本共記載兩節的養顏美容方法，名為「綺疏叢要」與「宮院事宜」，而「珍奇製作」則是金銀珠寶的清潔方針。其中，「綺疏叢要」即為其他版本《事林廣記》中的「閨妝類」，不過多了八個藥方；「宮院事宜」則來自其他的知識系統，在其他版本的《事林廣記》中，不僅不見「宮院事宜」的標題，亦不見「宮院事宜」記載的藥方。以下將藉由「綺疏叢要」介紹《事林廣記》「閨妝類」所載美容藥方，並透過和刻本「宮院事宜」的內容，帶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閨妝事宜」的美容藥方，藉此說明可能存在於元代的幾種閨妝知識體系及其性質演變。

### （一）《事林廣記》中的美容藥方

和刻本《事林廣記》中「綺疏叢要」的美容方內容如下表所示，其中，與後代《事林廣記》相較多出來的八個藥方，以「\*」符號表示：

藥方	主治	功用
宮製薔薇油	髮	取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長髮
香髮木樨油	髮	封閉謹密，愈久愈香。以此油勾入黃蠟為面脂，尤馨
潔鬢威仙油	髮	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芩香百藥煎之類。遇鬢髮檀結，不堪梳理，有速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玉女桃花粉	面	去風刺、滑肌肉、消瘢點、駐容
唐宮迎蝶粉	面	將粉coverage，燻之，媚悅精神
內宣黃耆膏	面	禦風露、悅顏色，比尋常面脂大類膏瓈
太真紅玉膏	面	早起洗面畢，傳之，旬日後，色如紅玉
孫仙少女膏	面	早起化湯洗面用，旬日容如少女，以治浴尤為神妙
錢王紅白散	面	早起洗面畢，傳之，七日後面瑩如玉，頻用尤佳
畫眉集香圓	眉	用腦麝別浸少油，傾入煙內，和調勻，其黑可逾漆
熏衣笑蘭香	衣	熏衣
烏髭不老丹*	髮	臨臥以皂角湯洗鬚，冷水調藥，連根勻傳，取蒸軟荷葉包裹，以帛副外，至早浣去。頻研核桃松子油，滋之神妙

<sup>77</sup> 森田憲司指出，此一和刻本較其他元刊本，保存較多宋末元初的訊息，故可將其視為較早期的版本。參：森田憲司，〈和刻本《事林廣記》について〉，收入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1983），頁 501-520；森田憲司，〈王朝交代と出版：和刻本事林廣記から見たモンゴル支配下中國の出版〉，《奈良史學》20 期（2002，奈良），頁 56。



惜髮神梳散	髮	用藥繆髮中，次早理之，能去風屑、除垢膩、解癟結
牢牙橄香散	口	大能愈牙，宣辟口氣，日間常作食橄欖香，妙甚
透肌五香圓	身	日間或臥次頻含嚥，半月後，口體間鎮存香氣
點痣神手膏*	身	每以竹簽挑粟米許點痣，自然蝕落
仙方鼻香藥*	身	臨臥隨多寡以冷水調勻痛擦患處，明早浣去用一個月可絕患根
海方腋氣藥*	身	先拔腋下毛，令淨，用釀醋調藥，少許擦之，三次可斷根
神授癰風詩*	身	和勻，將蓖布痛擦患處，以指點藥揩之，尤妙
秘傳惡癬方*	身	塗患處，兩次可斷根
手縫癢爛方*	身	洗之，極有效
去瘡疹癥方*	身	塗之……甚妙
太乙靈應膏	身	專療婦人內外癰瘡，諸藥不痒，用少許薄紙攤敷患處，日一換、夜一換，五日見效也
西施脫骨湯	足	軟若束綿，任其札縛，甚效
金蓮穩步膏	足	專治闊甲，痛不可忍，及腳指縫腫爛，不容包帛。每以少許乾摻患處，立見神效
玉屑飛姿散	足	專治腳指縫爛癢，腐液黏漬，有妨札縛。每用乾摻患，立驗，陰汙尤效
削刺金刀散	足	濯足後，以刀削去肉刺，微令見血，取棗肉搜藥貼上面，裂帛繫之，立效
洗珠翠牙鯢方	物	(1)真珠色黃者……其色可鮮明如新珠(2)象牙梳篦色舊者……如新色(3)玳瑁魚鯢首飾(4)翡翠花朵(5)*金銀釵鈿器皿最怕蚊煙……若聞其煙氣，太暗顏色

表 2-2 和刻本《事林廣記》「綺疏叢要」內容

和刻本《事林廣記》與其他版本的「閨妝類」相比，主要多出與身上皮膚相關的方子。為何其他版本的《事林廣記》選擇捨棄治療癥癬、塗敷患處的諸藥方，目前本文尚未有能力詳細考查。不過，藉由上表，可以理解《事林廣記》在編纂美容藥方時的特性。首先，《事林廣記》有系統的對美容藥方進行排序，包含身體部位的系統（髮—面—眉—衣—口—身—足—物），以及美容藥物型態的分類（油—粉—膏—散—圓—湯）。雖然中間仍有不符規律的情形，但大致而言，藥方的排列存在著秩序。此外，大多數美容藥的使用方法皆

為外敷，唯有「牢牙橄香散」與「透肌五香圓」為內服。至於藥方帶來的感官效果，除了「香髮木樨油」、「熏衣笑蘭香」、「牢牙橄香散」和「透肌五香圓」四者是嗅覺上的馨香，以及「西施脫骨湯」是觸覺上的感受，其餘則多為視覺上的效用。<sup>78</sup>視覺效果包含整治女子面上與身上的風刺、瘢瘡，還有為了不妨礙纏足而對足部傷口的治療，當然也有與傷口無關、追求進一步面白髮黑的藥方。在女性身體之外，也有對「珠翠牙鯢」的洗滌方法，同樣是為了滿足「閨妝」帶來的視覺效果。

至於和刻本《事林廣記》中「宮院事宜」的內容，如下表所示：

藥方	主治	功用
洗面去瘢痕方	面	早晨如潔豆末用，其瘢瘡自去，甚悅澤顏色
法製胡粉方	面	取用塗，經宿，永無青黑色且是光澤
付面桃花末	面	塗面及身，紅白鮮潔，大驗
面藥益母散	面	依常法用，光澤滋潤顏色
除面上黑斑	面	經一月後，面上斑黑頓令盡去之
治面瘡癬	面	常用，其瘡癬自去也
仙方洗頭藥	髮	每一丸著灰汁塗，洗頭甚妙
除頭上白屑	髮	用梳頭塗，永不生白屑
治婦女蒜髮	髮	每日空心及夜臥時，煎茅香湯下五十元為一服，神妙
常用長髮藥	髮	塗，甚是長髮
梳頭髮不落	髮	梳頭髮永不脫落，兼之光澤，且又滋潤
染髮令黑光	髮	用染髮，黑如漆，光潤
仙方變白髮	髮	入無灰酒內一瓶，量力喫，多時七日，一醉見效。恐不信時，將蒸餅酒內浸七日，煨雞七日變烏雞
染鬢烏金散	髮	臨睡時塗向兩鬢髮上，以生菜葉裹定，更以物裹一夜，來日早洗之，即光黑。候乾，以核桃油潤拭之，可經得一月來日
巨宗抽白髮	髮	凡男女早年髮白者，依其日，每臨晨，面東，摘之。抽白者一莖，即生黑者一莖
李主帳中香	香	此江西李主方
熏衣梅花香	香	和粗羅，使之

<sup>78</sup> 和刻本《事林廣記》的「綺疏叢要」中，尚有「仙方鼻香藥」與「海方腋氣藥」兩個方子與氣味相關。



內苑蕊心香	香	裹衣，香妙
南陽公主香	香	熏衣，香
做餅子燒香	香	香經夕，不滅不消
除油污衣服	衣	如油污衣裳，即便滲此末於上，良久，操之便落，衣 綵全無痕跡。此藥須是預備方得
除油污	衣	細末乾摻之，良久，操便落
除墨污	衣	口內著鹽少許，含水，旋洗旋吐，即落
治凍足	足	抹凍處，永無凍足之患。已試之，效
治腳趾	足	貼之，立愈

表 2-3 和刻本《事林廣記》「宮院事宜」內容

「宮院事宜」同樣系統性的排列美容方，不過順序變成「面—髮—香—衣—足」。相較「綺疏叢要」和其他版本《事林廣記》的「閨妝類」，「宮院事宜」多了薰香與洗衣的方法，洗衣方法在其餘《事林廣記》中多被列為「服飾類」的範疇。值得注意的是，「宮院事宜」格外重視使頭髮變黑的方子，其中「仙方變白髮」與「巨宗抽白髮」的術數色彩濃厚。

綜合來看，「綺疏叢要」與「宮院事宜」雖然都用類似的邏輯為美容方排序，且重視的身體部位與感官效果相近，但兩者的收錄傾向仍有差異。最重要的是，兩者並沒有重複的藥方，就連看起來相似的「玉女桃花粉」與「付面桃花末」，使用藥方也大相逕庭。<sup>79</sup>也就是說，「綺疏叢要」與「宮院事宜」應為兩套系統。不過，元代尚有《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錄相關美容藥方，如若比較《居家必用》與和刻本《事林廣記》的美容方，或許能為我們理解元代閨妝知識的系譜演進提供一些資訊。

## （二）《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的美容藥方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為元代的類書，原編者不詳。《居家必用》與《事林廣記》性質不同，主要記載居家生活相關的實踐指南，包含家禮吏學、農桑工藝、農畜食譜等等。目前存世的幾個《居家必用》重要版本，包含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元代刊本、明代司禮監本，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乾隆三年（1738）刊本等。經過比對，在類目安排與內容選取上，元刊本與其他刊本存在差異，

<sup>79</sup> 玉女桃花粉的藥方包含益母草、稠米飲、石膏二兩、滑石一兩、蚌粉一兩與胭脂一錢。付面桃花末的製法為：「中春收桃花一升或半升，陰乾為末，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之，塗面及身，紅白鮮潔，大驗。」參見：陳元靚，《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臺北：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元祿十二年（1699）以元泰定二年（1325）為底本刊行之和刻本），癸集，34b、39a-39b。

而明代以降的刊本似以內府本為號召，未曾經過大幅度的增補刪修。<sup>80</sup>在《居家必用》中，美容藥方的小節被命名為「閨閣事宜」，所載藥方如下：

藥方	主治	功用
和粉方	面	和勻用
常用和粉方	面	和勻用
麝香十和粉方	面	和勻，入腦麝，顏色似桃花為度
雞子粉方	面	塗面終日不落，瑩然如玉
利汗紅粉方	身	塗身體利汗
石灰粉方	身	治大人小兒夏月痱子瘡及熱毒瘡
烏頭麝香油方	髮	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塗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黃者黑。
塗頭竹油方	髮	依法塗之
摩風膏		(無說明)
金主綠雲油方	髮	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叢。不十日，禿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禿，髮黑如漆。已禿者，旬日生髮。
常用長髮藥	髮	塗頭，長髮
梳頭髮不落方	髮	擦頭皮極驗。或浸水掠頭亦可
塗面藥	面	臨臥調，塗面上，早晨漿水洗，十日效
八白散金國宮 中洗面方	面	為末，常用
洗面去瘢瘡方	面	其瘢自去
傅面桃花粉	面 身	塗面及身，紅白鮮潔，大驗
治粉刺黑斑方	面	用入面藥，尤能潤肌
夜容膏	面	治靨酐風刺面垢……每用唾津調，塗面神效
香身丸	身	治遍身熾氣惡氣及口齒氣……每噙化五丸，常覺口香。五日身香，十日衣香，二十日他人皆聞得香

<sup>80</sup>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3分，頁537。



宮內縮蓮步捷法	足	浸渫不過數次，自然柔軟，易札矣……此方出於至人，神妙之甚，不可盡述。三十歲婦人亦可為之。
金蓮穩步膏	足	如雞眼痛處，付之，成瘡者次日結掩
取鱉五灰膏	物	凝定不散收貯
治針入皮膚方	物	在上食前服，在下食後服，覺額癢，即從元入處出
收翠花朵法	物	用漢椒雜茱萸盒中收貯
洗真珠法	物	其色鮮明如新
洗油浸珠法	物	用鵝鴨糞曬乾燒灰熱湯澄汁洗絹袋盛珠
洗煥赤珠法	物	以患子皮熱湯浸水洗研蘿蔔醃一宿即白淨
退赤色珠法	物	芭蕉水洗兼浸一宿自然潔白
洗屍氣珠法	物	珠犯屍氣者，以益母草煎濃汁麩炭灰揉洗潔淨
洗象牙等物	物	浸之，烈日中曬，須三五日，候瑩白為度
洗玳瑁魚鯢法	物	以肥皂接冷水洗，清水滌過，再用淡鹽水，出，色妙

表 2-4 明刊司禮監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妝事宜」內容

與《事林廣記》相似的是，「閨閣事宜」對方子的排列同樣具備一定程度的規律。另外，如「傅面桃花粉」載：「仲春收桃花，陰乾為末，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之」，又如「治粉刺黑斑方」載：「五月五日收帶根天麻白花者」，都說明這套養顏美容方無論在百科全書或居家實用手冊中，都未隨著宋代醫學的進展走向儒醫化，反而保留一定程度的方術特質。與《事林廣記》不一樣的地方是，「閨閣事宜」中與香味有關的方子比例更低，三十一個藥方內，只有一個內服的「香身丸」在處理衣物與身體的香氣，這可能與《居家必用》已載香譜有關。「閨閣事宜」另一個與「閨妝類」不同之處，在於珠寶清洗等「物」相關的方子比例增加，顯示《居家必用》更看重閨閣之物的傾向。<sup>81</sup>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兩書皆以歷史上的後宮作為藥方名稱，只不過相較《事林廣記》中的「南陽公主」、「唐宮」與「李主」，《居家必用》更強調美容藥方源自金代皇宮，如「金主綠雲油」、「金國宮中洗面方」。<sup>82</sup>因

<sup>81</sup> 此處的閨閣之物指珠寶、花朵等物，並不包含衣物。衣物的洗滌方法在《事林廣記》被歸在「服飾類」中，除了上述和刻本《事林廣記》的「宮院事宜」選錄了三則洗衣技巧。在《居家必用》中，洗滌方法則以「洗染衣帛法」與「洗滌」為名，置於「閨閣事宜」之前。

<sup>82</sup> 目前尚無法追溯金宮美容方的起源與傳衍，不過，對於金代皇宮（尤其是金章宗）的風流事蹟，在明人所著的史傳筆記中多有所載，如《堯山堂外紀》即言：「金章宗璟，喜文學，善書畫。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為墨，章宗僅購得一兩，價黃金一觔，欲放為之不能。章宗建梳妝臺於都城東北隅，與李妃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即對曰：『一月日邊明』，時皆以警妙誇之。」又如周嘉胄的《香乘》提及金章宗風流旖旎，讓後宮嬪妃打扮得華麗冶豔。對金章

此，就時代排序而言，《居家必用》「閨閣事宜」知識體系的形成，應比《事林廣記》中閨妝知識的體系（無論「綺疏叢要」或「宮院事宜」）來得晚。

若比較「綺疏叢要」、「宮院事宜」與「閨閣事宜」三者藥方是否重複，可以看到，不僅「綺疏叢要」與「宮院事宜」沒有共同的藥方，連「閨閣事宜」也跟「綺疏叢要」沒有重複的部分。即便「綺疏叢要」與「閨閣事宜」都存在「金蓮穩步膏」，但前者的藥材是黃柏皮、黃連、荊芥穗與黃丹，而後者則是地骨皮與紅花。反觀「宮院事宜」與「閨閣事宜」共享一些藥方，無論在藥材選用、製藥過程或藥品功效的描述上，都呈現一致性。詳細比較狀況如下表所示：

		宮院事宜	閨閣事宜
1.	方名	洗面去瘢痕方	洗面去瘢瘡方
	藥材	茯苓二兩，去皮、天門冬三兩、百部三兩、香附子三兩、土瓜根五兩、冬瓜子半斤、瓜蔞三個、甘草三兩、草烏半兩、杏仁二兩、皂角二斤，酒塗炙，去黑皮、清膠四兩，火炙、大豆十兩，蒸，去皮、益母草一斤，燒灰，用漿水和成丸，煅過	天門冬三兩、百部二兩、皂角二斤，酒塗炙、杏仁二兩、冬瓜子半升、茯苓去皮、大豆十兩，蒸，去皮、清膠四兩，火炙、土菰根五兩、香附子二兩、瓜蔞二個、甘草半斤、益智子一斤，燒灰，用漿水和成丸，煅過
	功用描述	右合，焙乾，搗羅為末。早晨如澡豆末用，其瘢瘡自去，甚悅澤顏色	右件和合，焙乾，搗羅為末。早晨加澡豆末用，其瘢自去。
2.	方名	法製胡粉方	雞子粉方
	藥材		
	功用描述	胡粉不拘多少，以雞子一個開竅子，去清黃令盡，以填胡粉，向內令滿，以紙泥口，於	雞子一個，破頂，去黃，只用白。將光粉一處裝滿，入密陀僧半錢，紙糊頂了，再用紙渾裡水

宗風流韻事的書寫，反映明人抱持怎樣的歷史意識在回望金代，或許是值得繼續探問的課題，下一章將討論《香乘》書寫金代宮廷的意涵。參：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119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明刻本影印），卷 66，頁 1a；周嘉胄，《香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9，頁 513-514。



		飯甑上蒸之，候黑氣透雞子殼外，即別換更蒸，候黑氣去盡，取用塗。經宿，永無青黑色且是光澤	濕之以文武火煨，候乾為度，取出用塗面，中日不落，瑩然如玉
3.	方名	付面桃花末	傅面桃花粉
	藥材		
	功用描述	中春收桃花一升或半升，陰乾為末，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之，塗面及身，紅白鮮潔，大驗	仲春收桃花，陰乾為末，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之，塗面及身，紅白鮮潔，大驗
4.	方名	常用長髮藥	常用長髮藥
	藥材		
	功用描述	亂髮淨洗，曬乾，以油煎，令焦，就鉢內細研如膏。塗，甚是長髮。又法：凡婦女髮禿瘡，即以漢椒四兩，用酒浸，密室內坐，塗之，其髮自然長	亂髮淨洗，曬乾，以油煎，令焦，就鑷內細研如膏。塗頭長髮。又法：凡婦人髮禿，酒浸漠椒，塗，髮自然長
5.	方名	梳頭髮不落	梳頭髮不落方
	藥材	側柏葉兩片，如手大、榧子三個，去皮，榧碎、胡桃兩個，去皮	側柏兩片、榧子肉三個、胡桃肉兩個
	功用描述	右三件合和，用雪水浸三日，取水用梳頭髮，永不脫落，兼之光澤且又滋潤	右件研細，擦頭皮極驗。或浸水掠頭亦可

表 2-5 和刻本《事林廣記》「宮院事宜」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閣事宜」中相似藥方整理

儘管無法就現有材料完整還原「綺疏叢要」、「宮院事宜」與「閨閣事宜」三者間的知識傳衍關係，不過，藉由以上討論可知，比起「綺疏叢要」，「宮院事宜」與「閨閣事宜」二者的關係可能更接近，且「閨閣事宜」的成形應在「宮院事宜」之後。<sup>83</sup>從這個觀察回看兩部類書對閨妝篇章的命名，可以

<sup>83</sup> 《居家必用》的「閨閣事宜」除了與和刻本《事林廣記》的「宮院事宜」較接近，也納入和刻本《事林廣記》中「珍奇製作」的一些洗鍊珠寶的方子，如「洗油浸珠法」等。不過閨閣之物並非本文焦點，故此處不討論珍奇製作與閨妝知識的系譜關係。

試著推論：由《事林廣記》到《居家必用》，美容藥方的意涵也從「宮院」轉為「閨閣」。此一命名上的轉向一方面反映兩書的不同性質——《事林廣記》是文人視角的綜合性百科全書，《居家必用》則偏向實用性質的居家指南；一方面也可以說，伴隨著居家知識的重要性提升，閨妝知識亦經歷「居家化」的過程。下一節將藉由元、明之間《事林廣記》的類目排序變化，進一步說明閨妝知識居家化的時代軌跡。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後續幾章即將討論的出版品所示，儘管元代不同類書中的美容方章節看似自成體系，然而入明之後，一些載錄閨妝知識的篇章已雜揉《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中的美容藥方。舉例而言，序論提及，《本草綱目》曾參考一本名為《閨閣事宜》的書籍。經過比對，《本草綱目》援引自《閨閣事宜》的藥方有：（1）用紅花與地骨皮治雞眼、（2）討論水銀時提到「太真紅玉膏」、（3）討論朴消時提到「札足脫骨方」、（4）討論益母草時提到治粉刺黑斑的面藥。<sup>84</sup>上述四處，（1）與（4）可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閨閣事宜」中找到相同藥方，（2）與（3）則能在諸版《事林廣記》中見得。也就是說，李時珍在嘗試重建本草分類體系時參考的這本《閨閣事宜》，<sup>85</sup>內容包含本節兩部重點書籍《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中的美容方，可見兩套看似獨立的體系在後世產生交集。由於《閨閣事宜》現不存，我們無法判斷該書與《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之間的出版順序和抄錄關係。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在李時珍所處的明代中晚期，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容方指南是被命名為「閨閣事宜」而非「宮院事宜」。

## 第二節 日常人倫：《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對閨妝知識的編排

上一節藉由藥方內容的重複與否，指出和刻本《事林廣記》「綺疏叢要」、「宮院事宜」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閣事宜」的知識體系親疏，並藉由宮院至閨閣的命名變化，說明閨妝知識經歷「居家化」的可能。以下將進一步從《事林廣記》的類目編排，探看閨妝知識的性質如何從「儒者指引」轉變為「居家指南」。同時，藉由《居家必用》的類目變化，也可觀察在居家知識體系內，閨妝知識「性別劃分」的趨勢。

<sup>84</sup> 李時珍著，劉衡如校，《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 據萬曆三十一年江西本點校）

<sup>85</sup> 《本草綱目》是李時珍重建本草分類體系的一次嘗試，因此他旁徵博引，並經過一定程度的考訂。相關研究參見：Georges Métailié, “The Bencao gangmu of Li Shizhen: An Innovation for Natural History?” in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ed. Elisabeth Hs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1-261.



## （一）各版本《事林廣記》的美容方編排

回到各版本中閨妝知識記載情形的表 2-1，可以發現，相較元代編纂的多樣性，相關方子在明刊《事林廣記》中的分類邏輯被固定下來。<sup>86</sup>如表 2-1 所示，在目前所見最早的對馬宗家本，閨妝知識原先位在最後的「拾遺」門類，並非正式被納入《事林廣記》的知識體系中。不過，到了至順年間，同樣採用「前、後、續、別」分集的椿莊書院本與西園精舍本，閨妝知識不再是末尾的拾遺，而是與服飾知識並陳。

若聚焦以天干分集的系統，和刻本在癸集除了收錄美容藥方，還包括麴法纂要、芻豢集珍、茶品集錄、仙方幻術、詼諧文話、花判公案、嘲戲綺語等多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從這樣紛雜的收錄情形看向鄭氏積誠堂本的編排，雖然不確定為何該書於目次載「閨妝」卻無美容藥方內文，但在理應記載美容藥方的篇章出現「嘲戲綺語」與「神仙技法附漸澤」，似非鄭氏積成本獨創，而是早期版本可能已將美容知識和笑話、仙術視為相關的知識體系。

以上是元刊《事林廣記》對閨妝知識的大致分類狀況，閨妝知識從「拾遺」變成正式的知識體系，有時與服飾並列，有時卻和笑話、仙法相關。相較之下，明刊本的《事林廣記》皆採用「前、後、續、別」的分集系統，並且由於收錄知識內容增多，加入「新」與「外」的分集。入明以後，《事林廣記》的門類編排較為固定，多沿襲洪武年間梅溪書院本的形式，因此除了成化本仍將閨妝與服飾合為一卷，其餘的版本皆捨棄卷數的編排，以致閨妝類單獨成篇。

由於入明以降的《事林廣記》皆為「前、後、續、別」的系統，如若將元、明之間採用「前、後、續、別」系統之《事林廣記》的目次一字排開，如同附表一到附表六所示，可以看到閨妝類的位置似乎有向後移動的趨勢。這樣的差異反映元、明之間的類書編者對閨妝知識怎樣的看法？

根據附表一到附表六，可以看到在元刊本中，閨妝、服飾與先聖先賢、辭章文籍、儒教幼學、音樂武藝等知識編在後集，閨妝類大多緊隨文房類與幼學類之後。至於這些知識的內容，如先賢類與聖賢類載錄歷代聖賢的事蹟；宮室類記錄皇城內的建築配置；學校類講述太學規制與科舉詔書；儒教類旨在提點成聖的基本功夫，如灑掃應對、修身齊家等教誨；文房類則說明筆硯紙墨等文

<sup>86</sup> 森田憲司指出，就日本所藏明刊《事林廣記》而言，除了大木文庫本的殘卷自成一家，其餘明刊《事林廣記》在內容上呈現高度一致。參：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收入鄧廣銘、漆俠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頁 270。邱玉凡，〈《事林廣記·獸畜類》研究〉，頁 55。

具的製法、清潔方式與評鑑標準；服飾類前半附圖說明天子服制，後半則是洗衣妙方。綜合來看，元刊本《事林廣記》的後集呈現中央視角的儒者養成方法，連日常用具的清潔都是文士修道的一環。在這樣的文脈下，元刊《事林廣記》編者將閨妝衣飾、音樂武藝納入後集，一定程度上說明，編者認為這些知識相較續集與別集的知識而言，性質更貼近儒家，讀者亦能透過修身與齊家的實踐，達到成聖的可能。

然而，到了明刊本，閨妝、服飾、器用、音樂與武藝（有時還有宮室）卻與儒者的養成方法拉開距離，中間插入道教與佛教的知識，有時甚至醫學、算法與卜史也在閨妝之前，以致閨妝等知識在明刊本《事林廣記》中，多與食譜和畜牧方法同為一集。細看飲饌類與畜牧類的題記，飲饌類題記提到「飲食雖未，亦日用之不可廢者」，<sup>87</sup> 牧養類題記則說：「牧養之道，誠養生之大端，食用之先務。而況牛資之以耕，馬資之以戰，尤有國有家者之所不可緩。今取其方訣之切要者，類成一卷，亦治生者之一助也。<sup>88</sup>」可見對《事林廣記》編者而言，雖然牧養牛馬仍有一部分是為了國家，但飲食畜牧等知識的重要性其實在於日用與治生。回到閨妝知識的類目位置更動，可以試著推測，對明刊本的編者而言，他們不看重服飾類裡天子服制的圖說，也漠視閨妝知識蘊含的宮廷性質，反而更關注這些知識的日常性質與實踐可能。因此，元、明之際《事林廣記》中的閨妝知識性質，從修身齊家的功夫引導，變成日常居家的實作指南；換個角度來說，從元至明的《事林廣記》，「儒」的知識範疇被限縮，而「日常生活」的知識卻擴大了版圖。

於此，需要進一步討論之處有二：一是在元刊本《事林廣記》中，閨妝知識之所以能讓儒者成聖的原因為何？閨妝知識的儒家性質何在？二是入明以後，當《事林廣記》閨妝知識的位置被調動，其儒家性質就消失了嗎？「儒」與「日常」的知識關係是對立的嗎？當時人如何思考兩個知識範疇之間的關係？以下將分別用《事林廣記》中「張敞畫眉」的題記，以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對「閨閣事宜」的編排改動，回答上述兩個提問。

## （二）人倫之首：《事林廣記》美容方的「張敞畫眉」

<sup>87</sup> 陳元靚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梅溪書院本），外集，卷5，頁1a。

<sup>88</sup> 陳元靚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梅溪書院本），外集，卷6，頁1a。

諸版本《事林廣記》在閨妝知識的篇章中，皆載相同題記（如圖 2-1）。透過分析題記對張敞故事的選取與編輯，可以更理解《事林廣記》如何理解閨妝知識：

【漢史】張敞為婦畫眉，有司劾之。敞答以：「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敞之所為，誠屑矣。」然天下慕之，爭學為京兆眉。審是，則粉白黛綠之要，亦可為好事者助也。<sup>8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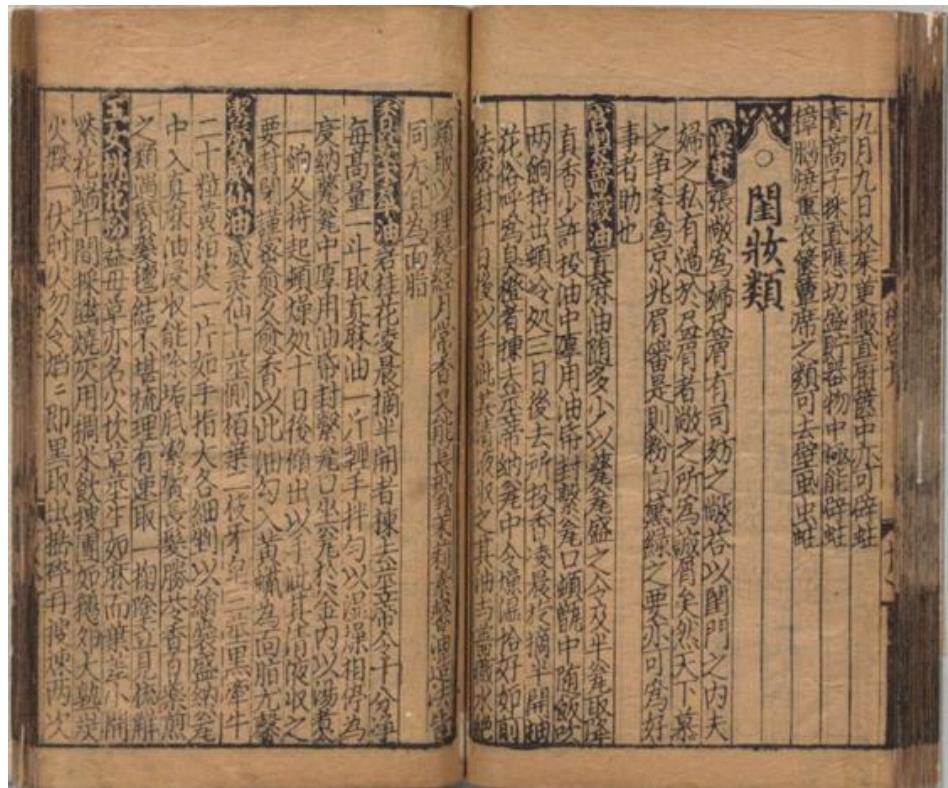


圖 2-1：《事林廣記》「閨妝類」的題記，改寫自「漢史」的張敞事蹟。資料出處：陳元靚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本），後集，卷 10，頁 11b。

《漢書》所載張敞畫眉故事，為歷代文人津津樂道，屢屢成為詩詞徵引的典故。除了韻文與戲曲，張敞的故事也在類書中頻繁出現。以北宋初年官修《太平御覽》為例，「張敞畫眉」便出現在三個類目之下，分別是職官部的「尹」、人事部的「眉」與宗親部的「夫妻」。在職官部中，類書編者一方面

<sup>89</sup> 陳元靚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本），後集，卷 10，頁 11b。

稱頌張敞當京兆尹時能言善辯，又「捕諸偷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sup>90</sup>，一方面卻引《漢書》語，揭露張敞仕途的不順：

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然不得大位。為京兆尹九年，與楊惲厚，坐惲大逆誅。<sup>90</sup>

引文中的張敞因無威儀，加以為妻畫眉，即使皇上愛惜其才能，仍無法當上高官。反觀宗親部的「夫妻」中，張敞畫眉的裁剪結果如下：

（《漢書》）又曰：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畫眉者。」<sup>91</sup>

張敞「不得大位」與受楊惲牽連的結局被刪除，此處呈現的是張敞標舉「夫婦之私」的態度，以及其經營夫妻生活的形象。綜合前述的職官部來看，即便張敞因畫眉之事有失威儀，但《太平御覽》卻肯認其人的閨房相處之道。相同的編輯邏輯延續至清初的《古今圖書集成》，編者同樣在官常典的京兆部名臣傳裡，引《太平御覽》之語描繪張敞的不順仕途，卻也在家範典的夫婦部中，將張敞畫眉的典故引為「家範」，甚至在張敞「夫婦之私」的回應之後，加入皇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的反應。<sup>92</sup>張敞的故事在此呈現兩面性：就做官來說，延續《漢書》以來的看法，他似乎不夠成功；但就治家與維繫夫妻情感而言，宋代以降的官修類書卻認為，他的事蹟值得學習。

既有研究已指出，宋代在建國之初，官方便積極推動典籍的搜羅與重編，一方面促成南、北土人的調和，一方面也試圖將官方核定的正統知識以印刷形式遍佈王土。<sup>93</sup>在此「文化統一」的進程中，標舉繼承漢、唐之治的宋政府，

<sup>90</sup> 李昉，《太平御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252，職官部五十，頁 2b。

<sup>91</sup> 李昉，《太平御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95 冊，卷 520，宗親部十，頁 8a。

<sup>92</sup>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7），官常典，頁 3613；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家範典，頁 891。

<sup>93</sup> Johannes L. Kurz,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aiping yulan* and the *Cefu yuangui*,”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2007), pp.39-76.

將儒家倫理置於十分重要的位子，因此作為人倫之始的夫妻正道得到關注。<sup>94</sup>上述《太平御覽》對張敞故事的編排，應放在此一脈絡下理解。<sup>95</sup>

回到本節重點《事林廣記》，該書在引用張敞畫眉的典故時，改寫了故事的後半段，不寫張敞的下場或皇帝的反應，而是描述張敞畫的京兆眉蔚為流行。題解的最後一句「粉白黛綠之要，亦可為好事者助也」，肯定張敞因畫眉一事廣為人知的事蹟，認為好事者若專精粉白黛綠之要，亦可使天下欽慕。這樣的寫法更淡化了張敞不得大位的缺憾，也強化大丈夫學習閨妝技巧的正當性。由此可知，《事林廣記》中閨妝知識的預設讀者並非女性，而是期許男性透過認識美容方，一方面維繫夫妻的情感與倫常，一方面名達天下。

《事林廣記》的編者陳元靚雖未留下太多生平記錄，但根據既有研究的考證，陳元靚具有當官的家世背景，且與朱熹之孫朱鑑有來往。<sup>96</sup>同時，《事林廣記》彰顯的其實是「刻本時代以來文本知識集纂的累積成果」，意在將各領域的文本知識收錄其中。<sup>97</sup>由此看來，可以將《事林廣記》置於《太平御覽》以降的「文化統一」脈絡進行檢視，書中「閨妝類」對張敞故事的編輯結果，也是士人積極推動「夫妻正倫」的產物。

綜上所述，因為閨妝知識能夠增進夫妻關係與顯揚個人名聲，早期《事林廣記》將其納入儒者成聖的分集；進入明代，《事林廣記》編者則將閨妝知識從「儒」的範疇挪至「日常生活」。不過，明代編者的作法，並不代表人們不再重視閨妝知識的倫理性質。到了永樂年間，傾國家之力修纂的《永樂大典》，亦在「妝」字的「閨妝」一詞底下收錄這套養顏美容方。經過比對，

<sup>94</sup> 劉靜貞，〈宋本《列女傳》的編校及其時代——文本、知識、性別〉，收入鄧小南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22-45。Harriet T. Zurndorfer, “Women in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s History*, ed. Clara Wing-chung Ho, pp.279–306.

<sup>95</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講究「情」的晚明社會，張敞的故事被正面看待。舉例來說，雖然張敞的畫眉事蹟被收進多本笑話集中，但在《遺愁集》裡，畫眉故事被歸類在「情癡類」，顯見編者更看重張敞對待其妻之情。又如馮夢龍在〈赫大卿遺恨鴛鴦縫〉的入話部分討論好色與好淫的差別時提到，張敞畫眉的故事雖然為人所譏，但他在人倫之本的框架下恣情縱欲，可謂「正色」而不能謂之淫。由此看來，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張敞故事的流傳，儘管人們可能基於為官失敗或男子氣概等理由譏諷張敞，但仍認可他的夫婦之情與情之所鍾。參見：張貴勝，《遺愁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第127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影印），頁555；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北：三民出版，2007），第15回〈赫大卿遺恨鴛鴦縫〉，頁278-279。

<sup>96</sup> 胡道靜，〈前言〉，收入陳元靚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據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順年間椿莊書院本影印），頁1-3，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3567>（檢索日期：2024/6/15）；王珂，〈宋元日用類書《事林廣記》研究〉，頁8-17。

<sup>97</sup>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3分，頁520。



《永樂大典》的閨妝知識完全摘錄《事林廣記》閨妝類的內容，就連「張敞畫眉」的題解也照抄未改。<sup>98</sup>可見對國家層級的類書《永樂大典》而言，這套養顏美容的藥方仍是值得認可的知識。那麼，明代《事林廣記》的更動，反映明人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知識？《永樂大典》對閨妝知識的肯認，可能基於怎樣的立場？

### （三）婦主中饋：元、明《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美容方編排

從《居家必用》或能探窺明人如何理解「日常生活」作為一種知識體系。藉由比較元、明《居家必用》版本的差異，李仁淵已闡明，明代《居家必用》的理學性質突出，更強調「齊家－治國」的儒家理想。<sup>99</sup>也就是說，這本由司禮監刊刻的《居家必用》，代表著明代政府以儒家標準為前提，認可「家庭知識」在宮廷的實際需求與閱讀價值，而後被民間出版商大量翻刻。<sup>100</sup>另一方面，洪武年間梅溪書院本《事林廣記》緊隨太祖實施新政的腳步，將明代新制記述其中。<sup>101</sup>在這樣的脈絡下，「粉白黛綠之事」雖然在明刊《事林廣記》中被視為日常生活的知識，但「居家」本來就是明代政府認可的知識體系，明本《事林廣記》的做法可能是在響應官方重視日用知識的趨勢。可以說，明刊《事林廣記》中閨妝知識的官方性質與倫常性質並未完全消弭。

以上討論閨妝知識在《事林廣記》中的意涵。如若將視角轉向《居家必用》，會發現《居家必用》對閨妝知識的理解不同於《事林廣記》，尤其比較元、明刊本《居家必用》對「閨閣事宜」的編排，可以看到閨妝知識在居家知識體系中的位置與意涵亦產生變化。比較的表格如下所示：

版本	集數	收錄內容	資料來源
----	----	------	------

<sup>98</sup> 姚廣孝等奉敕編，《永樂大典》第5冊（台北：大化書局，1985 據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抄本影印），頁3490。

<sup>99</sup>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3分，頁537-544。

<sup>100</sup> 李仁淵亦指出，「家庭知識」的興起可能與宋代以降宗族的家庭型態出現有關。參見：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3分，頁521-522、531-534。

<sup>101</sup> 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收入鄧廣銘、漆俠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頁270-271。關於明初禮制變革與規定嚴明化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明初《事林廣記》擴增日用知識的範疇，是否也跟太祖國策相關。關於明初洪武體制對服制等禮儀的控制，可參：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第十卷第三期（1999，臺北），頁114-119；張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元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存甲、乙集；臺灣故宮博物院存王癸集）	丁集	寶貨辨疑出納生放附、文房備用、滴漏捷法、造諸墨法、造古經牋法、諸品香譜、造燭炭法、烏髭鬚法、閨閣事宜、洗染衣帛法	李仁淵據中國國家圖書館甲集整理
明代司禮監刊本	戊集	農桑類、種藝類、種藥類、種菜類、果木類、花草類、竹木類、文房適用、燈火備用、磨補銅鐵石類、刻漏捷法、寶貨辨疑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
	己集	諸品茶、諸品湯、渴水、熟水類、漿水類、法製香藥、果食類、酒麴類、造諸醋法、諸醬類、諸豉類、醃造醃藏日、飲食類、醃藏魚品、造鲊品	
	庚集	飲食類、染作類、洗練、香譜、薰香、閨閣事宜	
清乾隆三年刊本	戊集	農桑類、種藝類、種藥類、種菜類、果木類、花草類、竹木類、文房適用、燈火備用、磨補銅鐵石類、刻漏捷法、寶貨辨疑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己集	諸品茶、諸品湯、渴水、熟水類、漿水類、法製香藥、果食類、酒麴類、造諸醋法、諸醬類、諸豉類、醃造醃藏日、飲食類、醃藏魚品、造鲊品	
	庚集	飲食類、染作類、洗鍊、香譜、薰香、閨閣事宜	

表 2-6 元、明、清刊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閨閣事宜」的位置

在元刊本《居家必用》中，與「閨閣事宜」同屬一集的知識，包含介紹金銀玉石的「寶貨辨疑」、說明文具與家具的「文房備用」、「造燭炭法」等，以及「香譜」和「洗染衣帛法」等焚香與清潔衣服的妙法。可以說，元刊《居家必用》的丁集其實在處理家庭中的「物」，包含實用之物的種類、造法與保



存方式。<sup>102</sup>其中，「閨閣事宜」與「烏髭鬚法」作為調養身體部位的知識，同樣被納入丁集中。可見對元刊《居家必用》而言，女性的外貌調理並非為了鞏固夫妻之間的人倫，男性將鬚髮染黑也不是為了修仙養生，此處男女的外在容貌如同家中器物，施加其上的膏藥如同對文具與家具的照料、清拭，當身體與物品保持清麗，方能成就家庭的秩序。

然而，到了明刊本以降的《居家必用》，家庭之物的知識經過重新排列。「寶貨辨疑」與「文房備用」、「滴漏捷法」、「造諸墨法」等有關文房之物的知識，被一同編在戊集，不過加入農藝與花木的種植須知。戊集之後，明刊本《居家必用》將食譜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茶、水、酒、醬與其他飲食）編為己集，一部分（主要是肉類製品與五穀主食）則與衣服的洗染、香品的介紹還有「閨閣事宜」一同編為庚集。至於「烏髭鬚法」，則被編入壬集有關養生、治病與養老的「衛生」中。需要說明的是，在壬集的「衛生」裡，有段題為「婦人諸方」的小節，載錄的是有關女子調經的藥方。

明刊本的編排說明，男性的面容不再是家中之物，而是身體養護知識的一環；相反的，女性的身體被拆分成兩個部分，對生孕母體的調養知識屬於養生的範疇，而女性的容貌仍然被視作需要保養的家庭器物。此外，食譜的插入將元刊本的丁集切割成兩個部分：文房用具或家中一般物品被編在戊集，而衣服、香品和美容則被放在庚集。戊集與庚集的切分，說明明刊《居家必用》以「性別」為依據，將家中器物再分類。

於此，需要說明飲食張羅、衣服洗滌與薰香何以成為性別化的知識。飲食與服飾較好理解，早在《顏氏家訓》就提出的「婦主中饋，唯事酒肉、衣服之禮耳」，在明代被周臣、胡文煥、呂坤等人持續轉載與引用。<sup>103</sup>又如沈壽嵩在詮解聖諭六言時，亦於「教訓子孫」一節提到：「紡績庖廚，都要親操；漿洗針線，都要學習。<sup>104</sup>」可以說，明代的男性文人基本肯認，女性在家的主要職責包含準備料理（尤其是家中有賓客的時候）與洗衣縫衣。

至於薰香知識的性別化，或許可以從元、明之間的香譜編寫看到端倪。元人熊朋來為宋代陳敬《香譜》寫的序文提到：「然琴窗書室，不得此譜，則無以治爐熏」，其人認為香事是士人高潔操守的象徵，焚香實為風雅的行為，進

<sup>102</sup>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3分，頁528。

<sup>103</sup> 周臣編，胡文煥校，《厚生訓纂》，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8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據明胡文煥《壽養叢書》刻本影印），卷5，頁2a；呂坤，《閨範》，收入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第4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頁2667。

<sup>104</sup> 沈壽嵩，《太祖聖諭演訓》，收入趙克生編，《明朝聖諭宣講文本匯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點校），頁194。

而讓香成為連結士人關係之物。<sup>105</sup>不過，到明代周嘉胄（1582-約1658）的《香乘》，其自序寫道：

香之為用，大矣哉。通天集靈，祀先供聖，禮佛藉以導誠，祈仙因之昇舉，至返魂祛疫，辟邪飛氣，功可回天，殊珍異物，彙彙徵奇，豈惟幽窗破寂、繡閣助歡已耶？<sup>106</sup>

相較熊朋來將香的使用限於「琴窗書室」，周嘉胄指出香的多種功用，包含「祀先供聖」、「禮佛」、「祈仙」等宗教相關用途，以及搜羅奇香的「殊珍異物」。<sup>107</sup>周嘉胄在最後才提及兩個香比較常見的功能，分別是排遣寂寞與閨房助興。此處「豈惟」一詞，說明相較生活雅興，周嘉胄更看重香事的獵奇性質與宗教數術的功能；反過來也說明，在明代社會，比起焚香祝禱，時人更常在文房與閨房用香，增添生活的情趣。

由上可見，從熊朋來到周嘉胄，「閨房用香」被明確標舉，確立焚香知識與繡閣、女性的關聯性。此一知識上的關聯，也能解釋《香乘》較《陳氏香譜》收錄更多養顏美容方的傾向。在四卷本《陳氏香譜》中，題為「塗傅諸香」的篇章，僅有「傅身香粉」、「拂手香」、「梅真香」，以及「香髮木犀油」。不過，到了《香乘》，可以看到周嘉胄保留《陳氏香譜》中的塗傅香方，並為那些香方清楚標記本事，如「香髮木犀油」取自《事林》等。同時，周嘉胄加入許多與《居家必用》重疊的美容方，如附表七所示。雖然周嘉胄並未表明新增的塗傅之香源自《居家必用》，但他顯然參考了「閨閣事宜」體系的著作，並選錄不少香方。周嘉胄對塗傅諸方的編輯透露幾個訊息：一是其人較陳敬展現更廣大的搜羅野心與更謹慎的考據態度；二是塗傅之香的大量增補回應了周嘉胄在序文提及的「繡閣增歡」，也就是說，在明人將香事等同閨房

<sup>105</sup> 陳敬，《陳氏香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熊朋來著〈陳氏香譜原序〉，頁240-241。目前所見最早版本的《陳氏香譜》即為元代至治二年出版，參見：劉靜敏，〈《陳氏香譜》版本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3期（2006，臺中），頁45-78。

<sup>106</sup> 周嘉胄，《香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周嘉胄著〈香乘原序〉，頁350。

<sup>107</sup> 事實上，早期的香譜系統便已表明諸香產自南方，且記載許多異域的香物與香事。只不過到了明清時期，文人對於世界充滿好奇，致力於透過文本的搜羅、編排與出版，來定位自身以及「大明」。參見：何予明著、譯，《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頁288-292；黃莘瑜，〈香事書寫如何展現世界？以晚明《香乘》為主的探討〉，《明代研究》第33期（2019，臺北），頁61-92。

事務的聯想下，需要在一本香譜中補充更多與女性相關的增香方法。以上藉由《香乘》的編輯，看到明代薰香知識存在性別化的一面。

回頭來看明刊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該書將飲食、染作、洗鍊、薰香、閨閣事宜並陳，可以說涵蓋了蠶織以外的種種婦功項目。如果明刊《居家必用》的戊至庚集如同元刊本的丁集，旨在處理家中之物，那麼明刊本的編排顯然是以性別為指導原則，區分家中物品，在知識層面強化居家生活的性別分工秩序。與《事林廣記》相比，《事林廣記》作為百科全書式的類書，「閨妝類」提醒了男性讀者美容藥方之於個人倫常的重要性，在明代版本的居家知識化後，則成為治家與日常生活的守則；相較之下，明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作為生活指南式的類書，「閨閣事宜」進一步指導男性讀者，性別分野之於家庭秩序的重要。

###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首先藉由和刻本《事林廣記》的「綺疏叢要」與「宮院事宜」，還有《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閨閣事宜」，透過其中藥方重複與否，以及比附哪個朝代的後宮軼事，指出「宮院事宜」與「閨閣事宜」的系譜關係可能更接近，且「宮院事宜」的成形應先於「閨閣事宜」。從宮院到閨閣的知識性質變化，同樣反映在《事林廣記》元、明之間的類目安排改動，閨妝知識的意涵從原先的儒者成聖轉變為居家營造。在《居家必用》的元、明版本間，進一步看到被視為家中之物的女性容顏養護，與薰香、衣物、食譜並陳，指導著讀者性別秩序之於居家營造的重要。

李仁淵在討論《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時，曾拿《事林廣記》作為參照，說明《事林廣記》彰顯的是「刻本時代以來文本知識集纂的累積成果」，意在將各領域的文本知識收錄其中，而居家百科全書的出現，正是源於宋元以降文本知識的蒐羅風氣以及家庭型態的改變。本章透過分析閨妝知識在元、明刊本間的改動，進一步指出，到了明代，隨著居家知識取得官方認可的正統性地位，《事林廣記》的編排亦呈現「居家知識化」的傾向。在下一章，本文將聚焦元代以降幾本文人編寫的居家筆記，這些筆記載錄各式治家指南，實為居家知識文本化風潮下的產物。

儘管承前所述，閨妝知識由元至明，產生從宮院至閨閣的性質轉變，但不能忽視的是，含有歷代後宮的藥方名稱仍持續留存。在《事林廣記》或《居家必用》中，雖無從檢視為何閨妝知識往往比附皇宮，不過，可以試著推測，這

些歷史故事的援用，一方面增加藥方的傳說性質，讓藥方顯得更具神效；一方面在正統性知識的框架下，賦予男性讀者對內廷景況的想像可能，讓治家如同治理後宮一般。在下一章，可以看到治理後宮蘊含的賞玩權力，如何重塑文人居家筆記中閨妝知識的性質。





### 第三章 治生與燕閒：作為家中器物的身體

前一章藉由宋元以來的類書，說明在國家的提倡下，閨妝知識居家化與性別化的歷程。本章試圖從另一個脈絡，即元代以來的文人田居筆記，探討身體養護知識如何從農事與養生的性質，至明代中晚期疊加賞玩的娛志需求。在這個過程中，身體被視為家中器物的一環，且呼應前一章論及幾本類書的刊行，美容美髮的知識呈現性別化的趨勢。

#### 第一節 治生：《山居備用》與《居家必備》中的保養知識

上一章提及，《永樂大典》在「閨妝」一詞的條目，收錄了《事林廣記》中的養顏美容藥方。有趣的是，類似藥方同樣收錄在《永樂大典》的「油」條目底下。「油」一詞除了記載各式油品的製法，也記錄了塗抹在身上的油品、洗去油污的方法，以及與油相關的筆記故事。<sup>108</sup>眾多塗抹的油品中，屬於本文關注的閨妝知識的油膏，包含以下幾類：

藥方	功用
塗頭竹油	(無說明)
烏頭麝香油	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搽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
金主綠雲油	不十日，禿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禿，髮黑如漆。已禿者，旬日生髮。
生禿烏雲油	擦無髮處，不可令油滴白肉上。七日見效。
潔髮威仙油	能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苓香百樂煎之類。如鬢髮檀結、不堪梳理者。連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香髮木犀油	手泚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香。以此香勾入黃蠟，爲面脂，尤馨。

<sup>108</sup> 姚廣孝等奉敕編，《永樂大典》第6冊（台北：大化書局，1985 據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抄本影印），頁4950-4956。

宮製薔薇油	十日後，以手泚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絕類，取之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長鬢。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尤爲面脂。
-------	--

表 3-1 《永樂大典》「油」條目收錄養顏美容藥方內容

上述美髮油品同樣見於既有元代類書中的「閨妝類」與「閨閣事宜」，前三種油可以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發見，後三種油則在《事林廣記》中載錄。儘管如此，《永樂大典》此處的文獻來源並非上述兩本類書，而是出自一本名為《山居備用》的書籍。《山居備用》目前不存，僅能從《永樂大典》的摘引一窺該書性質。在《永樂大典》中，《山居備用》被引用最頻繁的篇章即為「油」，除了美髮油品，還有指導去除油污的洗衣法等。在其他篇章裡，《山居備用》也教導諸如種樹、醃梅、製梳、護眼的方法。可以說，《山居備用》一方面提供讀者耕種與製作日常用品的技法，一方面提醒讀者身體養護的重要。

上表所列藥方另一值得注意之處是，主要關注頭髮的保養方式，這可能與「油」適用於頭髮有關，而面部與身體的保養更常使用「粉」或「膏」。《永樂大典》如何理解《山居備用》與「油」的知識性質呢？「油」這個條目的「總序」提到：

《三元延壽參贊書》：「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農桑撮要》：「臘月所榨清油，收貯蠶屋內，點燈，諸蟲不入。熬膏藥大有神效，婦人搽頭黑光，更無蟲蟣。」<sup>109</sup>

由上可知，《永樂大典》將「油」的知識上溯養生與農用兩個體系。就養生領域而言，《永樂大典》提醒食用油對人身的可能危害；就農事領域而言，臘月榨的油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工具，不僅能用以點燈、防蚊蟲，更能讓頭髮油亮無蟲。如同《山居備用》涵蓋養生與日用的內容，《永樂大典》對「油」的理解同時具備醫學養生與農務時令的的雙重性質。

事實上，包含《山居備用》在內，宋元以降出現不少類似的書籍，除了如《農桑撮要》一樣記載時令事宜，也雜揉了生活起居的技法和養生醫療的藥

<sup>109</sup> 姚廣孝等奉敕編，《永樂大典》第 6 冊，頁 4950。《三元延壽參贊書》作者為元代醫者李鵬飛，著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農桑撮要》作者為元代農學家魯明善（1271-1368），著作年份不詳。

方。例如元代汪汝懋（1308-1369）所編《山居四要》，卷一是起居活動與興居防範的「攝生之要」，卷二是飲食宜忌的「養生之要」，卷三是治療諸疾的「衛生之要」，卷四則是時令事宜的「治生之要」。<sup>110</sup>雖然《山居四要》未收養顏美容的藥方，但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元代，農務與養生知識並置的「山居」生活，實為士人群體關心的課題之一。

到了明代，這些文人彙編的居家筆記書籍，在農事與養生的基礎上，加入家訓、勸善、六藝，以及保養文房用具等內容。如同《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在元、明之際的出現與翻印，此時「居家生活」的知識範疇變廣，多種知識皆成為家務的一環。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居家必備》一書為例，該書目錄總覽如下：

卷次	標題	內容
卷一	家儀	居家儀禮、凍水家儀、鄭氏家範、訓學齋規、顏氏家訓、蘇氏家話、生日會約、女誠、女範
卷二	懿訓	遵生寶訓、座右箴言、居家制用、經鋤雜志、韋弦佩、視履絢、食觀酒鑒、模世語、治病藥、心相論、陽宅論、勸善錄
卷三	治生上	齊民要術、種樹書、種果疏、種藥疏、瓜蔬疏、稻品、耒耜經、養蠶經、納貓經、養魚經、田牧志
卷四	治生下	田家五行、紀曆撮要、探春曆記、田家曆、農家諺、俗事方、袖中錦
卷五	奉養	養生書、保生要錄、攝生要錄、治萬病坐功訣、守庚申法、絕三尸符、服食方、解百毒方、褚氏遺書、醫先、葬度
卷六	趨避	宅經、相宅訣、太乙經、選擇曆說、三才避忌、四時宜忌、神咒集靈、百怪斷經、相地骨經
卷七	飲饌	醞造譜、法製譜（脯鮓、甜食、粉麵、粥糜、熟水）、茶譜、煎茶七類、饌客約
卷八	藝學上	六書通義、陽冰筆法、歐陽書法、白石書譜、俗書正誤、字書誤讀、切韻射標、俗呼小錄、古今諺、俗考

<sup>110</sup> 汪汝懋，《山居四要》，收入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子海珍本編：國家圖書館珍藏子部善本》第4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 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二十年（1360）徐仁文寫刊本影印）。汪汝懋以翰林待制致仕，其人生平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1979-1982），頁581，取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漢籍全文資料庫」：

<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31^1405234546^802^^5020900800101675@@11986572#top>（檢索日期：2024/6/15）。

卷九	藝學下	詩訣、畫塵、琴式、棋經、投壺、蹴踘、牌譜、譜雙、六博譜、除紅圖、馬吊經、姆陣譜
卷十	清課	清齋位置、起居器服、洞天清錄（紙、墨、筆、硯、書）

表 3-2 《居家必備》的目次與收錄篇章名稱

相較《山居備用》或《山居四要》，《居家必備》的內容更具多樣性。此外，該書在類目順序的編排上，將儒者所撰家訓與女教規範至於首卷，符合上一章提及李仁淵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觀察，即明代以降的日用類書較元代更看重儒家倫理與宗族秩序。<sup>111</sup>儘管如此，卷五的「絕三尸符」和卷六的「趨避」，都說明實際內容亦雜揉各方知識系譜。

在《居家必備》的十卷中，養顏美容方被放在卷四「治生」的「俗事方」裡。「俗事方」除了美容藥方，還教導讀者如何洗滌與收貯文具（筆硯紙墨和書畫）、銅鏡、玉石、衣帽等器物，並提供治辟蚊蟲的方法。詳細的方子類型如下表所示：

主題種類	方子內容
書畫筆墨	調珠點書法、收書法、收畫法、洗故書畫法、烘書畫法、收筆法、收墨法、洗硯法、補破硯法
文房用具	耐點燭、雨燭、宿火炭、封書蠟、讀書燈、油書牕、印色、洗古銅器、磨古劍、磨古鏡、磨鏡、剝(?)紫班竹、染木作□色、染花梨木色、修點石屏、光玉器、煮銅器令白色、硬錫法、洗刀法
衣飾盥洗	洗油帽法、洗簪梳上油膩法、洗缸餅臭者、洗彩色法、洗白衣法、洗皂衣法、洗黃泥污衣法、洗油污衣、洗漆污衣法、洗墨污衣、洗蟹黃污衣法、洗血污衣法、洗象牙器物、洗油浸珠法、洗赤焦珠法、洗衣香、薰衣香
養顏美容	除頭上白屑方、洗頭方、梳頭令髮不落方、乾洗頭去垢方、治婦蒜髮方、取鱉方、治狐臭方、女兒拶腳軟足方、遠行令足不繭疼方、洗衣去身面浮風方
辟治蠅蟲	辟蟻、辟諸蟲、治壁蟲、治蠅、治蚊、引竹過牆法

表 3-3 《居家必備》卷三治生「俗事方」收錄藥方名稱

<sup>111</sup>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2 本第 3 分，頁 537-544。

(註：上表「主題種類」一欄為筆者自行分類，原書並未將方子細分類別)

單就美容方而言，《居家必備》的十個藥方中，有一半在處理頭髮的問題，與《事林廣記》和《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頭部與面部藥方數量相當的抄錄狀況不同。儘管面部清麗也為養生家注重，但頭髮的烏黑油亮更是其人的修煉關鍵，這說明《居家必備》美容方與養生知識的關係密切。<sup>112</sup>另一方面，與「俗事方」同樣屬於「治生」一章的內容，還有農事的指導方針與四時宜忌，如同前述對《永樂大典》的討論，在當時的知識分類中，塗抹在身上的香油不只具備養生性質，同時也是農事體系的一環。藉由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居家必備》的美容方具備養生與農務的雙重性，實為山居筆記脈絡下的產物。

回到《居家必備》的「俗事方」。從上表可以看到，在編者眼中，養顏美容方與整理書房用品和清潔居家環境的種種方子，都屬於「俗事」的範疇。此處的「俗事」所指為何呢？若將「俗事方」中筆墨書畫的內容，與卷十「清課」的「洞天清錄」進行比較，可以看到「俗事方」提供保養文具的具體方法，「洞天清錄」則介紹文具的淵源與相關文化現象，如朱研、藏書等。<sup>113</sup>前者是日常生活的實踐指南，後者則接近鑑賞的知識脈絡。由此可知，《居家必備》似與前述明刊《事林廣記》具有類似的看法：身體、用具與環境的清潔不屬於文藝活動的一部份，而是如同種糧畜養等經濟行為，目的在於「治生」。於此，需要討論的問題有二，一是治生的意涵為何？二是為什麼會在治生一節收錄身體與器物的知識？以下將先討論元人與明人如何理解治生，接著再回到《居家必備》的序文，說明該書的分類編排與時代環境之間的關係。

既有研究已從國家政策與士人群體的層面，說明農事等治生手段在元、明兩代的重要性。就國家政策而言，元代從中央到地方廣設掌管農桑的職位，並主導農書編纂與相關知識的推廣；入明之後，太祖亦透過基層控制，試圖建立

<sup>112</sup> 關於頭髮與養生之間的關聯，林富士的研究說明早期的醫學文獻如何認知與關照頭髮。參見：林富士，〈頭髮、疾病與醫療——以中國漢唐之間的醫學文獻為主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1 本第 1 分（2000，臺北），頁 67-235。《居家必備》中的護髮方有六，「除頭上白屑方」與「乾洗頭去垢方」旨在去屑除垢，「梳頭令髮不落方」治掉髮，「治婦蒜髮方」治白髮，「洗頭方」則利用胡餅、菖蒲、槐子皮和皂角治療頭風。綜合看來，《居家必備》的護髮方不特別強調頭髮的烏黑油亮，而是關照頭髮與頭部各方面的疑症。

<sup>113</sup> 舉例來說，「俗事方」中的「收筆法」載：「以水略浸溼，蘸輕粉少許，手捻筆頭，令勻入心，晾乾收之……」，「洞天清錄」對「筆船」的介紹則是：「有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精甚；有以牙玉為之者，亦佳；此與直方並用，不可缺者」。瞿祐編，《俗事方》，收入不著撰人編，《居家必備》（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卷 4 治生，頁 2a；趙希鵠，《洞天清錄》，收入不著撰人編，《居家必備》（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卷 10 清課，頁 2b-3a。



以小農社會為主體的帝國。<sup>114</sup>就士人群體而言，元代士人常有仕隱之間的抉擇，明代的士人（尤其中晚明）則承受龐大的科考壓力，並面臨經濟制度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謀生成為彼時士人群體的當務之急。<sup>115</sup>因此，回到史料來看，有志於道的知識分子，常常論及治生。如嘉靖進士薛應旂（1500-1574）在為《治生錄》一書作序時，便引許衡（1209-1281）之言，認為「讀書以治生為先」，所以他在仕途亨達以後，不敢妄費俸祿，而是回饋鄉里，冀能通達天下，讓鄉人不致生活無以為繼。<sup>116</sup>無獨有偶，明代的姚儒同樣引用許衡的觀點，指出「為學以治生為急」，並以伊尹與孔明為例，說明賢士智者出於農畝之中。<sup>117</sup>由此可見，明代士人繼承元代以來的觀點，肯認治生的重要性，他們以為，唯在滿足基本生理需求後，學者才有追求道與仕途的可能，甚至可以說，吃飽穿暖即為道之所在。職是之故，我們看到張萱（1553-1636）以「治生」為題收錄的前言往往多旨在勸農，只要「稼穡滋碩，廩庾日豐，丈夫足於錢貨，婦人饒於縑帛」，便是值錢千萬的生活。<sup>118</sup>

儘管治生的目的看似是為了衣食無缺，但若仔細分析相關論述，可以注意到治生的重點之一其實在於「人和」，這是過往農業知識與治家實踐研究較忽略的面向。就國家統治者而言，元世祖頒布的《勸農立社事理》開頭便提及：「諸縣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為一社，不以是何諸色人等，並行立入社。令社

<sup>114</sup> 關於元代的農業政策與農書推廣，可參：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知」の東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8），第八章〈バウルチたちの勸農政策——『農桑輯要』の出版をめぐって——〉，頁326-431；許守泯，〈一位地方官員的日常勸農——元人王結及其《善俗要義》〉，《成大歷史學報》第61號（臺南，2021），頁93-129。白馥蘭亦指出，宋元以降的勸農活動，可能是為了將南方水稻知識納入既有農事知識體系中。參見：白馥蘭著，吳秀杰、白嵐玲譯，《技術・性別・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頁85。關於明太祖的治國理想，可參：范德（Edward Farmer）著，秦方譯，〈一國之家長統治：朱元璋的理想社會秩序觀念〉，收入朱鴻林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頁1-18。

<sup>115</sup> 關於元代士人的「隱逸」所指為何，可參：陳雯怡著，櫻井智美訳，〈大隱は「士」に隠る——「元史・隱逸伝」に見る元代の隠逸〉，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編，《中国传统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10集（東京都：汲古書院，2015），頁331-374。關於明代士人的社會階層特質與生存困境，可參：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王鴻泰，〈明清的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收入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文化與生活分冊》（臺北：聯經，2013），頁267-316。

<sup>116</sup> 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別集類》第13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10，頁17a-18a。

<sup>117</sup> 姚儒，《教家要略》，收入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第4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忠恕堂刊本點校），頁2153。

<sup>118</sup> 此句話出自張時徹（1500-1577）。參見：張萱，《西園見聞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影印），頁598-599。

眾推舉年高、通曉農事、有兼丁者立為社長。<sup>119</sup>」明太祖在教誨臣民時，也提到鄉里中的六親九族必須互相資助，「親親鄰鄰」，才能不致貧窮。<sup>120</sup>又如在頒訂影響後世深遠的「聖諭六言」時，明太祖不只設置木鐸老人，還宣布了以下制度：

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鳴鼓集眾，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有罰。又令民凡遇婚姻死葬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sup>121</sup>

由上可知，從元到明，在統治者的論述中，農務與地方基層組織的關係十分密切。也就是說，統治者在推行農事政策的背後，其實設想著一個互助的、由耆老監督的鄉村，當大家的生計有著落時，便能達到經濟自給、風俗純樸、村民相親的理想社會。

類似的思維亦出現在文人的作品中。同樣以張萱《西園見聞錄》中「治生」一篇為例，該篇引用陸九韶（1128-1205）之語，說明自家豐餘卻為人鄙嗇的話，終將「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如此便有家破的可能。<sup>122</sup>此外，該篇也引明代周臣的《厚生訓纂》，告誡讀者農荒常致爭訟。<sup>123</sup>從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到，在時人眼中，治生與人和其實相輔相成。以下再以元代士人劉因（1249-1293）的和陶詩為例，〈和飲酒〉一詩寫道：

士窮失常業，治生誰有道？身閒心自勞，齒壯髮先老。  
客從東方來，溫言慰枯槁。生事仰小園，分我瓜菜好。  
指授種藝方，如獲連城寶。他年買溪田，共住青林表。<sup>124</sup>

<sup>119</sup> 洪金富校訂，《洪金富校訂元典章》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戶部九·農桑，頁871。

<sup>120</sup> 朱元璋，《資世通訓》，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93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頁264。

<sup>121</sup> 胡廣等奉敕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卷255，洪武三十年九月辛亥條，頁3677。

<sup>122</sup> 張萱，《西園見聞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68冊，頁598。

<sup>123</sup> 張萱，《西園見聞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68冊，頁599。

<sup>124</sup> 劉因，《靜修先生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集部》第17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6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順元年宗文堂刻本影印），卷3，〈和飲酒詩〉，頁4a。

這首詩中，投入農事的土人如陶淵明一樣不得要領，但因為友人的慰藉與鼎力相助，最終得以與友人共享山居生活的美好。此詩值得注意之處有二，一是在詩人構築的田園生活中，農務的熟練有賴親友的關照與指導，又，詩的最後一句體現了山居的理想樣態，實為與親友共住青林、彼此照拂。由此可以看到，人和不僅是治生的助力，亦是治生有成的結果。第二個重點是，像《山居備用》與《居家必備》等收錄農事指南的著作，透過山居之友間的授受往來，或許在實務上扮演重要的指導角色。<sup>125</sup>

以上略述「治生」在元、明時期的意義，以及「人和」在治生活動中的重要性。回到本節的重點《居家必備》，其實該書在序文已說明各卷主題的要旨。有了前述的背景知識，比較能理解序文作者對治生的說明：

夫居家以教子弟為先，教子弟以讀書為本，讀書又必以治生為急。……首之以家儀、以懿訓，俾知惇倫修德之有方；次之以趨避、以攝養，俾知從違消息之可則；再次之以治生、以飲饌，則雞黍有具而乾餱無愆，賓客諸父之適我也；再次之以才藝、以清課，則林園樂志，而壺矢為懽，優哉游哉，以卒歲也。<sup>126</sup>

《居家必備》的序文從「讀書以治生為急」的論述切入，將居家與治生等生計家務，與訓童、讀書等文教事務產生連結。在序文的後續介紹中，引用〈小雅·伐木〉之典，說明該書之所以收錄治生與飲饌的內容，是為了當賓客諸父造訪自家時，不至於端出粗茶淡飯以貽笑大方。這得以呼應前述的討論，即治生不只是自給自足的謀生手段，還牽涉到居家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相互造訪。正因如此，在「俗世方」之後，《居家必備》收錄了宋代的筆記作品「袖中錦」，提供山居者交往互動所需的談資。<sup>127</sup>

需要注意的是，序文對卷次的排序是「家儀、懿訓、趨避、攝養、治生、飲饌、才藝、清課」，與前表所示的書目不同。這個差異反應此部《居家必

<sup>125</sup> 張穎指出，從明代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家內療方作為授受的禮物，對文士的重要性在於積善與救濟。參見：Ying Zhang, “*Household Healing: Rituals, Recipes, and Moral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21.

<sup>126</sup> 瞿祐，〈居家必備引〉，收入不著撰人，《居家必備》（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頁 I-II。

<sup>127</sup> 「袖中錦」的內容包含「章相言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腳」、「五絕：漢篆、晉字、唐詩、宋詞、元曲」等，以數字化的形式呈現多種主題的知識。關於明代百科文本中的數字化分類，可參：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黃小峰譯，《大明：明代中國的視覺和物質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第四章〈中國大百科中的圖畫：圖像、類別與知識〉，頁 136-165。

備》並非一本校對完善的書。編輯不嚴謹的問題，同樣見於序文與各篇作者的署名。序文最後題為「瞿祐宗吉」撰，本文的關注重點「俗事方」的編者亦為瞿祐，看起來《居家必備》似成書於瞿祐（1347-1433）身處的元末明初。然而，《居家必備》同樣收錄署名高濂（1527-?）所著的〈服食方〉，以及陳繼儒（1558-1639）所編的〈模世語〉等。藉由以上線索，雖無法確定序文與「俗事方」究竟是瞿祐所著抑或托名，但可以確定的是，目前所見此本哈佛圖書館藏的《居家必備》至少成書於萬曆以後，且非瞿祐所編。<sup>128</sup>由於無法進行確切的定年，因此無法直接將「俗事方」與《居家必備》視為元末明初社會文化的投射。比較準確的說法，應是元代以來有關治生與山居生活的論述，至明中晚期仍被出版商摘錄、重印，可見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sup>129</sup>

最後，尚未處理的問題是，身體保養知識、器物清潔知識與治生之間的關聯為何？承前所述，治生的目的不只是自給自足，也是為了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與生活照應。當親友至家中拜訪，除了提供基礎的溫飽，家中的器物清理與環境整潔，也是必要的日常功課。舉例而言，清初醫者江之蘭便曾論及家中器物擺置與清潔的重要性：

語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言其有倫次而遠穢也。

一室之中，則有竹几繩床藥爐茶竈。一案之上，則有子墨楮卿、膽瓶雀硯，務令頓措得宜，拂拭精潔。不然，則龍池生壁虱、虎子養溪魚之誚所不免矣。<sup>130</sup>

江之蘭引用黃庭堅兄弟的典故，說明家具與文具之所以必須「頓措得宜，拂拭清潔」，是為了避免他人譏笑。<sup>131</sup>也就是說，對江之蘭而言，器物的擺放

<sup>128</sup> 關於俗事方的版本與可能成書年代，可參：周敘琪，〈明清家政書與家庭經濟論的新發展〉，頁 77-79；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 期，頁 19-21。大澤正昭羅列日本各地收藏的明代日用類書時，亦將《居家必備》登錄在內。參見：大澤正昭監修，杉浦廣子編，〈明刊本日用類書國內所藏機闕目錄稿〉，取自「東洋文庫リポジトリ」，檢索網頁：<https://toyo-bunko.repo.nii.ac.jp/records/6418>。（檢索日期：2024 年 6 月 15 日）。

<sup>129</sup> 周敘琪討論《居家必備》時，關注書中的農務知識，認為此書將「治生」獨立成篇，符合明代中晚期重視治生的思想理路。本文則採比較寬泛的認定，將《居家必備》視為元代至明末有關居家知識的累積成果。參見：周敘琪，〈明清家政書與家庭經濟論的新發展〉，頁 77-79。

<sup>130</sup> 江之蘭，〈文房約〉，收入王暉、張潮編，《檀几叢書》二集（上海：上海古籍，1992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霞舉堂刊本影印），卷 26，頁 2a-2b。

<sup>131</sup> 陳師道《後山居士詩話》載：「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禦，蟲虱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虱。』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參：陳師道，〈後山居士詩話〉，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78 冊（臺北：新文豐，1985 據百川學海本排印），頁 346。



失序與不潔，不只反映書房主人個人無視倫理，另一個讓人難堪的結果，是書房主人會被平日往來的親友嘲笑。事實上，江之蘭之所以寫作此篇〈文房約〉，便是為了避免文房中有「不韻之賓」與「敗意之事」，因此以告誡的體例，約束文人在書房交遊中的種種行徑。

器物整潔一方面展示東道主的待客之道，一方面體現書房主人的道德操守。從修德的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看到器物與人身如何在時人的思想中產生聯繫。毛先舒（1620-1688）在〈稚黃子〉中說：

君子之治身也如治器。夫器，委擲中露則欹邪，久庋閣而不用則蠹，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則壞。是故荒自放者，委擲中露者也；惰厥修者，庋閣不用也；不量才以擇術，見異而輒遷之，是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若是者，終身罔獲，亦弗振矣。<sup>132</sup>

毛先舒將治身比擬為治器，個人與器物都需要定期以正確的方式被關照、被使用，才不致荒廢。於此，器物整潔不只反映家中主人的生活是否合乎規範，更重要的是，清潔器物與身心修養共享著相似的修煉功夫。儘管此處的「治身」不純然指涉肉身，更多指向道德層面的提升，但在「養生文人化」的脈絡下，起居器物與身體的養護皆是修身活動的一環。<sup>133</sup>由此可以試著推論，身體保養和器物清潔的並陳，其實反映書籍編者對日常修身的重視。

綜上所述，由身體知識與器物知識組成的「俗事方」，是家庭主人的修身指南。透過塗抹油膏與擦拭清洗，主人向來訪的客人展示良好的家庭秩序與道德修養。此時身體如同文具與家具，成為家庭空間的一部份，向賓客呈現家庭主人的治生能力，提供賓客舒適的生活環境。於此，「治生」的意義不只是滿足自身基本生存需求，也包含對「人和」與「共住」等理想生活樣態的追求，《居家必備》的編者藉此構築一幅和諧共好的農村景緻。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展示物的身體，在《居家必備》中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化。「俗事方」內雖然有「治婦蒜髮方」與「女兒拶腳軟足方」等直指女性的方子，且「俗事方」的所有藥方皆可見於胡文煥編的《香奩潤色》中，但沒有更直接的證據，指陳《居家必備》全然將身體養護的任務交予女性負責。這與下一節討論的兩本書，呈現不太一樣的性別意識。

<sup>132</sup> 毛先舒，《稚黃子》，收入王暉、張潮編，《檀几叢書》初集（上海：上海古籍，1992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霞舉堂刊本影印），卷 15，頁 6b。

<sup>133</sup> 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頁 49-81；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尊生與審美——晚明美學之兩大課題〉，頁 177-199。

## 第二節 燕閒：《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中的閨妝知識

上一節討論了元代以來的居家筆記，以及兼備農事與養生性質的保養知識（以美髮方為主）在其中的位置。同樣在明中晚期，許多出版品仍介紹居家、居室或居齋時需要的知識，也抄錄這些美容美髮的藥方。只不過，如同以下即將討論的兩本出版物所示，這些藥方的知識性質與《居家必備》不甚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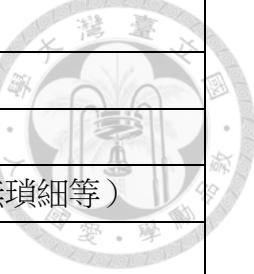
第一部聚焦的書籍是《竹嶼山房雜部》。根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藏本，該書由宋詡與其子宋公望（1462-1522）合著，並由宋詡之從玄孫宋懋澄（1569-1620）彙編出版，故此書成書年代約在弘治年間，並於萬曆年間出版。宋氏家族屬籍華亭，明末清初在松江地區的文壇頗具盛名，宋懋澄本人亦有不少文學作品傳世。<sup>134</sup>作為《竹嶼山房雜部》的校訂者，宋懋澄在〈議修家譜啟〉一文中，除了希望效法白沙公（即宋詡）修纂家譜，還提到：「俟家譜既就，暨白沙公家儀、家規、家要，以次受成。<sup>135</sup>」可見宋詡的治家文本在當時華亭宋氏的重要地位。

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的《竹嶼山房雜部》共載宋氏家儀部四卷、家規部四卷、家要部三卷、燕閒部二卷、樹畜部四卷、尊生部十卷，其中只有尊生部是宋公望編排，其餘皆由宋詡所著。各部的收入內容與性質如下表所示：

部名	卷數	內容
家儀	卷一	事親儀、事先儀
	卷二	居常儀、待賓儀
	卷三	冠儀、婚儀、喪儀、祭儀
	卷四	謝賀儀、獻遺儀、勞餞儀、問弔儀、拜揖請見儀、進退獻酢儀、聚會儀、道途儀
家規	卷一	正己、正人
	卷二	嚴祠墓、講堂室

<sup>134</sup> 四庫館臣稱宋詡、宋公望、宋懋澄三人為祖、父、子關係，根據現代學者考證應有誤。關於華亭宋氏的家系考訂，參見：李越深，〈松江府宋氏家族世系及文學成就概述〉，《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2006，杭州），頁117-125。關於宋懋澄的文學研究，可參：陳明炤，〈俠客行——論宋懋澄的行旅與紀遊〉，《中國文學研究》第40期（2015，臺北），頁267-302；Lynn Struve, "Song Maocheng's Matrixes of Mourning and Regret," *NAN NÜ* Vol. 15, No. 1 (2013, Leiden), pp. 69-108.

<sup>135</sup> 宋懋澄，《九籥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374冊（上海：上海古籍，2002據明萬曆刻本影印），續集卷7，〈議修家譜啟〉，頁1b-2a。



	卷三	教子孫、使僕隸、時飲食、均衣服
	卷四	整備簿籍
家要	卷一	正家之要十八條（立心、立身、奉親、奉先等）
	卷二	治家之要三十二條（守國法、慎家教、宜正大、無瑣細等）
	卷三	理家之要三十四條（農、圃、蠶、績、魚、畜等）
燕閒	卷上	文房事宜
	卷下	居室事宜
樹畜	卷一	樹類、通論、種木果法
	卷二	種花卉法、種竹蘆等法
	卷三	種五穀法、種蔬菜法
	卷四	畜蠶、畜獸、畜禽、畜魚、畜蜂
尊生	卷一	湯部
	卷二	水部
	卷三	酒部
	卷四	麵部
	卷五	醬部
	卷六	醋部
	卷七	香頭部、燉料部、糟部、素餡部
	卷八	辣部、麵部
	卷九	粉部、餽部、蜜部、粥飯部
	卷十	果部

表 3-4 內閣文庫藏《竹嶼山房雜部》的目次與各卷主題

整體看來，《竹嶼山房雜部》與上一節的《居家必備》類似，以家訓為首，農畜等生活技巧次之。比較不一樣的是，《竹嶼山房雜部》不載琴棋書畫的藝學，且名為「尊生部」的知識內容實為食譜。<sup>136</sup>值得注意的是，在首部家儀部中，儒家倫常重視的四禮置於卷三，卷一是奉養之儀，卷二則是居常與待賓之儀。顯然對宋詡而言，維生與待客比儒教禮數更為重要。這與前一節所述

<sup>136</sup> 過往對《竹嶼山房雜部》的研究多聚焦在食譜，用以討論明清文人的飲食文化。參見：巫仁恕，〈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塑造——以飲膳書籍與食譜為中心的探討〉，《中國飲食文化》第 2 卷第 2 期（2006，臺北），頁 45-95；Miranda Brown, “Mr. Song’s Cheeses”, *Gastronomica* Vol. 19, No. 2 (2019, Oakland), pp. 29-42.

得以呼應，即在元明以降的居家知識出版物中，治生被賦予道的崇高意義，且治生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營造良好人際關係。

至於本文關注的養顏美容知識，在《竹嶼山房雜部》中不屬農事的範疇，而是單獨成為「燕閒部」。此一編排方式不同於《居家必備》將「俗事方」和農事知識歸為一卷。「燕閒部」所載技法如下：

卷次	方子	主題種類
卷上 文房事宜	硯、墨、紙、筆、松雪齋印色、熬蠟、合朱、合黃、藏設書畫、表背書畫、研子、書畫藏久不脫、去寫差誤字	書畫筆墨
	插花、焚香、香譜旁通圖、小龍涎香、桂香、金龜吐豔香、煤餅、香篆盤、藏伽南等香	焚香事宜
	疊假山、用寶玉器、藏寶玉器、古銅器、甲角等器、藏鬃器、藏古窖器、益寶玉精神、罩金法、白銀法、明銅器、明錫器、礮利鋼鑿、礮鐵器不發銛、耐點蠟炬、獸炭	金石寶器 文房用具
卷下 居室事宜	染白鬚髮黑、膏髮常黑、梳頭髮不落除白屑、醒頭香、木犀花油、雞子粉、珠子粉、乾臘脂、十白散去翳點諸疾、少顏膏、治酒瘡鼻、治髮再生變黑、牢牙烏鬚髮、潤膚膏治面手皺裂、治汗斑、去風愈疥癬、沐浴五香湯、點痣藥、香身丸、辟汗香身粉、獨神散、紅玉散、金蓮穩步法、治石癰肉刺、治雞眼、治瘊子、治鬚指甲弩肉痛	養顏美容
	透衣香、漬衣香、水銀索、熏衣香法、練熗擣帛法、染布帛、藏翠葉、洗珍珠、洗象牙、惜珍珠、濯檀褐、濯蕉葛桐竹等布、濯白衣、去青紵衣積垢、濯徽黴衣、起油污、濯油污、去漆污、去脂膏污、去黑油污、去血染、去墨污、治酒污、收貴種顏色、收裘褐等物	衣飾盥洗
	辟壁虱、辟蚊、殺蠅蚋	辟治蠅蟲

表 3-5 內閣文庫藏《竹嶼山房雜部》「燕閒部」收錄藥方名稱

(註：上表「主題種類」一欄為筆者自行分類，原書並未將方子細分類別)

將「燕閒部」與「俗事方」比較，雖然二者構成的方子種類相近，但就養顏美容方而言，「燕閒部」的內容更多樣，除了頭髮的保養，還有面容與身體去皺、潔白的藥方。<sup>137</sup>此外，在編排上，「燕閒部」除了與農事脫鉤，更將種種養護文房器具與淨身潔衣的知識，分為「文房事宜」與「居室事宜」兩個類別，「俗事方」則未加區分。於此，需要處理的兩個問題是：一、「燕閒」的意涵為何？為何以「燕閒」註解器物保養、環境維持與身體養護的知識？二、文房與居室的區分具有怎樣的意義？

首先，關於「燕閒」的命名意涵，雖然《竹嶼山房雜部》的「燕閒部」沒有序文，但或許可以從另一本知名的養生書籍《尊生八牋》窺知一二。《尊生八牋》一書雖未收錄本文關照的養顏美容方，但八牋之一的〈燕閒清賞箋〉記載了書畫、碑帖、銅器、香譜、琴譜的考論及使用要點，還有花木的種法與評賞。可以說，撇除掉植栽的部分，高濂〈燕閒清賞箋〉的主題、架構其實與《竹嶼山房雜部》的「燕閒部」相近。

因此，從《尊生八牋》的序文，可以一探時人對「燕閒」的認知。在李時英（1545-?）為《尊生八牋》作的序文中，提到〈燕閒清賞箋〉的編纂能讓讀者「遨遊乎百物，以葆天和」。<sup>138</sup>可見該箋試圖處理人與器物之間的關係，當人們得以在百物之間遨遊，便能維持天地祥和之氣。不過，為何要談論人與器物的關係？又，何以在百物之間暢遊，便能生出和氣？高濂在自序中提供一些看法。他之所以將該箋命名為「燕閒清賞」，是因為「虞燕閒之溺邪僻」，所以他「敘清賞，端其身心」。也就是說，燕閒與清賞其實是不同概念。高濂認為，文人在燕閒時刻可能耽溺於物的賞玩，進而為物所累，因此他必須指導何為正確的賞玩方式（即「清賞」），文人才能「心朗太虛，眼空天界，物吾無礙，身世兩忘」。<sup>139</sup>同樣的，屠隆（1543-1605）在所著之序中也提及物我關係。面對時人對《尊生八牋》窒礙於長物而無以尊生的批評，屠隆如此回答：

<sup>137</sup> 以護髮方來說，「燕閒部」中的「木犀花油」載：「摘木犀半含花，擇一升，入真菜油一斤，置瓷器中，油紙并竹箬緊罩之，置湯中煮一餉時取起。十日後濾清油，密藏以膏髮，愈久愈香。」相較前一節的「俗事方」多關照了頭髮的香味。又如面部保養，「俗事方」只有一個去除臉上黑斑的方子，「燕閒部」則有珠子方等旨在美白晶瑩的藥方：「白坯土一錢半、白芷取浮者，去皮，一兩、碎珠子五分、麝香一字、輕粉二錢、鷹條五錢、蜜陀僧火煅七次，一兩、金箔五片、硃砂五錢、片腦少許，右為細末，用上等定粉，入玉簪花開頭中，蒸花，青黑色為度，取出配對，勻面甚光瑩。」參見：宋詡著，宋懋澄校，《宋氏燕閒部》，收入宋詡編，《竹嶼山房雜部》（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卷下居室事宜，2b、3a。

<sup>138</sup> 李時英，〈遵生八牋序〉，收入高濂著，《雅尚齋遵生八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萬曆十九年（1591）自刻本縮印），頁6。

<sup>139</sup> 高濂，〈尊生八牋敘〉，收入氏著，《雅尚齋遵生八牋》，頁7。

人心之體，本來虛空，奈何物態紛擊，汨沒已久，一旦欲掃而空之，無所棲泊，及至馳驟漂蕩而不知止。一切藥物補元，器玩娛志，心有所寄，庶不外馳，亦清淨之本也。<sup>140</sup>



對屠隆而言，這些書房的器物實為心志寄託之所，當人們用適當的方式理解與親近器物，便能「消煩去悶，丹境怡愉」。綜上所述，〈燕閒清賞箋〉提供讀者審視文房器物與自身關係的建議視角，唯有將煩冗的萬物化為掌中的玩物，文士才有可能在公務之餘的私人時光獲得真正的清閒。

再引清初石成金（約 1659-？）的〈真福譜〉為例，該篇有一則題為「會享福，明窗淨几娛心目」的條目寫道：「予之小齋，向南窗下設有淨几，每於清晨時拂拭潔淨，兼之筆硯精良，靜坐對賞，娛我之心性眼目，快之極矣。<sup>141</sup>」對石成金而言，只要書房內精良的器物在每天早上被擦拭乾淨，便足以在感官上帶來極好的享受，得以「一日幾回看玩矣」。

從《尊生八牋》和〈真福譜〉的例子回看《竹嶼山房雜部》的「燕閒部」，宋詡雖然沒有像高濂針對文房器具進行考論，但他同樣透過器物與環境的洗滌、收貯和整理，指導讀者在燕閒時刻找到物我之間的自適可能。於此，如同上節討論的《居家必備》，本文關注的身體養護被視為器物的一環，只不過《居家必備》「俗事方」的身體是面向鄉里賓客的展示，《竹嶼山房雜部》「燕閒部」的身體則是陶冶自身心志的賞玩對象。<sup>142</sup>

至於區分文房與居室的原因，內閣文庫版本的《竹嶼山房雜部》並無直接證據說明。不過，將時間往後推一些，從清初毛晉汲古閣的版本，可以觀察時人如何思考這個區分的意義。汲古閣版本的「燕閒部」被拆成兩部分刊行，「文房事宜」命名為「宋氏文房譜」，「居室事宜」則命名為「宋氏閨房譜」（如圖 3-1 所示）。<sup>143</sup>可以說，文房與居室的分野，不只是家庭空間的切割，也是性別的劃分。毛文芳在討論《長物志》的物體系時，指出文震亨（1585-

<sup>140</sup> 屠隆，〈尊生八牋序〉，收入高濂著，《雅尚齋尊生八牋》，頁 4。

<sup>141</sup> 石成金，《傳家寶三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據清乾隆四年刻本影印），卷 5，〈真福譜續集〉，頁 35a。

<sup>142</sup> 毛文芳亦透過對譜錄類文本的考察，指出明代繼兩宋以來，百姓日用器物逐步成為娛賞生活的環節。參見：毛文芳，〈譜名花而儻色：「花譜」及《品花箋》的知識遞轉與類應譜系〉，《中正漢學研究》第 37 期，頁 10。

<sup>143</sup> 宋詡，《宋氏閨房譜》，收入《子海珍本編大陸卷·第一輯·譜錄類》第 11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影印），頁 410-415；宋詡，《宋氏文房譜》，收入《子海珍本編大陸卷·第一輯·譜錄類》第 11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影印），頁 403-409。

1645) 將閨閣之物與「涉脂粉氣」的物品，排除在雅士的生活空間之外。<sup>144</sup>可見在文震亨的分類體系中，家中之物亦有文房（幽齋）與閨閣之分。只不過，文震亨的分類是為了將物進行品評，而本文討論的治家文本，則是站在男性家主的立場，試圖將家中之物盡收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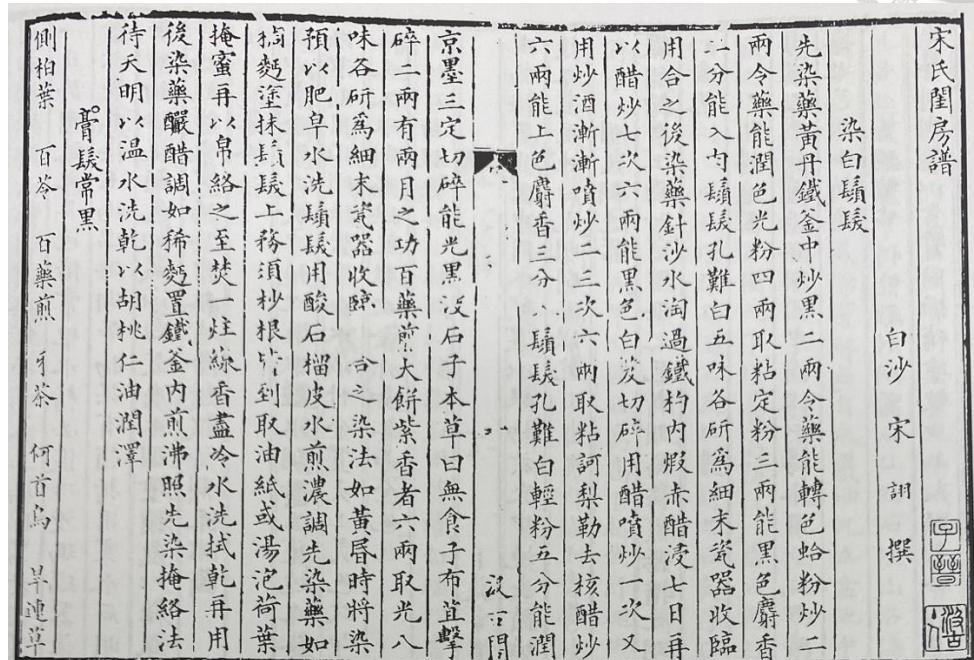


圖 3-1 清初汲古閣版的「宋氏閨房譜」。圖片來源：宋詞，《宋氏閨房譜》，收入《子海珍本編大陸卷·第一輯·譜錄類》第 11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影印），頁 410。

事實上，在賞玩的脈絡下，將文房與閨房對照參看的作法，從明代的其他著作亦可見得。舉例來說，嘉靖年間的江蘇人陸奎章效法韓愈（768-824）的〈毛穎傳〉，為鏡、梳、脂、粉四者做傳，名為《香奩四友傳》。他在序文寫道：

自韓子作毛穎傳，偃然爵之為人，肆出奇怪。後之以文為娛者，往往慕倣，至合其傳，所牽聯陳玄、陶泓、楮先生為文房四友。……居間每欲效顰萬一，以少解貪常嗜瑣之陋，模擬之際，輒難於品題之物，將作復止。後覽唐司空圖為鏡立〈金炯傳〉，竊謂其於鏡意尚有遺，不揆作

<sup>144</sup>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頁 122-127。

〈金亮傳〉補之，而復取鏡所牽聯者，併為立傳，題曰「香奩四友」，以配文房之四焉。<sup>145</sup>



陸奎章寫作的靈感來源除了韓愈，還有韓愈以降為文房四友做的傳記，以及唐人司空圖（837-908）的〈金炳傳〉。這篇序文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歷代傳記作者們的寫作動機是「以文為娛」，連陸奎章自身也是「居閒效顰」、「貪常嗜瑣<sup>146</sup>」，可見為文房四友與香奩四友做傳，出自文人玩物自娛的消遣習性。另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陸奎章玩物的視線，從男性書房的筆墨紙硯，轉向女性閨房中的鏡梳脂粉。這樣的寫作策略將文房與閨房對照，且香奩四友揭示了男性文人投射至閨房的玩物視線，其實聚焦於女性的身體與面容。從《香奩四友》回看《竹嶼山房雜部》，可以發現明代中晚期文人面對文房之物與閨房之物的相近視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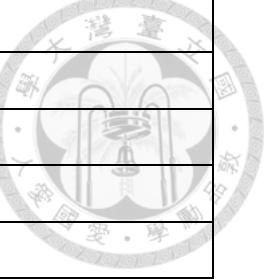
綜上所述，《竹嶼山房雜部》的「燕閒部」提供讀者關於家中之物的清理方式，讓清潔、養護、收貯等家務成為締結物我關係的途徑，進而製造在家中感受清閒的可能。同時，「燕閒部」中的物既是空間化的，也是性別化的。此處的物被區分為文房的物與居室（閨房）的物，其中，面容與身體的養護，明確被歸類在閨房之物的知識範疇。

有了以上對《竹嶼山房雜部》的論析，我們較能理解本節的另一部重點書籍《文房十二友》。《文房十二友》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該書無序，亦無出版地與出版年的相關訊息，只能從卷十二〈棋勢〉的卷末題記試著訂年。該題記旨在說明現存棋譜紛雜，需要重新審定刊刻，並在末尾署「萬曆壬寅孟秋吉旦 玉峰萬卷樓」。由於《文房十二友》可能直接抄錄他書題記，我們只能推測該書成於萬曆三十年（1602）之後，而出版書坊依舊不詳。《文房十二友》共分十六卷，每卷收錄的知識內容如下表所示：

卷次	內容
卷一	草木辨、花木條例、王百谷花木類編、袁石公戲題瓶花齋
卷二	花木譜按十二月栽移、花榮辱史、盆史、瓶史

<sup>145</sup> 陸奎章，《香奩四友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家類，第251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香奩四友前傳序〉，頁91。

<sup>146</sup> 貪常嗜瑣出自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呴呴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參：柳宗元，《柳河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6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21，〈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頁2b。



卷三	諸花譜、牡丹榮辱志、梅品
卷四	觀鶴、種魚(?)、酒譜、水譜、水記、水辨
卷五	香譜、書齋清事、書畫金湯、居齋必用
卷六	茶經、茶傳
卷七	茶譜、茶賦、煎賦
卷八	茶歌、茶具
卷九	經譜外傳
卷十	茶居士傳、十六湯
卷十一	棋譜
卷十二	棋勢
卷十三	釋紙、釋墨、釋筆、釋硯
卷十四	毛穎傳、羅文傳、紙賦、墨賦、筆賦、硯賦
卷十五	管城侯制代謝表、石卿侯誥代謝表、墨客卿詔代謝表、楮知白詔代謝表、毛穎制代謝表、石虛(?)中誥代謝表、陳玄誥代謝表、賜楮知白誥代謝表、擬彈毛穎、擬駁石卿、擬駁墨卿、擬駁楮知白
卷十六	雜錄

表 3-6 《文房十二友》的目次與收錄篇章名稱

書名雖為「文房十二友」，但從上表的眾多物件中，我們很難歸納「十二」究竟是實指還是虛指。這些物件被編者賦予朋友的身份，陪伴編者閒居在家的時光，像前述得以娛志的文房四友被置於卷十三至十五，可見在編者眼中，十二友具有陶冶性靈的效果。可以說，如同《竹嶼山房雜部》的「燕閒部」，《文房十二友》也將家中之物視為賞玩對象，以達到清閒的境界。

《文房十二友》的賞玩之物多達十六卷，其中，卷五的「居齋必用」收錄了本文關注的美容方。縱觀卷五的四個篇章，其實與前述「俗事方」和「燕閒部」的內容相近，像「書齋清事」記載書房用具與金石器物的洗潔方法，「居齋必用」則包含美容美髮方與洗滌衣飾的技法。比較不一樣的是，《文房十二友》將香譜單獨成篇，並收錄陳繼儒的「書畫金湯」，講述書畫保存的正確做法與應避免事項。《文房十二友》將薰香、家具清洗、書畫保存、衣飾清潔、髮膚保養等知識當作「友」的一環，雖然與「燕閒部」在細節安排上有出入，但二者皆呈現整理家中器物之於居家自適與志之所託的重要性。

如若細觀《文房十二友》中記錄美容美髮方的「居齋必用」，可以發現，雖然編者在目錄將此章命名為「居齋必要」，但在正文處卻如同《居家必用事

類全集》題為「閨閣事宜」，甚至在版心上標舉「閨閣」二字（如圖一）。由此可見，《文房十二友》與《竹嶼山房雜部》「燕閒部」一樣，將家中可賞玩之物依照空間與性別劃分，金石與文具是書房的、男性化的，身體保養與衣飾則是閨房的、女性化的。對編者而言，書房與閨房皆在其視線範圍內，也就是說，保養得宜的女體如同文具與衣飾，是其賞玩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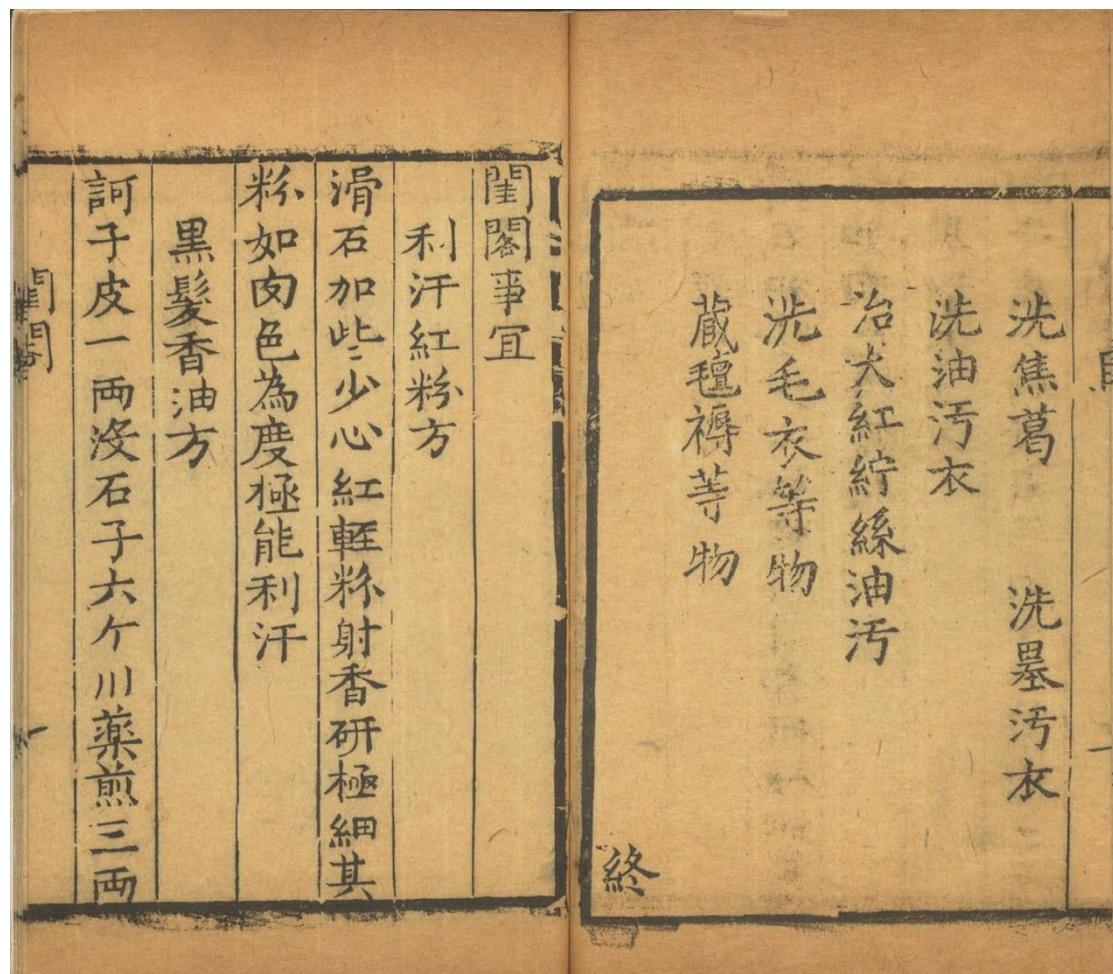


圖 3-2 《文房十二友》中的「閨閣事宜」與版心「閨閣」。資料出處：不著撰人，《文房十二友》（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出版資訊不詳）。

### 第三節 《居家必備》、《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中的美容藥方比較

藉由上述從《居家必備》到《文房十二友》的分析，看到文人居家筆記中的治生與燕閒意涵。如若聚焦書中的養顏美容方，亦能發現，隨著編輯意識的不同，藥方的輯錄狀況亦有差異。本章三本書籍中的美容方，如下附表八至附表十所示。



比較過後，可以看到三本書籍收錄美容方的相同之處，在於同樣雜揉《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的閨妝知識譜系。不過就比例而言，《居家必備》與和刻本「宮院事宜」有最多重複藥方，《竹嶼山房雜部》和《文房十二友》則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有較多重複的美容方。雖然不確定居家筆記的編者參照過哪些書籍，但可以試著推論：文人居家筆記中的美容方和「宮院事宜」與「閨閣事宜」的閨妝系統較接近，顯現的是居家筆記編者受明代以降定型的《居家必用》影響更深，二者皆是居家知識文本化風潮下的產物。

再細看三本書中美容方的功效，可以發現，《居家必備》的藥方皆用於治療顏面或身體上的缺陷，如髮垢、掉髮、面靤、狐臭等。相較之下，《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更多是增進膚況與香氣的藥方。可以說，《居家必備》提供的是必要的外貌養護方法，另外兩本書則意在感官追求。這得以回應三本書的編輯宗旨：《居家必備》的美容目的在於治生，不致髒垢、可以待客即可；《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則重視男性屋主的閒賞趣味。

如果聚焦藥方的香味效果，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是，《居家必備》與身體香氣有關的藥方，只有治療狐臭的方法，但在《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中卻增加不少薰香指南。詳細來看，《竹嶼山房雜部》的「木樨花油」是為了增進髮香，還有中段八個有關身體保養的方子裡，除了去腋臭狐臭的「獨神散」，有「沐浴五香湯」、「香身丸」以及「辟汗香身粉」三個用以讓身體散發香氣的方法。至於《文房十二友》中，與頭髮、身體有關的美容方只有六個，其中就有「黑髮香油方」與「香肥皂方」兩個提及香氣。由此可見，《居家必備》中的身體只需不致惡臭，但《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卻希冀女性從頭髮到全身的長久芬芳。

在上一章，本文說明薰香知識在明代的性別化傾向，藉由這章的三本書籍，進一步發現在明人（尤其晚明）理解中，香氣可能是塑造品味與生活情趣的重要手段。如同《香乘》的「塗傅諸香」一節，在記載幾個與金宮相關的香方後，周嘉胄如此評論金章宗：

金章宗文房精鑒，至用蘇合香油，點煙制墨，可謂窮幽極勝矣。茲復致力於粉澤香膏，使嬪妃輩雲鬢益芳、蓮蹤增馥，想見當時人盡如花，花盡皆香。風流旖旎，陳主隋煬後一人也。<sup>147</sup>

<sup>147</sup> 周嘉胄，《香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頁513-514。

在周嘉胄的記述中，金章宗「窮幽極勝」、「風流旖旎」，甚至是「陳主隋煬後一人」。如同上一章結語提及，比附歷代皇宮的藥方名，讓男性讀者將閨閣遐想成宮院，自身如同品味極佳的金章宗，玩賞著家中婦人雲鬢與金蓮之香。由此可見，體香與衣香不只是性別化的知識，男性家主更可以藉由相關知識的搜集、編排與實踐，營造居家之燕閒。在下一章，當視線從閨閣轉向青樓，一樣可以看到在賞玩的時代氛圍下，香氣在風月知識中同樣佔據重要的位置。

#### 第四節 小結

前述《竹嶼山房雜部》後被收入《四庫全書》中，不過新增了與尊生部性質重疊的養生部，並不見家儀、家規、家要三部。四庫館臣在《竹嶼山房雜部》的提要寫道：

此書以農圃之言，兼玩好之。其與家要、家規、宗儀同為一帙，實屬不倫，疑其後析而別行。而此五部<sup>148</sup>以類相聚，自為一編，則亦不可謂非全帙也。<sup>14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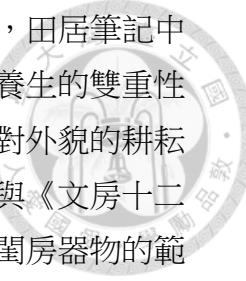
儘管四庫館臣稱該書「於田居雜事最為詳悉」，並讚賞該書考證尤佳，「猶讀書考古者所為，非僅山人墨客語」，但當這些雜品之屬的居家技法與家規宗儀同帙，則實為「不倫」。顯然對四庫館臣而言，不論花果的栽種、食物的烹調，抑或家中器物的清理、面容的調攝，就算這些技法再好用、考證再細緻，都難登儒家倫理之堂。

相較之下，明代撰寫田居筆記的文人們，並不覺得居家技法無涉倫理道德。藉由以上的表格羅列，我們看到《居家必備》與《竹嶼山房雜部》的家訓篇章，事實上都載錄耕畜、理家與待賓等內容，與先賢家訓同禮制家法並陳。可見對筆記的編者而言，農圃之事和家中玩好之物，不僅是對後輩何以治家的提點，更是道德實踐的一環。

這些田居筆記構築了一幅理想的生活圖景：早期的筆記多強調農事與養生，明代以後漸漸加入家訓家法與賞玩的意涵，這反應的是明代養生文人化、

<sup>148</sup> 四庫館臣提要稱《竹嶼山房雜部》三十二卷，分為養生、燕閒、樹畜、種植、尊生五部，惟實際收錄缺少種植部十卷，故目前所見《四庫全書》版的《竹嶼山房雜部》為四部二十二卷。

<sup>149</sup> 紀昀等，〈竹嶼山房雜部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1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頁 115。



宗族發展成熟與品味競逐的多重社會文化趨勢。<sup>150</sup>在這個脈絡下，田居筆記中受到照護的容顏與身體，其知識性質也產生轉變。承繼著農事與養生的雙重性質，《居家必備》的「俗事方」將身體視為家中器物的一部份，對外貌的耕耘與照料，實為向客人展現治生之道的款待。在《竹嶼山房雜部》與《文房十二友》中，美容美髮的身體同樣是家中之物的一部份，不過被納入閨房器物的範疇，成為足以陶冶文人性靈的清賞之友。

需要提醒的是，本章提及的眾多書籍，到明代中晚期持續刊刻，顯見不同於四庫館臣對明人「不倫」的批評與刪修，明代文人是在元代以來田居筆記的基礎上進行創發。因此，上述身體知識性質的改變，可能無法直接視為元、明之間身體觀的斷裂，比較適宜的說法應該是，明代文人在田居筆記出版風氣下，不斷疊加與修改的成果。《居家必備》鄉居農事揭示的隱士傳統與《文房十二友》的物質世界，構成王鴻泰筆下明人的「閒隱」理念，即明人試圖開創一種繁華的高雅生活情境，以確認其文化地位。<sup>151</sup>不過，經由本文的討論，可以發現，閒隱的經營不只體現在家內的樓閣建築與園林營造，就連日常之物的擺置與其書寫，都是閒雅活動的一環。

本章討論了閨妝知識在田居筆記脈絡中性別化的現象。結合前章類書脈絡中早已性別化的養顏美容知識來看，到了明中晚期，頭髮與容顏的保養、衣物與飾品的洗藏，甚至家中環境的清潔，已成為女性化的知識範疇。在下一章，本文將討論這些女性化的美容知識，如何藉由文人的論述與編排，適用於截然不同的女性群體——娼妓與閨秀——身上。

<sup>150</sup> 養生文人化的部分，可參：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臺北：稻鄉，2009）。明清宗族發展的部分，可參：常建華，〈明代宗族組織化研究〉（北京：故宮，2012）。品味競逐的部分，可參：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第17卷第4期（2006，臺北），頁73-143。

<sup>151</sup> 王鴻泰，〈明清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3期，頁15。

## 第四章 風月與女教：佳人想像下的女性容貌



透過前述兩章，看到在晚明以前，無論是百科全書、居家類書或是文人編纂的居家手冊，紛紛載錄養顏美容相關的藥方。藉由分析，本文發現閨妝知識至此已明確成為女性化的知識，且這套知識的性質已有「夫妻正倫」、「婦主中饋」、「對外展示」、「男主人的清賞」等多重意涵。

本章關注晚明以降的幾種文本，包含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女教書等，試圖說明這套性別化的閨妝知識，如何在晚明承繼過往的編纂傳統與知識性質，並在男性文人的挪用與操作下，同時成為風月知識與女教知識的一部份。青樓與閨房看似性質大相逕庭，但無論青樓女子或大家閨秀，女性容貌實為男性文人的關注焦點。於此，伴隨著中晚明以來城市人群的流動混雜，以及編輯出版活動的興盛，閨妝知識的適用對象持續擴大。

### 第一節 調情識趣：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的〈風月門〉

#### （一）閨妝事宜：日用類書〈風月門〉的內容編排

在第一章，我們看到南宋福建出版的《事林廣記》在後世的編纂狀況，以及元代開始新興的居家類書。如若將焦點重新投向類書這個文類，會看到中晚明以降，越來越多書商投入類書的出版。某些類書的內容與《事林廣記》類似，不只包含居家知識，舉凡天文地理、歷代典章皆為收錄範圍，日本學者將此種綜合型生活百科全書稱作「日用類書」。<sup>152</sup>如同《事林廣記》的發源地，晚明日用類書的出版大宗也來自福建建陽。書坊主人憑藉當地的刻書傳統與便宜紙張，根據當時普遍流傳的知識或既有文本，進行條目重編與內容增減，形成價格低廉的日用類書。<sup>153</sup>在行銷上，書坊主人標榜自身編著「完備」、「便於四民」，不僅企圖建立品牌形象，也積極將書籍推向更廣的受眾。<sup>154</sup>

<sup>152</sup> 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2011）

<sup>153</sup> 坂出祥伸，〈解說——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收於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一冊（東京都：汲古書院，1999），頁 16–27。

<sup>154</sup>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sup>th</sup>-17<sup>th</sup>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在晚明眾多日用類書中，可以看到〈風月門〉這個類目底下常常收錄閨妝知識，並將其命名為「閨妝事宜」。以劉雙松所編《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為例，該書的「閨妝事宜」中與美容相關的內容如下表所示：

藥方	主治	功用	可能來源
秘傳和粉方	面	和勻用	居家
常用和粉方	面	和勻用	居家
利汗紅粉方	身	塗身體利汗	居家
黑髮麝香油	髮	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塗之，不待數日，其發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後自見髮黃者即黑	居家
香髮木樨油	髮	封固謹密，久而悉者，若勾入黃蠟，入面油胭脂尤妙	事林
金主綠雲油	髮	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後髮竅。不十日，禿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禿，髮黑如漆。若已禿者，旬日生髮	居家
梳頭髮不落方	髮	擦頭皮極驗。或浸水掠頭亦可	居家 宮院
金國宮中洗面八白散方	面	早起洗面常用	居家
洗面妙方	面	能去雀斑	居家
洗頭方散	髮	乾摻擦頭三五日，籠之。或為丸，吊在身或頭上皆香	
洗髮香潤方	髮	共煎水洗髮，每月三次好	
洗澡方	身	用水一桶，避風處浴洗，能涼皮、香皮、住癢	
去靨塗面方	面	唾津塗調，搽面	
去諸斑方	面	取末	
薰衣除蟲	衣	依焚香樣，以竹籠覆蓋，放之	
衣香方	衣	入腦麝，佩帶，妙	
香肥皂方	面	洗面能治靨點風刺，常用令顏色光澤	
太真紅玉膏	面	早起，洗面畢，敷之。旬日後，色如紅玉	事林
夜容膏	面	治靨點風刺面垢……每用唾津調，搽面，神效	居家



透肌香身五 香丸	身	治遍身熾膩惡氣及口齒氣……每噙化五丸，常覺 口香，五日身香，十日衣香，二十日他人皆聞 得香	居家
宮內縮蓮步 法	足	浸渫不過數次，自然柔軟，易札矣……此方出於 至人，神妙之甚，不可盡述。三十歲亦可為之	居家
西施軟骨方	足	盡五劑則軟若束綿，任其扎縛，神效	事林
金蓮穩步膏	足	專治闔甲，痛不可忍，及腳指縫腫爛，不容包 束。少許乾摻患處，神效	事林

表 4-1 《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閨妝事宜」收錄藥方內容

日用類書的「閨妝事宜」包含美容方、纏札類與洗滌收貯類，但因為本文主要關注身體的保養，在此只列出美容與纏札的部分。藉由上表可以發現，如同前一章討論的文人居家筆記，「閨妝事宜」摘錄不少與《居家必用》一致的藥方，同時也有與《事林廣記》相同的藥方，再次驗證第二章提出的閨妝知識體系合流的現象。不過，若論及藥方功效，相較《事林廣記》和《居家必用》，福建版日用類書「閨閣事宜」在感官效果上更重視嗅覺。以上表為例，二十三個方子中有八個方子提及增香的效果，而後世通行《事林廣記》的「閨妝類」二十個方子中有五個與香味有關，《居家必用》的「閨閣事宜」撇除掉洗珠寶的二十一個美容方中，只有兩個提及香氣。

日用類書對香味的強調，與本文前一章對文人居家筆記的觀察類似，都是在鑑賞與品味的文化氛圍下產生的編纂結果。明末清初李漁（1611-1680）在著作《閒情偶寄》中，將女色視為情志之所託，撰寫「聲容部」說明品評女性才色的標準。在「聲容部」裡，儘管李漁在「選姿第一」一節指出婦人之嫵媚「以色為主」，然而在「修容第二」中，介紹的修飾方法依序為盥櫛、薰陶與點染。可見在李漁的理解中，雖然肌膚之白、眉目之秀、手足之嫩等媚態是評斷女性天資的準則，但若論及後天的修容，比起紅粉絳唇的點染化妝，盥櫛階段的清潔保養與薰陶階段的全身增香或許更為重要。在「薰陶」一段，李漁提到：「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sup>155</sup>」由此可知，在玩賞的脈絡下，明清文人格外重視女體的香氣，其人認為，女性若無天香，也應

<sup>155</sup> 李漁，《閒情偶寄》（臺北：廣文書局，1977 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刊本影印），卷 6，頁 21a。

借助薰染之力（即閨妝知識中的洗髮香潤方與衣香方等）營造口香、體香、衣香的狀態。

福建版日用類書將美容方置於品味女色的脈絡下處理，除了反映在對香氣的追求，從整卷〈風月門〉的編排亦可瞧見端倪。縱看日用類書的〈風月門〉，可以發現閨妝知識與房中採捕、春藥妙方、風月機關等文本並陳。所謂「風月機關」又稱「嫖經」，是明代以降指導青樓行為準則的一套方針。<sup>156</sup>明明日用類書中亦載婦科醫學與養生知識，<sup>157</sup>但婦人美容的「閨妝事宜」卻不被編者置於療養知識的脈絡下理解，而是與御女、青樓守則等知識並陳。由此可見，在日用類書編者眼中，閨妝知識與這些「男子試圖駕馭女子」的指引，在知識層面具關聯性，具備一定程度的情色意涵。也因此，既有研究在討論日用類書〈風月門〉時，常將「閨妝」知識視為明清時期風月場所指南的一環。<sup>158</sup>

事實上，日用類書〈風月門〉的編排可能並非書坊主人的創發。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江戶抄本《醫學四要》一書，收錄四篇與醫學相關的著作，包含〈醫書要字音釋〉、〈製藥秘傳〉、〈金閨秘方〉與〈救急秘傳新方〉。其中，〈金閨秘方〉主要記載美容方與婦科療法，未收洗鍊與收貯各方，且各方未像《香奩潤色》按照身體部位分類，排序較為混亂。〈醫書要字音釋〉與〈救急秘傳新方〉的性質則為醫學啟蒙教材與備急藥方，至於〈製藥秘傳〉則收錄一些以人補人的療法，包括紅鉛、紫河車等。<sup>159</sup>〈金閨秘方〉收錄的美容藥方如下表所示：

藥方	主治	功用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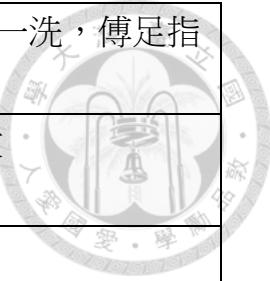
<sup>156</sup> 風月機關已有不少前人研究。參見：小川陽一，〈明代の遊郭事情：風月機關〉（東京都：汲古書院，2006）；潘敏德，〈嫖經點校併序〉，《明代研究》第21期（2013，臺北），頁99–143。

<sup>157</sup> 日用類書中的婦科醫學常編至「婦人門」、「全嬰門」、「種子門」下，也可能直接略去婦科藥方不載。以徐企龍所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的「婦人門」而言，下欄討論婦人四德與種子方，包含種子歌訣、結胎虛實、十月胎形、轉女為男等，上欄則是名為「理婦人科」的篇章，其實就是婦科療法，從調經用的「加減四物湯」，到妊娠救急、產後調理，都是「婦人門」的摘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在「理婦人科」的題名後，有詩首句為「婦人一科有專攻，餘病皆與男子同」，這應能呼應明清婦科的發展脈絡，即男女身體的本質是相近的。參：徐企龍，《新刻全補土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7冊（東京都：汲古書院，1999），頁339–358。

<sup>158</sup> 如王姿婷強調〈風月門〉「閨妝事宜」對女體的性化與物化，指出日用類書中的〈風月門〉是提供「性生活」知識的大眾娛樂指南。參見：王姿婷，〈娛樂消費與印刷文化：以萬曆後期青樓的情愛書寫與閱讀為中心〉（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19–53。

<sup>159</sup> 張文介、張尚玄輯，《醫學四要》，收入《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續]》第9冊（北京：人民衛生，2010 據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本校對），頁467–516。

楊妃令面生光方	面	半月之後面如玉鏡生光，兼治(广查)鼻，唐宮中第一方也，出天寶遺事
令面手如玉方	面	早夜量用，以潤面手一月，皮膚光膩如玉，冬天更佳，且免凍裂
治美人面上粉刺方	面	日洗三次，十日後粉刺自然不生，須忌酒姜，免再發也
治美人面上黑痣方神妙	面	以針微撥破痣處，點之不過三次，痣即脫去
治美人面上皺路方	面	臨臥時用塗面上，早以漿水洗之，半月後面皮細極如童女
治美人面上黑點如雀卵色方	面	日洗數次，一月其班如掃，此南都舊院親傳驗方
梨花白面香粉方	面	令面瑩白，絕似梨花更香，漢宮第一女也
桃花嬌面香粉方	面	水調傅面，終日不落，皎然如玉
桂花香油方	香	每日從嘴中瀉出，搽發，久而愈香
茉莉香油方	香	製法與桂花油同，不蒸亦可，但不如桂花香久
百和香油方	香	製法同前，冰片待蒸後方下，一搽經月猶香
生香長髮油方	髮	大能生髮，黑而且長
漢宮香身白玉散	香	暑月汗出，常用傅身，遍體生香
美人面上雀子斑方	面	日用洗面其斑自去，屢驗
香樓美人時瘡後面上有靨痕方	面	塗上二三日即光，亦可治癩
趙婕妤秘丹令顏色如芙蓉	面	臨臥傅面，次早用桃花湯洗去，光彩宛如初日芙蓉
美人面上忽生白駁神方	面	先試駁上刮，使燥痛后，以油塗之，神效
女子初束腳苦痛難忍方	足	浸之數次痛定



金蓮生香散	足	畏內者得此，可免薰足之患……五日一洗，傅足指內，轉穢為香，絕妙
女人腳上雞眼肉刺病方	足	若剪傷者，用炒蔥白塗之即愈，神效
女人冬月手指凍裂方	手	為細末，水調塗裂處妙
女人面上身上紫癰風方	面身	浴后以生姜蘸藥，熱擦患處，須謹風，少時數度斷根
治女人髮少方	髮	和油塗之，其髮驟生且黑
治女人髮禿再生綠雲方	髮	傅之，即生
治女人髮短方	髮	用傅髮，妙
治女人病后眉毛不生方	眉	傅之，即生
治女人齒黑重白方	齒	研末頻擦，一月雪白
女人鬢不亂如鏡生光方	髮	用刷鬢，妙
治婦人狐臭驗效方	身	以此未擦之，神妙，屢驗
女人去面毛不用線方	面	臨臥時傅面，天明面毛盡光

表 4-2 《醫學四要》「金闈秘方」收錄美容藥方內容

雖然不確定該書的編纂過程，但由上表可見，〈金闈秘方〉前半部分多用「美人」、「香樓美人」等詞指涉患者，賞玩與方術性質較濃，後半部分稱以「女人」、「婦人」，較貼近醫書的寫法。在〈金闈秘方〉的前半部分，還能觀察到幾個有趣的現象。一是相較《事林廣記》上承隋唐五代的香豔故事，以及《居家必用》追溯金章宗的宮廷軼事，〈金闈秘方〉的歷史敘事除了「楊妃」，尚有「趙婕妤」與「漢宮」，年代較前兩部類書更早。此外，〈金闈秘方〉十分重視香油與香粉的使用，就連纏足方也旨在令金蓮生香。上述比附前代後宮與強調香味的做法，都說明〈金闈秘方〉儘管被編入名為《醫學四要》

的醫書中，實際上卻致力於塑造藥方的傳說性質，以及服膺於晚明文人追求女性體香的感官體驗。

關於《醫學四要》的作者，全書由少谷張文介選編，〈醫書要字音釋〉為古杭仰谷張尚玄輯註，〈金闕秘方〉為紫薇山堂玉泉子輯，剩下兩篇則由張文介選輯。關於張尚玄的生平事蹟不詳，而張文介則著有《廣列仙傳》一書，據書序，成書年代為萬曆十一年（1583）。<sup>160</sup>從《廣列仙傳》的出版，可以看到張文介具備的道教色彩，也就可以理解〈製藥秘傳〉中提煉秋石等製丹技巧的知識背景。雖說《醫學四要》的道教性質濃厚，但在該書扉頁，寫著兩行廣告詞句：「讀醫書須視難字為先，療病人須記秘方為急」。可見該書的自我定位確實為醫書，只是加入道教系統中的秘方，作為不同於醫家的療法。

然而，在晚明的醫療市場中，張文介標榜的「秘方醫學」其實被儒醫所貶斥，尤其紫河車等以人捕人的「藥材」更是招致批評。<sup>161</sup>透過〈金闕秘方〉的編寫，我們看到在晚明社會中，有些養生家也將美容方與婦科合流，並視為「秘方」的一環。同時《醫學四要》將〈金闕秘方〉與〈製藥秘傳〉並置，說明晚明日用類書將「閨妝」知識與春藥製法等秘法放在一起的做法，在當時的出版市場中並非孤例。

## （二）附閨妝事宜：類書的編輯傳統與閨妝知識的性質

儘管日用類書中的「閨妝事宜」看似與風月聲色、道教秘法牽涉甚深，背離前述宋代以降國家肯認的夫妻正倫或居家秩序，但本文試圖提出新的觀察。如果細看日用類書中的「閨妝」知識，會發現「閨妝事宜」的標題前面多有一個「附」字（圖 4-1）。甚至在陳繼儒編輯的《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中，「閨妝」知識單獨成立一個門類，附在風月門之後，與風月門同屬一卷（圖 4-2）。

縱觀上圖劉雙松與陳繼儒所編日用類書的其他篇章，在什麼情況下會出現「附」的使用呢？劉雙松編《萬寶全書》的〈人紀門〉中，同樣在上欄的「歷代帝王歌」裡，依朝代畫分章節，並在每一小節後有「附人臣紀」，講述該朝

<sup>160</sup> 張文介，〈廣列仙傳〉，收入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5 冊（臺北：臺灣學生，1989 據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十一年（1583）刻本影印），頁 1。

<sup>161</sup> 關於宋代以降醫學市場的競逐狀況，可參：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醫學〉、〈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收入氏著，《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頁 3-47；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和「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7 本第 3 分，頁 401-449。關於紫河車等藥物在明代社會的爭論，可參：陳秀芬，〈食物、藥物與穢物——明代胎盤的物質文化史考察〉，《中國史學》第 31 卷（2021，東京都），頁 95-108。陳秀芬，〈從人到物：《本草綱目·人部》的人體論述與人藥製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3 分（2017，臺北），頁 589-641。

代有哪些重要臣子。此處「附」的使用，是因為篇章名為「帝王歌」，人臣的記述只能附加在每個朝代之後。至於陳繼儒的《搜奇全書》中，第十三卷為〈射學門〉，同時附帶〈武學門〉、〈笑話門〉與〈琴學門〉，如同前述〈風月門〉與〈閨妝門〉之間的關係。射學、武學、笑話與琴學看似是不相關的知識範疇，陳繼儒將四組知識用「附」的形式串連，應是受到過他本類書的編輯傳統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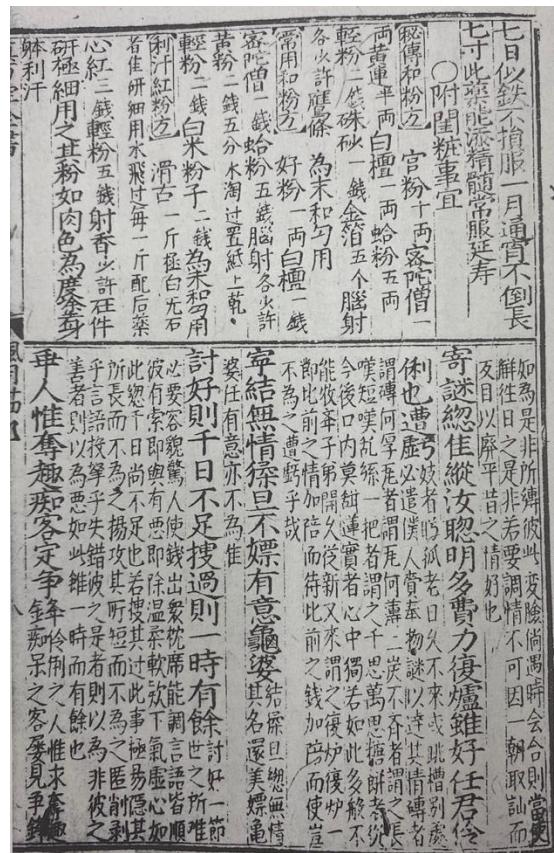


圖 4-1 《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的「附閨妝事宜」。圖片來源：劉雙松，《新版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14 冊（東京都：汲古書院，2003-2004 據京都兩足院藏本影印），頁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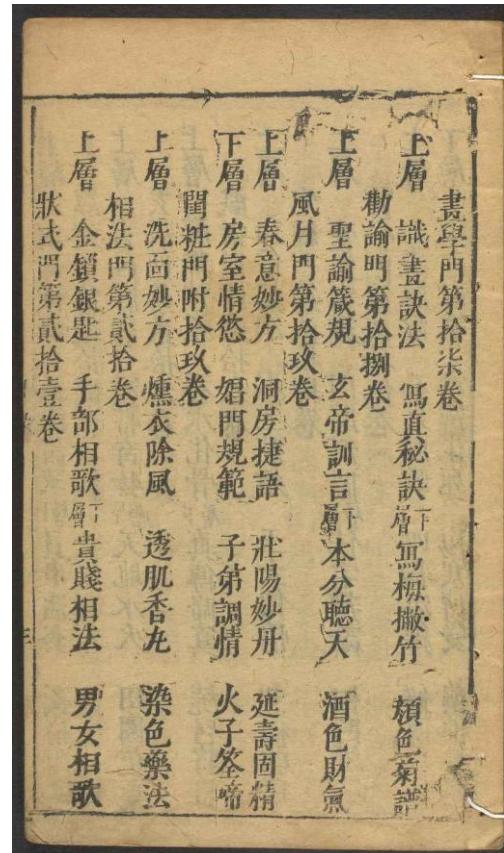


圖 4-2 《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的「閨妝門」。圖片來源：陳繼儒編，《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元年（1628）存仁堂刻本），〈目錄〉，頁 3a。



圖 4-3 《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的風月門插圖。圖片來源：徐企龍，《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7 冊（東京都：汲古書院，1999），頁 455。



圖 4-4 《新鑿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的風月門插圖。圖片來源：徐筆洞，《五車萬寶全書》，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8 冊（東京都：汲古書院，1999），頁 249。

由上可知，「附」在日用類書中的使用，可能是為了插入與題旨有關但不同主題的篇章，也可能是因應過往的類書編輯傳統採用的編制。回頭來看日用類書中的「閨妝事宜」，雖然我們無法直接得知編者的編輯意識，但或許可以試著推論兩種可能的「附」之意義。

一是如同第二章所見，在《事林廣記》早期的對馬宗家本中，「閨妝類」本來是以「拾遺」的形式附在最後。在和刻本《事林廣記》中，「綺疏叢要」與「宮院事宜」也是載於該書最後的章節。可以說，在類書的編輯傳統中，其實閨妝知識原先便以附加的形式置於書中，只是晚明的日用類書將閨妝知識附於風月門內，而非附於整本書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眾多類書中皆將美容方題名「附閨妝事宜」外，若將焦點從日用類書轉向其他種類的類書，也可以看到閨妝或裝飾用「附」的方式呈現。如焦竑（1540-1620）在《焦氏類林》中，將古代女子化妝的相關記載（如遠山眉之類），用「閨妝」之名，附在「冠服」之後；<sup>162</sup>陳仁錫（1581-1636）的《潛確居類書》亦將女子化妝的「閨妝」，以附的形式置於卷八十八「服制·官服」中。<sup>163</sup>時代再晚一點，乾隆年間姚培謙所編的《類腋》，也將各種化妝典故的「妝飾」一節，用「附」的形式放在名妓故事之後。<sup>164</sup>不確定這個書寫傳統是否源自《事林廣記》，但可以看到明清時期的類書往往以「附」的形式處理女子的妝服。

第二種「附」的可能意涵是，在書坊主人的思維中，閨妝知識由於養顏美容的效果，與風月知識產生連結，卻又因為閨妝知識多為藥方，加上前述夫妻正倫與家庭秩序的背景，讓書坊主人以「附」的方式處理這套知識的編排。何予明曾分析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蕃進貢」圖像，指出在編者挪用下，屏風與筆硯的佈置將天子之殿轉化為家主之廳，加上天子位於右上、蕃人位於左下的編排張力，都吸引讀者藉由閱讀去想像朝堂空間。<sup>165</sup>如果我們將日用類書中風月門的卷首圖像納入討論（如圖 4-3、4-4 所示），可以發現屏風或牆面同樣將圖像場景限定在廳堂，而畫中男性與女子的結構安排，像是男女間的權力階序或畫面左方的女子笑迎向右翻頁的讀者，都與「蕃進貢」圖達到相似的閱讀效果。在日用類書中，家中高堂可以轉換為官場、青樓、朝廷等地，任一家之

<sup>162</sup> 焦竑，《焦氏類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133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1587）王元貞刻本影印），卷 7，頁 22a-28a。

<sup>163</sup> 陳仁錫，《潛確居類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 1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卷 88，頁 1a。

<sup>164</sup> 姚培謙，《類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 12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嘉慶九年（1804）姑蘇博古堂刻本影印），人部卷 9，頁 21b-23a。

<sup>165</sup> 何予明著、譯，《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頁 228-234。

主揣想自身的位置——無論身在何處，皆能自適自得。男性文人在家內藉由日用類書認識天下，由此推論，男性編者以「附」的形式註解閨妝知識，一方面得以維繫這套知識固有的家庭倫常性質，一方面藉由熟悉的家中女體保養方式，能遙想城市青樓裡的美人樣貌。

總而言之，日用類書中「閨妝」與「風月」的關係，可能不如直觀上那麼緊密。這得以讓我們回頭檢視對日用類書的認識。過往社會史取徑的研究，常將日用類書視為「俗文化」的代表。<sup>166</sup>然而，在文化史的視角下，研究者認為日用類書仍然是識字階層的流通商品。<sup>167</sup>日用類書的內容作為在城市走跳的必備談資，反應的其實是編者與讀者遊走於雅文化與俗文化之間的嘗試，如同本文所示「閨妝知識」與「風月門」之間的若即若離，日用類書編者仍在儒家知識的架構下，進行城市文化相關知識的編纂。<sup>168</sup>

## 第二節 飾容冶性：《香奩潤色》與《坤德寶鑑》中的美容藥方

上一章引用了陸奎章的〈香奩四友傳序〉，說明明代男性文人投向閨房的賞玩視線，聚焦女性的容貌與身體。該序文的後段，作者話鋒一轉，提到《香奩四友》一書應交付宮中妃嬪，因為該書能夠戒禍存德，避免重蹈楊貴妃滅唐的悲劇。陸奎章說道：

益者四友，損者四友，而女德之成敗係之矣。蓋必鑑鏡也，思其心之當正；用梳也，思其心之當理；傅脂也，思其心之當美；加粉也，思其心之當潔。飾其容而性之飾寓焉。去其所以損者，以就其所以益者，則於紀綱之首、風化之端，尚亦與有功焉。<sup>169</sup>

此處的鏡、梳、脂、粉雖仍為擬人化的友人，但不再只是家中男主人的賞玩物，也是女主人飾容冶性與實踐女德的重要助手。陸奎章在序文最後，表示自己賦予《香奩四友傳》女教大義，希望讀者不要以為該書只是單純的娛文，更

<sup>166</sup>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

<sup>167</sup> Wei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 De-wei Wang, pp.63-92. 張哲嘉，〈日用類書「醫學門」與傳統社會庶民醫學教育〉，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頁175-193。

<sup>168</sup> 關於日用類書雅俗性質的討論，參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頁1-85。

<sup>169</sup> 陸奎章，《香奩四友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家類》第251冊，〈香奩四友傳序〉，頁91。

不要批評該書駁雜不正經。就序文的寫作手法而言，陸奎章顯然是援用女教論述，為自己撰寫的娛文賦予出版正當性。

〈香奩四友傳序〉將冶容導向女教的做法並非孤例。從前面章節可以看到，到了明代中晚期，閨妝知識的性質與內涵多元，包括家庭、養生、清賞等，但不約而同地呈現性別化的趨勢。本節在前述的脈絡下，預計用兩本書籍《香奩潤色》與《坤德寶鑑》，說明文人如何將女教論述摻入閨妝知識的編輯與出版中，讓美容方不再只是男性眼光下性別化的知識，而是每位符合道德規範的女性都應該參考並實踐的指導手冊。

### （一）《香奩潤色》：婦容的女教論述與賞玩修辭

胡文煥的《香奩潤色》是目前所見唯一以抄錄閨妝知識為主的養生書籍，也是閨妝知識的集大成者。活躍於萬曆年間（1573-1620）的胡文煥是著名藏書家，自己開設書坊，並出版《壽養叢書》與《格致叢書》兩套以養生書籍為主的大部頭叢書。《香奩潤色》即收錄於《壽養叢書》中，不過現存的版本皆為抄本，刊本並未留傳下來。《香奩潤色》沿用了醫書體系的分類法，將藥方按照身體部位的由上而下，依序分成頭髮部附眉、面部、瘢痕部、唇齒部、乳部、身體部、手足部等，並在最後記錄洗鍊部與藏貯部的方子。事實上，不只醫書體系，在此前提及的幾本類書中，閨妝知識已大致按照身體部位進行分類，像纏足方一定在美容方之後、珠寶保養之前，只不過排序偶爾會打亂，且未曾冠上「頭髮部」、「面部」等醫書式的分類名稱。因此，姬曉茜在討論《香奩潤色》時，將身體部位的分類法歸為胡文煥的創發，並認為《香奩潤色》首先將養顏美容方性別化，可能都忽略了這套知識的既有傳統。

胡文煥與前述類書的不同之處，其實在於將婦科內容加進閨妝的知識系譜中，讓整體閨妝知識更貼近醫學系統。當然，藉由上一節的討論，我們知道晚明也有像《醫學四要》的書籍，將美容方與婦科醫學合為一篇。可以說，到了晚明，雖然大部分醫書中的婦科仍不談女性美容，但有些養生家嘗試將養顏美容的方法與陰部照護、胎產等知識結合，形成關照女性外表與生育的保養知識體系。

新增的婦科知識同樣按照女性的身體部位排列，如「乳」相關的知識（女人乳無汁方、治乳毒等）被放置在唇齒部與身體部之間，婦科知識則被放在手足部之後、閨閣之物知識之前。《香奩潤色》的婦科知識包含陰部 23 方、經血部 7 方、胎部 22 方（產前 3 方、生產 11 方、產後 8 方）、怪異部 2 方，其中

怪異部指的是夢與鬼交的治療方法。整體看來，《香奩潤色》不只關照與胎兒有關的婦科知識，更重要的其實為了調理女性可能的妊娠身體。

之所以將養顏美容與妊娠調理並置，是因為在胡文煥眼中，這兩樣其實是女性達到儒家理想的「修身」功夫。從該書序文可以看到胡文煥的編輯策略：

然而良工必藉利器而後其事善，繪事必加五彩而後其素綯，故佳人之修其儀容，潔其服飾，譬如花之得滋，玉之就琢，而其光瑩為益增，是潤色又所必假矣。矧世不皆西子、楊妃輩，此予所集聊為香奩之一助耳。至若其間，療其疾病，證其怪異，調其經血，安其胎產，皆其至要者乎。而藏貯洗練，雖為末務，要亦佳人之所必用者，其法盡為列之，當不獨區區潤色已也，而保攝修齊之道，蓋見之此矣。<sup>17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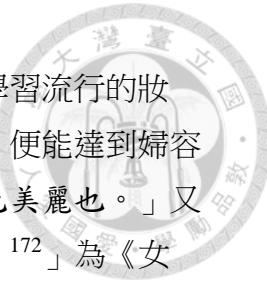
胡文煥首先說明，女性想成為一名佳人，除非像西施、楊貴妃那樣天生麗質，否則必須假借工具來修容潔服，這本《香奩潤色》便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接著胡文煥說明，若欲擁有雪膚花貌，除了照著指引進行保養，最重要的其實是調理好作為一名婦人的身體。至於珠寶和衣服的洗練藏貯，相較之下沒那麼重要，但依舊是一名佳人必須注重的環節。最後，可以看到胡文煥為《香奩潤色》增加出版正當性的說詞，即該書並非只是改善婦人容貌，婦人之夫也並非為了耽溺美色，而是婦人在養生保攝的過程中，得以達到修身、齊家的儒家理想。對照前幾章的討論，即近世以來國家與士人注重家庭倫常與治生知識，此處的「保攝修齊」似是亦能回應這股理學思想。

由上可見，胡文煥的「佳人養成」包含女體調理、婦容保養及服裝飾品的保存，而佳人的存在並非為滿足男性個人的欲望，而是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綁在一起。於此，「佳人養成」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下合理的女教環節之一，故在《香奩潤色》的跋中，胡文煥的侄孫寫道：

後人不循壺則不尚誠樸，往往效顰仿步，競為冶容以取憐。如梅花妝、遠山黛、蟬翅翠鈿，殊令人嗤笑耳，豈婦女之用宜哉。然則蓬首垢面，任其疾病狼戾又不可，乃有若此帙之所列者具在，蓋令人拔惡易瑕而工容兼備也。<sup>171</sup>

<sup>170</sup> 胡文煥，《新刻香奩潤色》（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江戶時期抄本），頁1a-2a。

<sup>171</sup> 胡文煥，《新刻香奩潤色》（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江戶時期抄本），頁50。



整篇跋文從婦德切入，認為當今婦人為了冶容取憐，紛紛學習流行的妝容，卻都是東施效顰。其實只要調理好女體、保養好容面皮膚，便能達到婦容與婦工之德。事實上，班昭的《女誠》便說：「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又說：「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sup>172</sup>」為《女誠》作注的張居正也說：「盥浣是洗濯、塵是塵土、穢是不淨、垢是泥垢，大家說：女人能常盥浣服飾，使之鮮潔，以時沐浴身體，使不致垢穢，這才叫做婦人之容。<sup>173</sup>」基本上，婦容的原旨是定時清潔，不致蓬頭垢面即可，甚至顏色不需要美麗。對胡文煥與其姪孫而言，將美容方與婦科療法合流，讓美容方成為不致「疾病狠戾」、「蓬首垢面」的藥方，便符合女教理想對婦容的規範。而這套「閨妝」知識之所以牽涉婦功之德，從上述張居正對曹大家的註解可以看到，盥洗與沐浴的主詞都是女子，因此即便女教理論或美容藥方是由男性親屬指導，但依舊要由女性親自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故婦容養護實屬婦功的一環。

然而，在胡文煥的女教論述之下，我們仍無法忽視養顏美容方所帶來視覺與嗅覺的美豔效果。以「治美人面上黑點如雀卵色方」為例，胡文煥表示該方是「南都舊院親傳驗方」。檢視明代的其他醫書，關於「黑點如雀卵色方」的治法，大多用羖羊膽或白茯苓，確實未見哪位醫者如《香奩潤色》所載，使用白殭蠶、黑牽牛與細辛。也就是說，在當時出版市場中，「南都舊院親傳驗方」作為罕見藥方，或許真能勾起讀者對南都舊院的想像。同前所述，雖然美容方的實踐者是女性，但《香奩潤色》的目標讀者仍是男性，可見在《香奩潤色》一書中，與女教論述並存的，是男性讀者對美色的追求。

此外，《香奩潤色》並不能視為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醫學著作，除了因為書中涉及閨閣之物的討論，還有在諸多藥法的命名上，胡文煥依然採用前述方術特質的修辭。如同胡文煥在《類修要訣》序中所言「玄門有修真之說，實吾儒修身之理一也」，道家的修真與儒家的修身在他看來並不衝突。<sup>174</sup>因此，《香奩潤色》中儒家女教與道教修辭的並陳，自然也不妨礙胡文煥對養生的追求。

## （二）《坤德寶鑑》：閨秀的女德實踐指南

<sup>172</sup> 班昭，《女誠》，收入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據中華書局1965版《後漢書》點校），頁5。

<sup>173</sup> 張居正，《張太岳先生詩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叢目存書集部》第114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明萬曆四十年（1612）唐國達刻本影印），卷11，〈曹大家女誠序〉，頁14a。

<sup>174</sup> 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頁32-34。

胡文換將閨妝知識賦予女教意義的做法並非孤例，將婦科與美容方結合亦非晚明養生家的專屬做法。入清之後，有一本涉及閨妝知識的女教書，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張履平編纂的《坤德寶鑑》。張履平的生平不詳，僅能從方志得知他是河北滄州人，能詩能繪。<sup>175</sup>《坤德寶鑑》共分九卷，卷一和卷二運用女德故事闡述為女與為母之道；卷三以女性的因果報應故事，闡述善報、惡報、速報與現報的道理；卷四記載內容較雜，包含養蠶與紡織技巧、染作與洗鍊方、美容方的閨閣事宜以及香譜；卷五到卷七是食譜，包含肉食品、素食品、從食品、調味料等各類食材作法；卷八與卷九則為女紅繡譜，提供女性紡織時的圖式參照。

整體而言，《坤德寶鑑》由女教出發，加上因果報應的理念宣傳，並如日用類書般，指導女性工作與家務的守則。《坤德寶鑑》的編排雜揉了女教與類書兩個知識體系，這正是該書的特出之處。從編者的自序中，我們可窺見其人的收錄原則與安排理念：

用作香閨清供，使置於繡篋之旁，昕夕相伴，或者目觸心驚，庶知三從四德、井臼針黹，非徒貧賤家所當務，即富貴女亦斷難忽略者也。<sup>176</sup>

張履平的出版動機與大部分的女教書無異，即因為女教不行，必須製作出更好懂的書籍讓女子學習，故其自序流露出女教書作者的口吻。不過，在內容的選擇與編排上，除了三從四德的故事，張履平也強調（甚至更強調）女紅與家務經營的重要性，他甚至認為，不分階級的女子都該親力親為這些勞動。在其孫張景運寫的另一篇序文中，也可以看到婦工之於《坤德寶鑑》的重要性：

今夫內庭無忤，壺德自有其大閑，中饋攸司婦功，豈即為末務？於是曲寫求桑之旨，縷陳促杼之宜，若為彰五色之文，迴黃轉綠，何以繅三盆之手、比繭稱絲。加之香譜傍搜，食單妙選，宛似座來荀令，十日綱縕；奚翅廚入郇公，八珍羅列。至於裁雲鏤月，結佩翻物態之新，舞蝶飛花，垂絨極人工之巧，又無難假手畫聖、作式針神矣。<sup>177</sup>

<sup>175</sup> 殷樹森等，《南皮縣志》（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光緒戊子（1888）刊本），卷 11 人物志·藝術，頁 26a。

<sup>176</sup> 張履平，《坤德寶鑑》（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丁酉年（1777）遜修堂刻本），〈自序〉，頁 2b。

<sup>177</sup> 張履平，《坤德寶鑑》（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丁酉年（1777）遜修堂刻本），〈序〉，頁 2a。

事實上，一些女教書如《女小兒語》、《女學》亦談論女子勞務，但往往是原則性的指示女子該用怎樣的態度事夫奉親，並未如《坤德寶鑑》旁搜香譜食單等，提供詳細且實用的家務守則。可以說，若將《坤德寶鑑》置於女教書的系譜來看，該書會是一個特例。針對《坤德寶鑑》的特殊性，許曼指出，沒有出任任何官職的張履平，在序文以地方父老的身分自居，重整屬於閨秀女子應該知曉的知識範疇，將道德勸說融合實用技法，期望南皮地區的女性能閱讀、理解進而實踐。<sup>178</sup>

若將焦點轉向書中的美容方，可以發現各式美容方被命名為「閨閣事宜」，置於染作與洗鍊法之後、香譜之前。《坤德寶鑑》的美容方關注面部、皮膚、鬢髮、足部、種子、哺乳，以及一些驅蟲、使用針黹、洗滌首飾的雜方。經過比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閨閣事宜」的 31 個方子，悉數為《坤德寶鑑》抄錄，連藥材的順序都一致，可見《居家必用》應是張履平編輯時的重要參考。不過，《居家必用》中涉及「宮中秘方」的描述被張履平捨去，如「金國宮中洗面方」的「八白散」，在《坤德寶鑑》中只記為「八百散」。無獨有偶，前述《香奩潤色》中提及的「治美人面上黑點如雀卵色方」，在《坤德寶鑑》中只剩方子內容，不存「南都舊院親傳驗方」一句。可見在女教書的編輯框架下，張履平將方子中不符女教理想的淫靡修辭刪去。<sup>179</sup>

雖說《坤德寶鑑》的女教立場突出，但若與《香奩潤色》比較其中的婦科療法，也可以看到張履平特殊的編輯意識。以「乳」的方子來說，胡文煥除了處理無乳，也用藥材治療乳癰、乳毒等症狀。相較之下，張履平 6 個有關乳的方子全在關照「乳汁不順」的問題，且治法中還有「以男子裹腳布勒住兩乳」這種物類相感式的描述。此外，儘管胡文煥對女體的照料最終仍指向齊家的生兒育子，但胡是從「關心社會母親之身體」的角度出發，調理陰部與經血。反觀《坤德寶鑑》，書中稱得上婦科療法的，應該只有使用細腰蜂巢水的「易產方」，其餘不是種子方（男女合法、轉女為男法、婦人不妒方），就是簡易的墮胎／絕孕方（大麥芽或服用一年的零陵香等）。由上可見，張履平並沒那麼關心母體的疾患與養護，只要能按時得子、適時不舉以及嬰兒有乳能喝即可，

<sup>178</sup> Man Xu, “Encyclopedias for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unde baojian* 坤德寶鑑 and *Kyuhap ch'ongsō* 閨閣叢書”(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g-Qing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December 13-15, 2023), pp.12-20. (徵得原作者同意引用此篇會議論文)。

<sup>179</sup> 曼素恩在討論盛清的才女文化時指出，由晚明到清初，閨秀開始將名妓排擠出社群之外，二者的身分地位差距擴大，對「德」更為強調。這可能也是張履平捨去名妓修辭的時代背景。參見：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庄、顏宜歲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156-176。

即便是種子方之流的方術也值得一試。在女教書的框架下，《坤德寶鑑》將（不）生產的責任歸於女性的身體，不過，這些施用於女性身上的方子並非全是藥材，反倒是術數性質強烈的妙法。可以說，比起女性身體的調養或方子的知識正統性，張履平可能更在意方子能否達到目的之實用性。這得以呼應序文對實踐的強調。<sup>180</sup>

延續對實用性的觀察，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從比例上來看，《坤德寶鑑》中關於維持閨閣環境（如驅蟲、鼠避）和工具使用（如糊窗、燒木炭屑、磨鏡）的雜方，較其他相同性質的文本更多。雖然在前一章討論的《竹嶼山房雜部》中，「居室事宜」也有載錄避壁蟲、殺蚊蠅等法，但《竹嶼山房雜部》只是將女子的容貌與家庭的乾淨產生一定程度的連結，是男性屋主環視居室時視線所及之物；相較之下，《坤德寶鑑》因重視實踐，此處容貌與環境的清潔應視為交予女性的任務。<sup>181</sup>

既有研究指出，雖然明清時期的家庭空間配置以男女之別、內外之防為原則，但閨房並非純粹是女性的牢籠，而是實踐女德與彰顯家庭價值的場域。<sup>182</sup>從「女性－閨房－家庭」的道德連帶關係，回頭檢視《坤德寶鑑》中「女性的容貌與身體－閨房與家庭的空間整潔」，可以說在象徵意義上，女性彷彿整個家庭空間的化身，若面容打理得宜，代表她是個家庭整潔做得十分到位的好母親；若家中環境維持得宜，在眾人想像中，她也不會是位蓬頭垢面的母親。結合《坤德寶鑑》對婦工與事必躬親的強調，婦容與家容成為女子的日常功課，透過實踐這些藥方妙法，女子才是符合女教的好母親。

### 第三節 小結

竊聞陶朱居室，亦資蠶黛之人；西伯行仁，猶需蠶桑之婦。油蓋而簪華勝，睹醜馬之臨壇；弓鞋而踏春園，見懿筐之在手。蠶政之重，所從來

<sup>180</sup> 《坤德寶鑑》對實用性的重視除了反映在關照產科上，該書收錄刺繡圖譜或許也是實用性的體現。既有研究指出，明末清初已是紡織工業化的階段，紡織不再是女人的實際工作，反倒刺繡成為一種婦工，或許張履平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編輯《坤德寶鑑》。關於紡織工業與女性勞動在明清時期的演變，參見：白馥蘭著，吳秀杰、白嵐玲譯，《技術・性別・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頁 109-142。

<sup>181</sup> 雖然《坤德寶鑑》強調閨秀本身的勞動，不過，就實踐層面而言，如同緒論開頭引用的《鏡花緣》，為大家閨秀擦脂抹粉的恐怕多為貼身侍婢。

<sup>182</sup> 關於傳統中國家庭空間配置與性別之間的關係，可參：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 期（1995，臺北），頁 23-26；白馥蘭（Francesca Bray）著，江湄、鄧京力譯，《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頁 118-136

矣。然而烹薑調桂，可占中饋之佳；垢耳蓬頭，終作奇男之玷。且柳絮之堂，閨房解賦；書帶之室，婢子能文。誰謂風雅之閑情殊不足道，脂膏之細事無堪傳哉？爰集內政，以告解人。<sup>183</sup>

蒲松齡在〈家政內編·序〉中，首先從著名男子身邊的女性切入，以列女式的記述說明家庭事務的重要。女性該負責的家務有哪些呢？作者逐一列舉，其中以「小農理想」強調的蠶桑最重要，此外還包含下廚、打扮與能解詩文。蒲松齡認為，當內政打理得當，家中男主人不只體面，更能享受「風雅之閑情」。若結合另一篇標舉農耕重要性的〈家政外編·序〉來看，蒲松齡所謂的「內外」並非實指的空間劃分，而是男女的分工之別。只不過，蒲松齡雖然強調農本理想的「男耕女織」，但其人對婦容與女子才德的見解，卻呈現出一定的時代性。如前所述，女教傳統討論的婦容，其實只有「不致蓬頭垢面」而無「脂膏之事」；此外，文才也不是正統女教強調的德性。蒲松齡對女子家務的看法，事實上呈現一種文人式的審美。蒲松齡彷彿在向讀者展示：想要品賞景物、享受風雅，無需走訪大城市的著名景點，在鄉村親耕即可體驗；想要擁有才子佳人般的親密關係，無需蒞臨青樓，在家內亦可營造。

蒲松齡的說法得以呼應本章的論點。本章首先指出，在晚明的文人審美與賞玩風氣下，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一些醫書將閨妝知識與房中採捕、春藥妙方、風月機關並陳。然而，「閨妝事宜」或「閨妝門」屢屢提及的「附」字，揭示閨妝知識的傳統其實具備女教齊家與聲色犬馬等多重意義。在女教部分，胡文煥運用自身熟悉的醫學系統與儒家理論，讓閨妝知識成為符合婦容與婦功的女教論述，保養成為女性能為夫家所做的份內工作。隨後《香奩潤色》的女教性質以及將美容、婦科合流的作法，被《坤德寶鑑》承繼，不過，《坤德寶鑑》將婦容的保養，導向女主人對家容的維持。可以說，所謂「正位於內」指涉的，除了女主人的面容和身體需要保持正位的狀態，整個家庭環境在女主人的操持下，也需要整潔乾淨、不致髒垢。

風月知識與女教知識看似不同範疇，但在明清時期的賞玩品味風氣與家庭秩序整頓的多重因素下，本章發現男性文人對閨妝知識的編輯，往往雜揉了對倫常與美色的雙重追求。閨妝知識的這兩種性質，看似截然不同卻又界線模糊。如同蒲松齡對待膏脂之事的態度，明清時期對閨妝知識的編輯策略，也反映了書籍編輯者在禮與欲之間、在閨房與青樓之間遊走的價值取捨。

<sup>183</sup> 蒲松齡著，盛偉編，《蒲松齡全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頁2277。關於《家政內編》與《家政外編》的考訂，參見：蒲松齡著，盛偉編，《蒲松齡全集》，頁2275-2276。

## 第五章 結論



藉由本研究，可以看到閨妝知識在十四至十八世紀的中國，在男性文人的編輯過程中一再被賦予新的意義。本文首先透過元、明不同版本的《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指出在宗族興起與官方重視居家知識的背景下，女性身體的保養技法從宮院走向居家，且按照性別分工的原則，女性的面容與身體被視為閨閣之物。明代的諸多文人居家筆記延續這樣的編纂意識，在治家文本構築出來的空間裡，女性的身體既是面向外人的展示物，亦是男主人閒賞的玩物。到了明末清初，美容方的玩賞性質造就福建版日用類書中「風月門」的分類，讓男性文人在家中揣想青樓裡的美人；美容方的性別分工傳統，則在養生家與地方文人的筆下，成為女德的實踐指南。

美容方的多重意義，反映的是治家文本再現了多元意涵的家庭空間。在本文的討論中，家庭可能是夫妻感情甚篤的倫常之始，可能是文人風流才情的實踐之處；可能是面向鄉里的人和理想，可能是內觀自娛的雅士幽齋；可能是社會母親調養身體的場所，也可能是家中女主人身體與德性的象徵。以上不同的「家庭」面貌，其實呈現出近世中國文人的特質——他們在仕與隱之間掙扎生存，他們在雅與俗之間定位自身，他們遊走在鄉里與城市之間，也神遊於禮教與情欲的邊緣。在社會經濟體制劇烈變化的時代裡，既有價值體系的界線變得模糊，文人們藉由文本的搜羅與編排，試圖掌握世道與建立秩序。多樣化的家庭再現因此充斥書籍市場，人們不斷向公眾展示自身對理想家庭的看法，也爭相指導著公眾如何正確的在家庭空間內置放物品與身體。

本文之所以發現治家文本中美容方與家庭再現的多元意涵，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是實用性書籍的分類與編輯意識。本文處理的美容藥方雖不見編者基於醫理的改寫，但每本書籍編排、處理這套藥方的模式不盡相同，由此產生討論與分析的空隙。回應緒論所言，由方子組成的文本確實具有認識論上的研究價值，雖然本文沒有細論藥方作為書寫文體的特質，但不妨試著揣想，或許正因為方子如韓嵩所言具有跨文化、跨階層的普遍性，這些治家書籍的編者才紛紛投入方子的編輯與出版，試圖在市場中、在雅與俗之間吸引更多讀者。乍看之下，摘錄美容藥方的書籍似是抄襲的產物，但若掌握編者在編排上的創意性改

動與序文的問題意識，這些大同小異的美容藥方其實展現了男性文人們在時代變遷下的應對之道。

以上是用比較宏大的視角，說明本文運用閨妝知識的個案，捕捉近世中國文人特質的諸多面向。本文的貢獻除了描繪閨妝知識被賦予的多重意義與其背後的文人文化，也推進一些具體課題的討論。就美容方研究而言，本文最大的貢獻，應是勾勒胡文煥《香奩潤色》可能的知識傳統。《香奩潤色》展現的女教論述與男性審美，其實有《事林廣記》以降類書與文人家筆記的脈絡可循，並非胡文煥的創發。胡文煥作為養生家編輯《香奩潤色》的價值，應是將母親的身體（包含婦科與產科）納入閨妝知識的保養對象。在類書的領域，本文指出明代以降的《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在類目上產生明顯更動，反映居家知識與性別分工原則在明代的重要性，這是要用性別的視角重探史料，才得以闡發的論點。在討論居家筆記時，本文亦說明近世文人標舉「治生」背後，可能乘載的「人和」理想，以及身體作為家庭展示物的效用。在論述婦容的章節，本文提出主婦的身體實為家庭空間的一部分，具有道德象徵意義。這些都是前人研究較少論及的課題。

由於資料零散的關係，如何統攝討論這些材料、如何賦予這些材料意義，即為本研究最初也是最大的困難。同樣因為資料性質發散的緣故，本文最終只選擇與性別、家庭秩序最相關的史料進行討論。那些不在正文範圍內的材料，能提供我們對養顏美容方怎樣的認識？是否與本文論點有對話的可能？以下將列舉說明。

### （一）從中古到近世：溢出醫學體系與國境的閨妝知識

本文從成書於南宋的《事林廣記》開始討論，不過，如同葉山與陸漫琳的著作所示，性別化的養顏美容藥方並非近世才出現。唐代孫思邈（約 581-682）在《千金翼方》中，於卷五的婦人專章另立〈婦人面藥第五〉、〈熏衣浥衣香第六〉、〈令身香第七〉、〈生髮黑髮第八〉等專篇。〈婦人面藥第五〉有論一首：

論曰：面脂手膏，衣香藻豆，仕人貴勝，皆是所要。然今之醫門極為祕惜，不許子弟洩漏一法，至於父子之間亦不傳示。然聖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豈使愚於天下，令至道不行，擁蔽聖人之意？甚可怪也。<sup>184</sup>

<sup>184</sup> 孫思邈，《千金翼方》（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頁 64。

孫思邈對面藥的討論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面藥藥方屬「聖人立法」、「醫門秘惜」，此種表述方式自然緣自早期醫家和道家間的緊密關係。就養顏美容方的脈絡而言，面藥的「聖」與「秘」似能呼應葉山對美容方宗教性質的觀察，在本文之後的章節裡，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修辭屢屢出現在美容方中。不過，在唐代，面藥的神聖性質還緣於皇帝對仕人貴勝的賞賜。杜甫的〈臘日詩〉寫道：「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sup>185</sup>」皇帝透過在臘日賜送面藥，表達對臣下面容與身體健康的關懷，進而宣揚皇恩、維持君臣關係。<sup>186</sup>孫思邈的另一個特殊之處，在於將面藥定調為應該「家家悉解，人人自知」的方子。面藥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原屬「七竅病」的治療方法，到了《千金翼方》中，則成為「婦人方」的一環。可以說，在孫思邈的時代，性別化的美容藥方已出現在醫書的知識系統中。<sup>187</sup>

然而，無論是孫思邈之後的王燾（670-755），或是到了婦科單獨成科的宋代，都不見如同《千金翼方》的分類方式，將面藥、衣香、身香、生髮等藥置於婦科的範疇。《外臺秘要》對美容方的處理方法，是將面藥頭膏與衣香澡豆等方集成一卷，置於婦人方之前；<sup>188</sup>《太平聖惠方》同樣收錄美容藥方，只不過依照身體部位大致排序，如「令面光澤潔白諸方」與「面脂諸方」不跟生髮和潤髮的藥方並列，而是與「治面上生瘡諸方」、「治面酐黯諸方」、「治粉刺諸方」等臉部療法並陳；<sup>189</sup>《婦人大全良方》則不見任何保養臉部與頭髮的方法。<sup>190</sup>此外，若比較孫思邈的婦人面藥方與《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閨妝藥方，可以看到三者的藥方內容並不重複。可見閨妝知識無論在內容或編排意識上，於唐、宋之間經歷過斷裂性的轉變。

這個觀察留下許多待解之謎。唐宋之間的醫學知識產生怎樣的改變，以致在婦科獨立成科的宋代，婦人面藥的類目不再存於醫書體系，而是被百科全書繼承？又，《事林廣記》中異於《千金翼方》的美容藥方究竟如何出現？本文

<sup>185</sup> 杜甫著，劉會孟評，《集千家評點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商務，1975），卷3，頁48a-48b。杜甫的〈臘日詩〉在後代屢屢被徵引，參見：陳元靚，《歲時廣記》（臺北：新文豐，1984），頁423。

<sup>186</sup> 陸熳琳，〈六朝隋唐的儀容研究——一個醫療史的角度〉，頁51-53。

<sup>187</sup> 關於孫思邈對婦人的關注，李貞德已指出，漢唐之際，女性的身體成為求子方的施力焦點，而孫思邈將女性的身心本質化，突顯女性在醫方中的角色，故在唐代已可見婦科濫觴的理論基礎。參見：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出版，2012），〈求子醫方與婦科濫觴〉，頁13-53。

<sup>188</sup> 王燾，《外臺秘要》（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5），頁869-901。

<sup>189</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臺北：新文豐，1980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烏絲蘭鈔本影印）。

<sup>190</sup> 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

無法詳細討論這些問題，但可以試著推測，對於強調「以血為本」的宋代婦科而言，美容方子對應的身體症狀無涉血液的通暢與否，故不屬婦科的範疇。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明清時期中國大多數的醫書少將養顏美容知識置於「閨閣」的框架內，但在朝鮮王朝世宗大王（1397-1450）命人編纂的《醫方類聚》中，卻見得「閨閣事宜」的小節名稱。《醫方類聚》因為參考《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必用之書》、《必用全書》等書，在「頭面門」即有一小節名為「閨閣事宜」，內容與現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閨閣事宜」大抵相同，只不過「頭面門」僅收錄與面部保養相關的美容方，頭髮養護與纏足方子則見於「毛髮門」與「四肢門」。<sup>191</sup>藉由《醫方類聚》收錄的美容藥方，可以繼續討論的面向有二：一是《醫方類聚》揭示了《居家必用》可能是以一套書系的形式傳至朝鮮，藉由比對域外漢籍摘引《必用》書系的狀況，或許可以進一步拼湊《必用》書系的出版傳播史；二是當美容藥方以「閨閣」之名傳至域外，成為中央敕修醫書的一環，對當地的醫學知識與婦人知識將產生怎樣的影響？未來應可運用東亞書籍環流的視角，對閨妝知識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 （二）黑髮烏鬚：男人的美容藥方

延續杜甫詩中作為君臣關係的面藥，到了明清時期，雖然論者已不熟悉中古時期的美容藥方（「口脂面藥，今不知為何」），<sup>192</sup>但藉由明太祖的《御製資世通訓》，可以看到身體保養之於君臣相處的重要性。當謁者向太祖請益「若欲成有用之士，將何所施」，太祖回答道：

在格物之至精，慮人事之過熟，講書以人事而言，隨時而致宜久之志，將大矣哉，安得不為君用！除此之外，口體腥穢，面色痿黃，袖手終朝，氣不舒而筋不暢，不能措諸事務。況行步趨趨，豈異婦人者歟！故往往不達者為此也。<sup>193</sup>

在朱元璋眼中，一位「有用之士」除了需要精於格物、人事，也要在意姿容儀態。臣子擁有良好的體態與氣色，皇上才能放心將事務交辦給他。可能正是因為外貌在官場如此重要，加上近世文人對養生活動的積極參與，可以看到在明清時代的諸多文類中，也載錄關於男性的養顏美容方。只不過，相較本文

<sup>191</sup> 金禮蒙輯，《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

<sup>192</sup> 紀昀等，〈外臺秘要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6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頁 40。

<sup>193</sup> 朱元璋，《資世通訓》，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 935 冊，頁 265。

討論的閨妝知識，男性的美容方（或者說，未以「閨閣」、「閨妝」為名的去性別的美容方）多以黑髮烏鬚為主。

用前文提到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為例，元刊本中屬於家庭之物的「烏鬚鬚法」，到了明刊本被納入「衛生」之卷，與眾多養生方法並陳。同時，「烏鬚鬚法」的小節名稱不再，烏鬚鬚法與牙齒方、辟蟲方合併為「諸雜方法」。在藥方內容上，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對面容外觀的調養，主要集中在頭髮的烏黑油亮、牙齒的潔白穩固，以及身上沒有臭蟲。在分類意識上，可見在明刊《居家必用》的分類概念中，「男性美容」並非獨立的知識範疇，而是整個養生文化中比較繁雜瑣碎的部分。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分類模式並非孤例，在明清時期的類書、筆記與醫書中，幾乎沒有單獨成篇的男性美容藥方。較常見的形式，可能是個別文人基於實用或新奇的心態，在筆記著作中抄錄單一藥方，如李日華（1565-1635）在《六研齋二筆》中提及：「傳烏鬚髮一方：用豬板油一斤、蜂蜜一斤、核桃肉一斤、好茶葉一椀，共搗碎和合，用錫器盛之，於飯甑上蒸熟。每早匙取少許，化沸水中服之。三月鬚髮無不黑者。<sup>194</sup>」另一種分類形式，則是將類似藥方納入「雜方」的範疇，如張介賓（1563-1642）的《景岳全書》，便將七寶美鬚丹、北京烏鬚方、擦牙烏鬚方、便宜擦牙方等藥方置於「因陣」的「雜方」之屬。<sup>195</sup>同時也存在較特殊的分類法則，如胡文煥在編《格致叢書》中的《墨娥小錄》時，在卷六「藝術戲劇」中，載錄了幾則烏鬚方。

由上可知，非屬閨妝知識範疇的美容方，在明清時期各種文類中的分類亦存在多樣性。這些烏鬚方、固牙方（有時還有面部保養方）在當時如何被編輯、被分類、被理解，亦值得繼續探究，並與本研究的觀察進行對照。此外，本文因關注「分類」問題，只討論成篇且與閨房相關的美容藥方，並未系統性的研究散落在醫書與類書中的方子。因此，像《景岳全書》的「因陣・雜方」中，其實也載有香髮木樨油與玉容散兩則在閨妝知識系統中常見的藥方，但本文目前未能處理醫者看待男性養顏與女性美容藥方的態度異同，亦未能清楚梳理醫書收錄男女美容藥方的狀況。這些都是下一步可以推進的課題。

### （三）物理與祕法：思想史與宗教史的角度

<sup>194</sup>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39編第2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卷1，頁38a-38b。

<sup>195</sup> 張介賓，《景岳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78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頁725-727。

《夜航船》的成書年代尚無法確定，目前僅存寧波天一閣鈔本。<sup>196</sup>該書為類書式的文人筆記，全書共分二十個門類，包含天文地理、人物政事、日用寶玩、物理方術等等。其中，在「物理部」裡，可以看到張岱收錄一些洗衣與閨妝相關的方子，像是在「衣服」一節載洗油帽方，以及在「身體」一節中載女兒纏足方、梳頭令髮不落方等。

《夜航船》的物理部除了衣服與身體兩節，還有飲食、器用、文房、金珠、果品、菜蔬、花木、鳥獸、蟲魚幾個小標，旨在教授處理日常之物的種種技法。事實上，《夜航船》「物理部」中的妙方並非張岱獨創，而是大幅參考了宋代以來的《物類相感志》文本。《物類相感志》的原作者應為贊寧，這套文本在明朝十分流行，甚至隨著書籍貿易亦出現和刻本。<sup>197</sup>雖然不能確定張岱編輯《夜航船》時是否確切參考過《物類相感志》，但根據二者在類目編排與收錄內容的相似性，<sup>198</sup>以及《物類相感志》在晚明的流行程度，《物類相感志》應一定程度影響了張岱對日用技法的認識。

如若細看《夜航船》物理部中的「身體」一節，可以看到張岱對此節的編輯方式可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瑣碎的身體保養，包含身上生肉丁、腳根厚皮等，這一部分完全挪用自既有的《物類相感志》文本。第二部分是本文關注的閨妝知識，包含乾洗頭、治狐臭、女兒纏足等，是較既有《物類相感志》文本新增的內容。第三部分看起來較駁雜，像是婦人月信斷、咳逆、腳麻、新僧網巾痕等，目前尚未能掌握此部分的編輯狀況與邏輯。

張岱如何看待這些零碎卻實用的知識呢？在《夜航船》序中，張岱提到在自己的家鄉紹興，無論百工百業都有讀書的經歷，人人對人名、官爵、年號等專有名詞略知一二。不過，對張岱而言，熟悉這些龐雜的知識可能會陷入「兩

<sup>196</sup> 張岱身為遺民，《夜航船》寫於明亡前後是個關鍵問題，不過目前尚未有確切證據說明。史景遷將《夜航船》定位為張岱 40 歲之前遊歷大江南北時聽聞到的各類知識，不過亦有論者從《夜航船》序文署名「古劍陶庵老人」，以及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未提及本書，說明《夜航船》應為張岱晚年著作。參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臺北：時報出版，2016 二版），頁 113-128；徐世珍，《張岱《夜航船》研究：兼論晚明文人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頁 17-23。

<sup>197</sup> 關於《物類相感志》的作者與版本，參見：趙美杰，〈贊寧《物類相感志》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6-28。《物類相感志》除了在明代被收進陳繼儒編的叢書《寶顏堂秘笈》，和刻本的話則有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元祿三年（1690）皇都書林湧原屋平左衛門刊本。

<sup>198</sup> 《夜航船》物理部與《物類相感志》兩書的類目比較如下：

夜航船 物理部	物類 相感	身體	衣服	飲食	器用	文房	金珠	果品	菜蔬	花木	鳥獸	蟲魚	
物類相 感志	總論	身體	衣服	飲食	器用	藥品	疾病	文房	果子	蔬菜	花竹	禽魚	雜著



腳書櫥」的境地，比較好的解方是，掌握那些事關「文理」的基本知識，不至於落人笑柄即可。<sup>199</sup>張岱將《夜航船》中零零總總的知識，視為有益於「文理考校」的膚淺之事，也就是士人可以透過這些簡單的藥方妙法，達到學問的成就。

張岱對實用技法文本的搜羅與編排，再次反映明清文人試圖掌握紙上世界的企圖與好奇，以及對小道知識無礙於道的認同。另一方面，《夜航船》將「物類相感」的文本傳統賦予「物理」的名稱，得以聯想到晚明另一位思想家方以智（1611-1671）著的《物理小識》。可以說，「物類相感」的概念萌發於上古時期，在宋代的學術風氣下形成一套既定的小道文本，而張岱挪用了晚明博物學與考據學的詞彙，提供這套文本新的意義。<sup>200</sup>明末清初物類、物理與理學之間的關係是個龐大的課題，但就本文關注的美容方而言，可以繼續追問的是：張岱將女性身體的相關知識納入物類相感的範疇，他的編輯策略反映明代理學怎樣的內涵？晚明文人的儒學思想如何關照（女性）身體與物理的關係？對於遺民而言，這些知識的搜羅與編排具有什麼意義？

作為對照的是，在晚明的福建版日用類書中，徐企龍刊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在「仙術門」中除了記載符咒與類似魔術的戲法，還錄有洗滌類、染色類、「新增婦女飾容附此」等等閨妝知識。<sup>201</sup>如果說張岱是將養顏美容藥方置於儒學物類相感傳統及晚明理學的詮釋框架中，那麼徐企龍可能就是從道教祕法的角度，去理解衣物、面容等物質的顏色與狀態改變。一儒一道的對比，如果經過進一步的分析，應能讓我們看到明清的書籍產製者如何運用自身的宗教觀與宇宙論，去理解、詮釋閨閣中的身體與物。

#### （四）閨妝知識的書寫與實驗：與近代中國的比較

林郁沁（Eugenia Lean）在討論民初文人陳蝶仙（1879-1940）的美妝產業時，將其非正規的工業實踐上溯至十七世紀的中國。在第二章，作者觀察到陳蝶仙最早的美容藥方刊登於婦女雜誌上，並輔以班昭的女教論述為包裝，這其

<sup>199</sup> 張岱，《夜航船》，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1135 冊，頁 469。

<sup>200</sup> 關於物類相感在上古思想史的討論，參見：武田時昌，〈物類相感をめぐる中国的類推思考〉，《中國》第 21 卷第 15 期（2003，愛知），頁 107-126。山田慶兒則指出，《物類相感志》的成書揭示宋代學術經驗派與理論派（如朱熹）的分道揚鑣。參見：山田慶兒著，王文亮、黃瑋譯，〈《物類相感志》的產生及其思考方法〉，《哲學研究》1990 年第 4 期（北京），頁 71-79。

<sup>201</sup> 徐企龍，《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7 冊，頁 435-454。



實源自傳統中國文人的治家文獻編輯。<sup>202</sup>在第六章，作者提到，陳蝶仙將工業知識彙編成叢書，實為延續明清以來文人對萬物、對知識的搜羅與排序的風氣。<sup>203</sup>

然而，受到既有美容方研究的影響，林郁沁只認識到傳統美容方是寫給家中閨秀的指引，忽略了傳統與近代更多的對話可能。如同本文所示，近世中國載錄美容藥方的書籍，讀者並非全為女性；更多時候，書籍編者其實是透過編纂治家文本，向其他男性文人展示理想中的家庭秩序。至於近代中國婦女雜誌中的美容藥方，根據林郁沁的說法，目標讀者其實包含初級製造商以及業餘的科學愛好者。由此可知，雖然近世中國與近代中國編寫美容藥方的契機不同——近世中國可能旨在追求「禮」或「雅」的名聲，近代中國則關照科學與商業利益——但二者皆仰賴男性群體的閱讀與再編輯，

林郁沁書中另一個重要的論點是，陳蝶仙在自己的書齋裡進行種種化學實驗，才造就其後的美妝工業。回到本文關注的近世中國美容藥方，因為從既存的文本中，看不到過往文人針對藥方的實驗筆記，故本文主要將美容藥方視為傳鈔的產物，看起來近世中國文人對文本的興趣可能高於藥方的實際操作。然而，從一些史料當中，亦能看到時人對方子有效與否的重視：

惟居家日用細務，因予愚徹，凡是自身經為，但歷實效，隨即筆記，日久匯成一書，名之曰《多能集》。願世之能人，不能不宜能之事，而多能其宜能之事。<sup>204</sup>

在石成金〈多能集〉的序言中，將天下事拆分為宜能與不宜能兩種。「不宜」能指的是利己損人之事，「宜能」則大至仁義道德、小至居家日用，只要能「益於身家」，都是多多益善的宜能之事。雖然不確定石成金蒐集的日用知識會如何「益於身家」，但可以確定的是，石成金同樣將天氣占卜、文房清潔方、閨妝知識與烏鬚方等妙法，視為修身齊家與得道的功夫實踐。此篇序文另一個重要之處，如引文所示，是作者強調這些收錄進來的藥方皆「自身經

<sup>202</sup> 林郁沁（Eugenia Lean）著，陶磊譯，《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上海：光啟書局，2023），頁84-127。

<sup>203</sup> 林郁沁（Eugenia Lean）著，陶磊譯，《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頁274。

<sup>204</sup> 石成金，《傳家寶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據清乾隆四年刻本影印），卷5，〈多能集自序〉，頁49a-50b。

為」。<sup>205</sup>雖然我們無從檢驗編者是否做過實驗或修正藥方，且如同前述在美容藥方中看到的「大驗」、「神效」等詞，序文中方子靈驗的宣稱很可能只是編者的宣傳手段，但無論如何，這些書寫說明了，對於帝國晚期的讀者而言，標榜這些藥方「有效」其實是具有吸引力的。

如果書籍編者真的有進行實驗，依據閨妝知識與家庭之間的緊密關聯，編者應該也是在書齋或閨閣中，根據文本操作與調配美容膏脂。由此可見，陳蝶仙在書齋裡進行化學實驗進而發展成家庭工業的做法，可能可以在帝制晚期的實用性文本中發現端倪。除此之外，美容藥方本身從盛清到民初經歷過哪些轉變？科學與女權如何改寫清末以來閨妝知識的性質？這些都可以從本文的研究成果出發，繼續向下探究。

綜上所述，照護女性容貌與身體的藥方，在男性文人筆下不斷產生新的意涵，而分類與編輯就如同一道稜鏡，將閨妝知識折射出各種取徑的研究可能，包含身體、性別、治家、物質與美學。從眾多零散的文本當中，本文就目前蒐集到的資料，初步嘗試利用「分類」進行分析。本文論證上或有說服力不足之處，對閨妝知識的意義挖掘可能也還不夠深入。期待後續有更多研究成果，能為美容藥方做出更精確的定位與解釋，並進一步討論各類知識在近代早期中國的衍變與彙編。

<sup>205</sup> 石成金並非個案，一些藥方編者亦宣稱自己曾做過實驗。如清代丁其譽編的《壽世秘典》，在〈卷三·類物〉的小序亦提及：「凡物類之有關於日用飲食者，悉為考訂，無驗不書，非典弗錄。」可見在編者眼中，文本的典故出處與藥方的有效與否一樣重要。參見：丁其譽，《壽世秘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156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 據浙江圖書館藏稿本影印），卷 3，〈類物小序〉，頁 44。

# 徵引書目



## 一、 文獻史料

- 〔漢〕班昭，《女誡》，收入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唐〕王燾，《外臺秘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6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王燾，《外臺秘要》。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5。
- 〔唐〕杜甫著，劉會孟評，《集千家評點杜工部集》。臺北：臺灣商務，1975。
-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6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
- 〔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臺北：新文豐，1980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烏絲蘭鈔本影印。
- 〔宋〕李昉，《太平御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陳元靚，《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元祿十二年（1699）以元泰定二年（1325）為底本刊行之和刻本。
- 〔宋〕陳元靚，《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據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順年間椿莊書院本影印。
- 〔宋〕陳元靚，《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本。
- 〔宋〕陳元靚，《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梅溪書院本。
-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臺北：新文豐，1984。
- 〔宋〕陳元靚，《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弘治五年（1492）詹氏進德精舍本。
- 〔宋〕陳元靚，《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子部，第16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5 據北京大學藏至元六年（1340）鄭氏積誠堂本影印。

- 〔宋〕陳元靚，《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成化十四年（1478）劉廷賓等福建刊本。
- 〔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
- 〔宋〕陳師道，《後山居士詩話》，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78冊。臺北：新文豐，1985據百川學海本排印。
- 〔宋〕陳敬，《陳氏香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元〕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第4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據明隆慶二年（1568）飛來山人刻本影印。
- 〔元〕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刊本。
- 〔元〕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司禮監刊本。
- 〔元〕汪汝懋，《山居四要》，收入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子海珍本編：國家圖書館珍藏子部善本》第4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二十年（1360）徐仁文寫刊本影印。
- 〔元〕洪金富校訂，《洪金富校訂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 〔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集部，第17冊。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順元年宗文堂刻本影印。
- 〔明〕不著撰人，《文房十二友》。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壬寅（1602）玉峰萬卷樓刊本。
- 〔明〕不著撰人，《居家必備》。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明〕朱元璋，《資世通訓》，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93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明〕朱橚等編，《普濟方》，收入《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第762冊至777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
- 〔明〕吳旻匯輯，王來賢續編，《新刊續補扶壽精方》。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丁亥（1587）天津刊本。
- 〔明〕呂坤，《闔範》，收入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第4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明〕宋懋澄，《九籥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 1374 冊。

上海：上海古籍，2002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1 冊。臺

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明〕宋詡，《宋氏文房譜》，收入《子海珍本編大陸卷·第一輯·譜錄類》第 11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影印。

〔明〕宋詡，《宋氏閨房譜》，收入《子海珍本編大陸卷·第一輯·譜錄類》第 112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據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影印。

〔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 39 編第 2 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明〕李時珍著，劉衡如校，《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 據萬曆三十一年（1603）江西本點校。

〔明〕沈壽嵩，《太祖聖諭演訓》，收入趙克生編，《明朝聖諭宣講文本匯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點校。

〔明〕周臣編，胡文煥校，《厚生訓纂》，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8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胡文煥《壽養叢書》刻本影印。

〔明〕周嘉胄，《香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姚廣孝等奉敕編，《永樂大典》。台北：大化書局，1985 據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抄本影印。

〔明〕姚儒，《教家要略》，收入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第 4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忠恕堂刊本點校。

〔明〕胡文煥，《新刻香奩潤色》。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江戶寫本。

〔明〕胡廣等奉敕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

- 〔明〕徐企龍，《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都：汲古書院，1999。
- 〔明〕徐筆洞，《五車萬寶全書》，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都：汲古書院，1999。
- 〔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明萬曆十九年（1591）自刻本縮印。
-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78 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收入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5 冊。臺北：臺灣學生，1989 據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十一年（1583）刻本影印。
- 〔明〕張文介、張尚玄輯，《醫學四要》，收入《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續〕》第 9 冊。北京：人民衛生，2010 據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本校對。
- 〔明〕張居正，《張太岳先生詩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叢目存書》集部第 114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據明萬曆四十年（1612）唐國達刻本影印。
- 〔明〕張岱，《夜航船》，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1135 冊。上海：上海古籍，1997 據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藏清康熙抄本影印。
- 〔明〕張萱，《西園見聞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11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影印。
- 〔明〕陳仁錫，《潛確居類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 1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陳繼儒，《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元年（1628）存仁堂刻本。
- 〔明〕陸奎章，《香奩四友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家類，第 251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焦竑，《焦氏類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 133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1587）王元貞刻本影印。
-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北：三民出版，2007。

- 〔明〕劉基，《多能鄙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第3冊。重慶市：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據嘉靖四十年（1561）范惟一刊本影印。
- 〔明〕劉雙松，《新版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都：汲古書院，2003-2004。
-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9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明刻本影印。
- 〔明〕薛應旂，《方山薛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別集類，第13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龔廷賢編，張慧芳等校，《魯府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2 據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藏日本摹刊本校對。
- 〔清〕丁其譽，《壽世秘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156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 據浙江圖書館藏稿本影印。
- 〔清〕毛先舒，《稚黃子》，收入王暉、張潮編，《檀几叢書》初集。上海：上海古籍，1992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霞舉堂刊本影印。
- 〔清〕王如鑾撰，馬千里校訂，《本草約編》，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第49冊。臺北：文海，1974 據清稿本影印。
- 〔清〕王初桐，《奩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11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嘉慶二年伊江阿刻本影印。
- 〔清〕田靄，《妝史》。英屬哥倫比亞：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藏康熙年間抄本。
- 〔清〕永瑢等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1983。
- 〔清〕江之蘭，《文房約》，收入王暉、張潮編，《檀几叢書》二集。上海：上海古籍，1992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霞舉堂刊本影印。
- 〔清〕李汝珍，《鏡花緣》，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第244冊。上海：古籍社，1994 據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十二年（1832）芥子園藏版重刊本影印。
- 〔清〕李漁，《閒情偶寄》。臺北：廣文書局，1977 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刊本影印。

- 〔清〕姚培謙，《類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第 1249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嘉慶九年（1804）姑蘇博古堂刻本影印。
- 〔清〕紀昀等，〈外臺秘要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6 冊。  
臺北：臺灣商務，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殷樹森等，《南皮縣志》。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光緒戊子（1888）刊本。
-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張貴勝，《遣愁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第 127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影印。
- 〔清〕張屢平，《坤德寶鑑》。劍橋：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丁酉年（1777）遜修堂刻本。
-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東京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清刊本。
- 〔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7。
- 〔清〕蒲松齡著，盛偉編，《蒲松齡全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 〔朝鮮〕金禮蒙輯，《醫方類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

## 二、近人著作

### （一）專著、論文集

-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臺北：麥田出版，2020 第二版。
- 小川陽一，《明代の遊郭事情：風月機關》。東京都：汲古書院，2006。
- 小林清市，〈清朝考証學派の博物學〉，收入山田慶兒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學の世界》，頁 174-201。京都市：思文閣出版，1995。
- 山田慶兒，〈本草的分類思想——從世界圖像到技術〉，收入山田慶兒著，李建民譯、編，《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 299-334。臺北：東大出版社，2003。
- 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學生書局，2002。
-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 王光宣，《明代女教書研究》。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20。
- 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1979-1982。
- 王鴻泰，〈明清的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收入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文化與生活分冊》，頁 267-316。臺北：聯經，2013。
- 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臺北：時報出版，2016 二版。
- 白馥蘭 (Francesca Bray) 著，江湄、鄧京力譯，《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白馥蘭 (Francesca Bray) 著，吳秀杰、白嵐玲譯，《技術・性別・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 朱衛民，《中醫美容》。西安：西安出版社，1994。
- 何予明著、譯，《家園與天下——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北京：中華書局，2019。
- 何宇軒，《丈夫守則與「齊家」之道——清代家訓中的男性建構》。臺北：秀威資訊，2021。
- 吳雅婷，〈南宋中葉の知識ネットワーク——「譜録」の類目の成立から〉，收入宋代史研究會編，《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頁 235-266。東京：汲古書院，2015。
-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
- 坂出祥伸，〈解說——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收於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1 冊，頁 7-30。東京都：汲古書院，1999。
-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 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出版，2012。
- 李國彤，《女子之不朽：明清時期的女教觀念》。廣西：廣西師範大學書出版社，2014。
- 周敘琪，《明清家政書與家庭經濟論的新發展》。臺北：政大出版社，2022。





- 岸本美緒，〈總論・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收入平山篤子等著，李雨青譯，《歷史的轉換期 6：1571 年・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臺北：臺灣商務，2022，頁 21-41。
- 林郁沁（Eugenia Lean）著，陶磊譯，《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上海：光啟書局，2023。
- 姚毅，〈中國的醫療、身體和性別〉，收入小濱正子等編，《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頁 415-44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 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高昕丹、陳恒譯，《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 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黃小峰譯，《大明：明代中國的視覺和物質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 范德（Edward Farmer）著，秦方譯，〈一國之家長統治：朱元璋的理想社會秩序觀念〉，收入朱鴻林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頁 1-1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
-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知」の東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8。
- 島田龍登，〈總論・近世世界的變貌〉，收入守川知子等著，游韻馨譯，《歷史的轉換期 7：1683 年・近世世界的變貌》。臺北：臺灣商務，2022，頁 33-46。
- 徐世珍，《張岱《夜航船》研究：兼論晚明文人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
- 酒井忠夫，《中国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都：國書刊行會，2011。
- 高彥頤（Dorothy Ko）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7。
- 高學敏等，《中醫美容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2000。
- 常建華，《明代宗族組織化研究》。北京：故宮，2012。
- 張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 張哲嘉，〈日用類書「醫學門」與傳統社會庶民醫學教育〉，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頁 175-193。臺北：麥田，2006。
- 張賢哲，《美容之中醫藥典籍文獻分析研究》。臺北：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2011。

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庄、顏宜歲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醫學〉、〈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皆收入氏著，《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頁 3-4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臺北：稻鄉，2009。

陳雯怡著，櫻井智美訳，〈大隱は「士」に隠る—「元史・隱逸伝」に見る元代の隠逸〉，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編，《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 10 集，頁 331-374。東京都：汲古書院，2015。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森田憲司，〈和刻本《事林廣記》について〉，收入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

獻館編，《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 501-520。臺北：聯經出版，1983。

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收入鄧廣銘、漆俠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頁 266-280。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

葉山（Robin Yates）著，林凡等譯，〈性別視野中的中國醫療史新貌〉，收入劉詠聰編，《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頁 48-50。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廖肇亨，〈近世中国知識人の博物学の再構築——方以智『通雅』と『物理小識』を中心に〉，收入陳捷編，《医学・科学・博物：東アジア古典籍の世界》，頁 265-278。東京都：勉誠出版，2020。

劉詠聰，〈《奩史》初探——兼論類書中女性史料的輯錄〉，收入氏著，《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頁 365-397。台北：麥田出版，1998。

劉靜貞，〈宋本《列女傳》的編校及其時代——文本、知識、性別〉，收入鄧小南編，《唐宋女性與社會》，頁 22-45。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著，林凌瀚譯，〈題壁詩與明清之際對婦女詩的收集〉，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頁 502-53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檀上寬著，郭婷玉譯，《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4：陸海的交會》。臺北：聯經出版，2021。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陳乃宣、孔祥文譯，《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Bian, He.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Chia, Lucille.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sup>th</sup>-17<sup>th</sup>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lman, Benjami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urth, Charlotte.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Genette, Gé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Leong, Elaine. *Recipes and Everyday Knowledge: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Househol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Leung, Angela Ki Che.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in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ed. Angela Ki Che Leung, pp. 2-18.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Li, Hur-Li. *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 Hermeneutic Study of the Seven Epitom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Lu, Weijing.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 Intimacy in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Mckenzie, Donald.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étailé, Georges. "The Bencao gangmu of Li Shizhen: An Innovation for Natural History?" in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edited by Elisabeth Hsu, pp.221-2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chonebaum, Andrew. *Novel Medicine: Healing, Literature, and Popular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Shang, Wei.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ited by De-wei Wang, pp.63-9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mith, Paul Jakov & Glahn, Richard von 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 Wu, Yi-Li. *Reproducing Women: Metaphor, Medicine,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Yates, Robin. "Medicine for Women in Early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Angela Ki Che Leung, pp. 19-73.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 Zurndorfer, Harriet. "The Passion to Collect, Select, and Protect: Fifteen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 In *Encyclopaedism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edited by Jason König and Greg Woolf, pp.505-528.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Zurndorfer, Harriet. "Women in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s History*, edited by Clara Wing-chung Ho, pp.279–306.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2.
- Zurndorfer, Harriet. "Women in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Some Sung, Ming, and Ch'ing Works." In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Harriet T. Zurndorfer, pp.354-395. Leiden: E. J. Brill, 1999.

## （二）期刊文章

- 山田慶兒著，王文亮、黃瑋譯，〈《物類相感志》的產生及其思考方法〉，《哲學研究》1990年第4期，北京，頁71-79。
- 毛文芳，〈譜名花而儻色：「花譜」及《品花箋》的知識遞轉與類應譜系〉，《中正漢學研究》第37期，2021，嘉義，頁1-44。
-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臺北，頁1-85。
- 王鴻泰，〈明清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臺北，頁1-39。
- 王鴻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賞與情藝生活的經營〉，《新史學》第24卷第2期，2013，臺北，頁71-130。
- 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第17卷第4期，2006，臺北，頁73-143。

- 巫仁恕，〈明清飲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與品味塑造——以飲膳書籍與食譜為中心的探討〉，《中國飲食文化》第2卷第2期，2006，臺北，頁45-95。
-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3分，2021，臺北，頁509-560。
- 李越深，〈松江府宋氏家族世系及文學成就概述〉，《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2006，杭州，頁117-125。
- 岸本美緒，〈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社會的宏觀形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6期，2006，臺北，頁31-52。
- 林富士，〈頭髮、疾病與醫療——以中國漢唐之間的醫學文獻為主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1分，2000，臺北，頁67-235。
- 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第十卷第三期，1999，臺北，頁111-157。
- 武田時昌，〈物類相感をめぐる中国的類推思考〉，《中国》第21卷第15期，2003，愛知縣，頁107-126。
-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和「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2006，臺北，頁401-449。
- 馬孟晶，〈《隋煬帝豔史》的圖飾評點與晚明出版文化〉，《漢學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臺北，頁7-56。
- 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臺北，頁201-276。
- 馬雅貞，〈從《玉臺書史》到《玉臺畫史》：女性藝術家傳記的獨立成書與浙西的藝文傳承〉，《清華學報》，新40卷第3期，2010，新竹，頁411-451。
-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1995，臺北，頁21-50。
- 許守泯，〈一位地方官員的日常勸農——元人王結及其《善俗要義》〉，《成大歷史學報》第61號，臺南，2021，頁93-129。
- 陳秀芬，〈食物、藥物與穢物——明代胎盤的物質文化史考察〉，《中國史學》第31卷，2021，東京都，頁95-108。
- 陳秀芬，〈從人到物：《本草綱目·人部》的人體論述與人藥製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3分，2017，臺北），頁589-641。

陳明緻，〈俠客行——論宋林澄的行旅與紀遊〉，《中國文學研究》第 40 期，2015，臺北，頁 267-302

森田憲司，〈王朝交代と出版：和刻本事林廣記から見たモンゴル支配下中國の出版〉，《奈良史學》20 期，2002，奈良，頁 56-78。

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 著，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新史學》第 10 卷第 4 期，臺北，1999，頁 129-144。

黃莘瑜，〈香事書寫如何展現世界？以晚明《香乘》為主的探討〉，《明代研究》第 33 期，2019，臺北，頁 61-92。

廖咸惠，〈知識的分類與界定——宋代士人與小道之學〉，《漢學研究》第 39 期，2021，臺北，頁 39-78。

趙世瑜，〈明清史與宋元史：史學史與社會史視角的反思——兼評《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變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5 期，北京，頁 87-95。

劉學倫，〈從書目中看「雜家」一詞意義的演變〉，《書目季刊》第 40 卷第 4 期，2007，臺北，頁 35-66。

劉靜敏，〈《陳氏香譜》版本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2006，臺中，頁 45-78。

潘敏德，〈嫖經點校併序〉，《明代研究》第 21 期，2013，臺北，頁 99-143。

蕭琪，〈宋明之間養老專書的知識形成與傳衍〉，《新史學》第 33 卷第 4 期，2022，臺北，頁 41-93。

Brokaw, Cynthia. "Review Article: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 Issue 1 (2005, Cambridge), pp. 135-165.

Brown, Miranda "Mr. Song's Cheeses", *Gastronomica* Vol. 19, No. 2 (2019, Oakland), pp. 29-42.

Darnton, Rober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Vol. 111, no. 3 (1982, Cambridge), pp. 65-83.

Elman, Benjami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007, Paris), pp. 131-157.

Fu, Daiwie.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 1279)."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007, Paris), pp. 103-130.

- Hanson, Marta and Pomata, Gianna. "Medicinal Formulas and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pist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sis* Vol.108, no.1 (2017, Philadelphia), pp. 1-25.
- Hanson, Marta. "Epistemic Genres as a Meth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5, no.1 (2022, Philadelphia), pp.1-8.
- Ji, Xiaoqian. "Embellishing Appearances with Fragrant Cosmetic Cases: Transforming Women's Bodies to Nourish Life in the Late Ming."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14, no.1 (2019, Beijing), pp. 137-162.
- Jiang, Shuyong. "Into the Source and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42, no.1 (2007, Austin), pp. 1-20.
- Kurz, Johannes.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aiping yulan* and the *Cefu yuangui*."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007, Paris), pp.39-76.
- Meyer-Fong, Tobie.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3 (2007, Durham), pp. 787-817.
- Struve, Lynn. "Song Maocheng's Matrixes of Mourning and Regret," *NAN NÜ* Vol. 15, No. 1 (2013, Leiden), pp. 69-108.
- Vedal, Nathan. "From Tradition to Community: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9, no.1 (2020, Cambridge), pp. 77-101.

### (三) 會議論文

- Xu, Man. "Encyclopedias for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unde baojian* 坤德寶鑑 and *Kyuhap ch'ongsō* 閨閣叢書."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g-Qing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December 13-15, 2023.

### (四) 學位論文

- 王姿婷, 〈娛樂消費與印刷文化：以萬曆後期青樓的情愛書寫與閱讀為中心〉。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 王珂, 〈宋元日用類書《事林廣記》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

王瑜，〈明清士紳家訓研究（1368-1840）〉。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2007。

吳靜芳，〈「積善」與「用藥」：明代求子方法的傳播與應用〉。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2。

宋文婕，〈雜家內涵研究〉。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周敘琪，〈明清家政觀的發展與性別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林詩怡，〈王初桐《奩史》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邱玉凡，〈《事林廣記·獸畜類》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陸漫琳，〈六朝隋唐的儀容研究——一個醫療史的角度〉。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趙美杰，〈贊寧《物類相感志》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鍾艷攸，〈明清家訓族規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2。

Zhang, Ying. "Household Healing: Rituals, Recipes, and Moral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7.

### 三、 網路資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檢索日期：2024/6/15。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

<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日期：2024/6/15。

臺灣國家圖書館設置，「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Index/1>。檢索日期：2024/6/15。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設置，「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all?ID=24&SECU=1170454448&PAGE=rbmap/search\\_rbmap&ACTION=SC%2Crbmap%2A@@1622605347](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all?ID=24&SECU=1170454448&PAGE=rbmap/search_rbmap&ACTION=SC%2Crbmap%2A@@1622605347)。檢索日期：2024/6/15。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設置，「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檢索日期：2024/6/15。

大澤正昭監修，杉浦廣子編，〈明刊本日用類書国内所蔵機関目録稿〉，取自  
「東洋文庫リポジトリ」，檢索網頁：<https://toyo-bunko.repo.nii.ac.jp/records/6418>。檢索日期：2024/6/15。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設置，「慶應義塾大学メディアセンター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collections.lib.keio.ac.jp/ja>。檢索日期：2024/6/15。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設置，“Chinese Rare Books”：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檢索日期：2024/6/15。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Open Collection”：

<https://open.library.ubc.ca/>。檢索日期：2024/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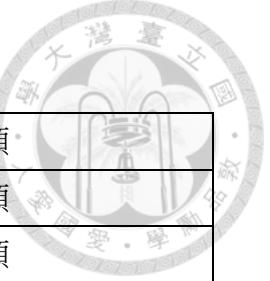
## 附錄

附表一 元代至順年間建安椿莊書院本《事林廣記》目次



前集	卷一	天文類	續集	卷一	道教類
	卷二	曆侯類、節序類		卷二	道教類
	卷三	地輿類		卷三	禪教類
	卷四	郡邑類		卷四	文藝類
	卷五	方國類		卷五	文藝類
	卷六	勝跡類、僊境類		卷六	文藝類
	卷七	人紀類		卷七	文藝類
	卷八	人事類		卷八	文藝類
	卷九	人事類	別集	卷一	官制類
	卷十	家禮類		卷二	官制類
	卷十一	儀禮類		卷三	刑法類
	卷十二	農桑類		卷四	公理類
	卷十三	花果類、竹木類		卷五	貨寶類
後集	卷一	帝系類		卷六	算法類
	卷二	紀年類、歷代類		卷七	茶果類
	卷三	聖賢類		卷八	酒麴類
	卷四	聖賢類			
	卷五	先賢類			
	卷六	宮室類、學校類			
	卷七	文籍類、辭章類			
	卷八	儒教類			
	卷九	幼學類、文房類			
	卷十	服飾類、閨妝類			
	卷十一	器用類			
	卷十二	音樂類、音譜類			
	卷十三	武藝類			

附表二 元代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本《事林廣記》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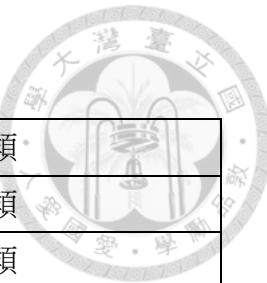
前集	卷一	天象類	續集	卷一	道教類
	卷二	曆侯類、節序類		卷二	道教類
	卷三	地輿類		卷三	禪教類
	卷四	郡邑類		卷四	文藝類
	卷五	方國類		卷五	缺
	卷六	勝跡類、仙境類		卷六	缺
	卷七	人紀類		卷七	缺
	卷八	人事類		卷八	缺
	卷九	人事類		卷九	醫學類
	卷十	家禮類		卷十	醫學類
	卷十一	儀禮類		卷十一	卜史類
	卷十二	農桑類		卷十二	卜史類
	卷十三	花果類、竹木類		卷十三	雜術類
後集	卷一	帝系類	別集	卷一	官制類
	卷二	紀年類、歷代類		卷二	官制類
	卷三	聖賢類		卷三	刑法類
	卷四	聖賢類		卷四	公理類
	卷五	先賢類		卷五	算法類
	卷六	宮室類、學校類		卷六	算法類
	卷七	文籍類、辭章類		卷七	茶果類
	卷八	儒教類		卷八	酒麴類
	卷九	幼學類、文房類		卷九	飲饌類
	卷十	服飾類、閨妝類		卷十	麵食類
	卷十一	器用類		卷十一	獸畜類
	卷十二	音樂類、音譜類			
	卷十三	武藝類			

附表三 明代洪武二十五年梅溪書院本《事林廣記》目次



前集	卷一	天文類	別集	卷一	儒教類、學校類
	卷二	曆侯類、節序類		卷二	幼學類、書法類
	卷三	地輿類、郡邑類		卷三	文房類、翰墨類
	卷四	方國類		卷四	道教類、雜術類
	卷五	勝跡類、仙境類		卷五	修真類
後集	卷一	人紀類		卷六	釋教類
	卷二	人事類	新集	卷一	官制類、俸祿類
	卷三	家禮類		卷二	貨寶類、算法類
	卷四	儀禮類		卷三	醫學類
	卷五	農桑類、花卉類		卷四	卜史類、選擇類
	卷六	果實類、竹木類		卷五	文藝類
續集	卷一	帝系類		卷六	武藝類、伎術類
	卷二	紀年類、歷代類	外集	卷一	宮室類、器用類
	卷三	聖賢類		卷二	音樂類、音譜類
	卷四	先賢類		卷三	衣服類、閨妝類
	卷五	文籍類、辭章類		卷四	茶果類、酒麴類
	卷六	字學類、圖畫類		卷五	飲饌類、麵食類
				卷六	牧養類、獸畜類

附表四 明代永樂年間《事林廣記》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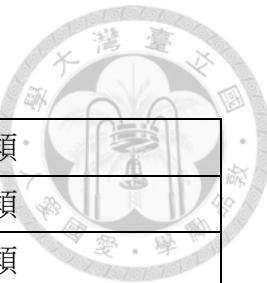
前集		天文類	別集	卷上	儒教類
		曆侯類			學校類
		節序類			幼學類
		地輿類			書法類
		郡邑類		卷下	文房類
		方國類			翰墨類
		勝跡類			道教類
		僊境類			修真類
後集	卷上	人紀類	外集	卷上	禪教類
		人事類			宮室類
		家禮類			器用類
	卷下	儀禮類			音樂類
		農桑類			音譜類
		花卉類			衣服類
		果實類			閨妝類
		竹木類			茶果類
續集	卷上	帝系類		卷下	酒麴類
		紀年類			飲饌類
		歷代類			麵食類
	卷下	聖賢類			牧養類
		先賢類			獸畜類
		文籍類			
		辭章類			
		字學類			
		圖畫類			

附表五 明代成化十四年劉廷賓等福建刊本《事林廣記》目次



前集	卷一	天文類	續集	卷一	道教類、雜術類
	卷二	曆侯類、節序類		卷二	修真類
	卷三	地輿類		卷三	釋教類
	卷四	方國類		卷四	謹身類、警心類
	卷五	勝跡類、僂境人紀類		卷五	貨寶類
	卷六	人事類		卷六	醫學類、針灸類
	卷七	家禮類		卷七	卜史類
	卷八	儀禮類		卷八	文藝類
	卷九	農桑類、花卉類		卷九	武藝類、技術類
	卷十	果實類、竹木類		卷十	宮室類
後集	卷一	帝系類	別集	卷一	音樂類
	卷二	紀年類、歷代類		卷二	服飾類、閨妝類
	卷三	聖賢類		卷三	茶果類、酒麴類
	卷四	聖賢類		卷四	飲饌類、麵食類
	卷五	先賢類		卷五	牧養類、獸畜類
	卷六	宮室類、學校類		卷六	尺牘
	卷七	文籍類、辭章類		卷七	尺牘
	卷八	儒教類、官制類		卷八	尺牘
	卷九	幼學類、文房類		卷九	尺牘
	卷十	烈女傳		卷十	尺牘

附表六 明代弘治五年詹氏進德精舍本《事林廣記》目次



前集	上卷	天文類			文房類
		曆侯類			翰墨類
		節序類			雜術類
	下卷	地輿類			修真類
		郡邑類			釋教類
		方國類	新集	上卷	官制類
		勝跡類			俸祿類
		仙境類			貨寶類
	後集	人紀類		上卷	算法類
		人事類			醫學類
		家禮類			卜史類
		儀禮類		下卷	選擇類
		農桑類			文藝類
		花卉類			武藝類
		果實類			伎術類
	續集	竹木類		上卷	宮室類
		帝系類			器用類
		紀年類			音樂類
		歷代類		下卷	音譜類
		聖賢類			衣服類
		先賢類			閨教類
	別集	文籍類			茶果類
		辭章類	下卷	酒麴類	
		字學類		飲饌類	
		圖畫類		麵食類	
		儒教類		牧養類	
		學校類		獸畜類	
		幼學類			
		書法類			

附表七 周嘉胄《香乘·塗傅之香》載錄美容方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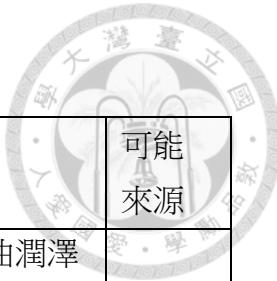
藥方	主治	功用	可能來源
附身香粉	身	搗羅為末，以生絹袋盛，浴罷傅身	
和粉方	面	和勻，傅面	居家
十和香粉	面	各為飛塵，和勻，入腦麝，調色似桃花為度	居家
利汗紅粉香	身	塗身體，香肌利汗	居家
香身	身	噙化一丸，便覺口香，五日身香，十日衣香，十五日他人皆聞得香。又治遍身熾氣惡氣及口齒氣	居家
拂手香	手	於木臼中搗三五百，捏作餅子，或脫花簪乾中穿一穴，用彩線懸胸前	
梅真香	衣 身	繆衣、傅身，皆可用之	
香髮木犀香油	髮	以手泚其青液收之，最要封閉緊密，久而愈香如。以油勻入黃蠟為百脂，尤馨香也	事林
烏髮香油 此油洗髮後用最妙	髮	先晚洗髮淨，次早髮乾塗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黃者轉黑	居家
合香澤法	髮 口	香澤者，人髮恆枯癢，此以濡澤之也。唇脂以丹作之象唇赤也	
香粉	物	多著丁香於粉盒中，自然芬馥	
面脂香	面	以發色綿濾著磁漆盞中，令凝。若作唇脂者，以熟朱調和青油裹之	
八白香 金章宗宮中洗面散	面	日用，面如玉矣	居家
金主綠雲香	髮	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竅，不十日，髮黑如漆，黃赤者變黑，禿者生髮	居家
蓮香散 金主宮中方	足	閨閣中以之敷足，久則香入膚骨，雖足紓常經浣渥香氣不散	

附表八・《居家必備・俗事方》所載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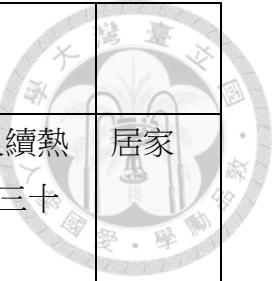


藥方	主治	功用	可能來源
洗彩色法	物		
洗白衣法	物		
洗皂衣法	物		
洗黃泥污衣法	物		
洗油污法	物		
洗漆污衣法	物		
洗墨污衣法	物		
洗蟹黃污衣法	物		
洗血污衣法	物		
洗象牙器物	物		
洗油浸珠法	物		
洗赤焦珠法	物		
洗衣香	物		
熏衣香	物		
薰衣除蟲	物		
除頭上白屑方	髮	塗頭，永不生屑	宮院
洗頭方	髮	每用炮湯洗頭，去風、清頭目	宮院
梳頭令髮不落方	髮	以擦頭皮，或浸水常塗亦可	宮院 居家
乾洗頭去垢方	髮	夜擦頭上，次早梳，自去	
治婦蒜髮方	髮	每空心下五十丸	宮院
取靨方	面	入釅醋，點之	居家
治狐臭方	身	敷腋下	
女兒移腳軟足方	足	浸洗	事林
遠行令足不繭疼方	足	繆鞋底，草履則以水沾之	
洗衣去身面浮風方	身 面	煮芋汁洗，忌見風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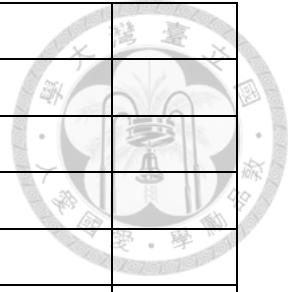
附表九・《竹嶼山房雜部・居室事宜》所載藥方



藥方	主治	功用	可能來源
染白鬚髮黑	髮	待天明，以溫水洗乾，以胡桃仁油潤澤	
膏髮常黑	髮	早晚膏髮，滓可再煎	
梳頭不落髮 亦治頭上有白屑	髮	膏髮，甚驗	宮院 居家
醒頭香治髮臍汗氣 並愈頭風	髮	付頭上，篦，去之。有頭風，付頭上， 帕蒙一宿，篦，去之	
木犀花油	髮	密藏以膏髮，愈久愈香	事林
雞子粉	面	取出勻面，瑩然如玉	居家
珠子粉	面	勻面，甚光瑩	
乾胭脂	面	色通紅，同臙脂，勻臉、入膚，明潤	
十白散 去靨黑風刺面垢	面	頰面擦之，浴身亦潤澤	
少顏膏	面	晨起化湯，頰面，大去面臘	事林
治酒(广查)鼻	面	晨起服先去左畔，臨卧服去右畔，其效 如神	
治髮不生	髮	三日一沐，不過三度，髮生……每日沐 洗，鬚髮白者能黑，落者再生，疏者自 密	
牢牙烏髭髮	髮	晨起擦牙，即咽之	
潤膚膏治冬月遇寒 風面手開成皺裂	身	同浸，頰面畢，乘熱俱勻之	
去風愈疥癬癩蟲	身	於患處熱擦三五次，斑除……紫白癩風 速愈	
沐浴五香湯	身	煎湯，沐浴	
點痣藥	身	點痣，自落	宮院
香身丸治遍身熾氣 惡氣及口齒氣	身	每噙化一丸，常覺口香，五日身香，十 日衣香，二十日人皆聞香	居家
辟汗香身粉	身	浴畢，綿樸子搘之，亦以撲面汗	居家
獨神散去腋臭胡臭	身	常傅腋下	居家



紅玉散	身	和一處，傅之	
治肉縫脚指縫臭爛			
金蓮穩步法	足	乘熱洗浸兩足，且淋且渫，寒則又續熱水，不數次足自柔軟易纏……自差三十歲婦人，猶可為之也	居家
治石癰肉刺	足	塗痛處，立止	
治雞眼	足	貼患處，自消不痛	
治瘊子	身	煎湯洗，數次盡消去	
治闕指甲弩肉痛	身	傅之，內縮，下自乾，不痛	
透衣香	物		
滌衣香	物		
水銀索	身	束髮根，去頭虱，束腰間，去身虱，皆盡	
熏衣香法	物		
練粧擣帛法	物		
染布帛顏色法	物		
藏翡翠箇葉及眊鬢等法	物		
洗珍珠法	物		
洗象牙氣色黃法	物		
惜猫睛刺子珍珠等寶	物		
濯氈褐衣油污法	物		
濯蕉葛桐竹等布法	物		
濯衣令白法	物		
去青紵絲衣着日久積垢光滑法	物		
濯徽黴點衣法	物		
起衣上油法	物		
濯油污衣法	物		
去漆污衣法	物		
去脂膏污衣法	物		



去黑油汚衣法	物	
去血汚衣法	物	
去墨汚衣法	物	
治酒汚顏色口服法	物	
收貴重顏色衣帛法	物	
收裘褐氍毹等物法	物	
辟壁虱	蟲	
辟蚊蚊曰豹脚	蟲	
殺蠅蚋	蟲	

附表十・《文房十二友・居齋必用》所載藥方



藥方	主治	功用	可能來源
利汗紅粉方	身	其粉如肉色為度，極能利汗	居家
黑髮香油方	髮	先晚洗頭淨髮，次早髮乾，塗之，永不染塵垢，即黃者亦黑	居家
梳頭髮不落方	髮	擦頭皮，極驗	宮院 居家
洗頭方	髮	煎湯洗髮，或為末，乾摻擦頭，篦之	
香肥皂方	身	塗，能去班	
宮內纏縮方	足	如前燻洗，自然柔軟	居家
洗珠法	物		
洗血污衣	物		
洗白衣	物		
洗綵衣	物		
洗焦葛	物		
洗墨污衣	物		
治大紅紵絲污油	物		
洗油污衣	物		
洗毛衣	物		
藏檀褥等物	物		

附表十一・《香奩潤色》的部類與收錄藥方

部類	藥方
頭髮部附眉 共 28 方	女人鬢不亂如鏡生光方、梳頭髮不落方、生髮方又名生禿 烏雲油方、常用長髮藥、治女人髮少方、治女人髮短方、 治女人鬢禿再生綠雲方、止髮落方、脫髮方、治婦人蒜髮 方、除頭上白屑方、洗髮香潤方、洗頭方散、洗頭方、乾 洗頭去垢方、醒頭方、醒頭香、桂花香油、茉莉香油人名 羅衾夜夜香、百合香油、搽頭竹油方、黑髮麝香油方、生 香長髮油、金主綠雲油方、倒梳油方、掠頭油水方、浸油 治頭風並脫髮、治女人病後眉毛不生方
面部 共 22 方	楊妃令面上生光方、又方令面手如玉、太真紅玉膏、趙婕 妤秘丹令顏色如芙蓉、金國宮中洗面八白散方、洗面妙 方、洗面方、塗面藥方、敷面桃花末、七香嫩容散、玉容 方、容顏不老方、好顏色、益容顏、解面黑、梨花白麵香 粉方、桃花嬌面香粉方、秘傳和粉方、常用和粉方、麝香 和粉方、雞子粉方、唐宮迎蝶粉方
瘢痕部 共 18 方	洗面去瘢痕方、去諸斑方、美人面上雀子斑方、治面上黑 斑點方、治美人面上黑點如雀卵色方、治面黑方、治美人 面上黑痣方、去粉痣、治美人面上粉刺方、治粉刺黑斑 方、治面上酒渣粉刺方、治婦人酒渣鼻及鼻上有黑粉痣、 去靨塗面方、取靨五灰膏、夜容膏治靨黑風刺面垢、青樓 美人時瘡後面上有靨痕方、美人面上忽生白駁神方(白駁似 癬非癬，皮漸生白，無藥可治)、治美人面上皺路方
唇齒部 共 4 方	治冬月唇面皺裂方、治冬月唇乾折出血、常用白牙散、治 女人齒黑重白方
乳部 共 6 方	婦人無乳、女人乳無汁方、女人乳腫神方、治乳毒、治乳 癰、婦人奶岩久不愈者
身體部 共 20 方	漢宮香身白玉散、滌垢散、透肌香身五香丸治遍身熾膩惡 氣及口齒氣、利汗紅粉方、挹汗香、洗澡方、洗浴去面上 身上浮風方、治女人狐臭方、治狐臭方、治女人下部濕癬 神方、治白癩風方、女人面上及身上紫癩風方、治針入皮 膚方、衣香方、梅花衣香、熏衣香、薰衣笑蘭香、薰衣除 蟲、洗衣香、敷衣香粉
手足部 共 18 方	寒月迎風令手不冷方、女人冬月手指凍裂方、天下第一洗 手藥、香肥皂方(洗面能治靨點風刺，常用令顏色光澤)、 女子初束腳苦痛難忍方、女兒拶腳軟足方(又名西施軟骨 方)、宮內縮蓮步法、玉蓮飛步散、金蓮穩步膏、金蓮生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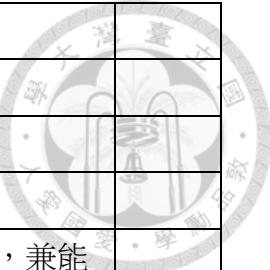
	散、雞眼、治足生雞眼、女人腳上雞眼肉刺痛方、治石癰肉刺方、治闕甲方、遠行令足不繭疼方、治足凍瘡、治足凍瘡方
陰部 共 23 方	女子初嫁陰中痛方、女人交接苔痛出血方、女人交接陽道壯大及他物傷犯血出淋瀝不止方、女人陰中腫痛或生瘡方、又陰中腫痛妙方、女人玉門腫痛洗方、陰腫燥癢、女人陰癢方、又陰癢神方、女人陰癢不可忍方、女人陰中有蟲癢不可禁、又陰中如蟲行方、女人陰蝕方、又陰被裏蝕漸上至小腹內癢方、女人陰門忽生雞冠肉或瘻方、洗陰戶疽瘡方、女人陰中冰冷方、洗寬方、女人過忍小便致胞轉方、腫中遺尿、省溺、女人陰毛生虱方、治陰毛中生異虱
經血部 共 7 方	治女人經次不行、治女人經次不調、治血淋、血崩、女人血崩不止方、赤白帶下、婦人白帶下
胎部 共 22 方	女人無子秘方、女人妊娠小便不禁方、治存孕咳嗽、胎動、治觸動胎氣腹痛下血、治胎漏、治死胎、治下死胎、治橫逆手足先出或子死腹中、橫生倒養、治逆生須臾不救母子俱亡、催生丹、兔腦催生丹、胞衣不下、女人產後玉門不閉方、女人產後腸脫不收方、治產後子腸出不能救、女人產後小便不禁方、女人產後腸中癢不可忍方、女人產後遍身如粟粒熱如火方、女人產後血暈築心眼同O縮欲死方、治產後血暈心悶氣絕腸內惡血不盡絞痛
怪異部 共 2 方	女人夢與鬼交方、女人被精怪迷方
洗鍊部 共 43 方	洗珍珠法、洗油浸珠、洗焦赤色珠、洗赤色珠、洗犯屍氣珠、洗玳瑁魚鰐法、洗象牙等物、洗簪梳上油膩法、洗皂衣、洗白衣法、洗羅絹衣、洗毛衣、洗麻衣、洗焦葛、洗梅蒸衣、洗黃草布、洗竹布法、洗苧布法、洗粧鐵驪布法、粧木綿布法、漿衣法、洗墨污衣法、衣上墨汙、洗青黛汙衣法、洗油污衣、洗油污衣法、衣上汙油、洗乾紅衣為油汙法、洗紅藍衣為油汙法、真紫紬汙油、洗桐油汙衣法、洗漆汙衣、洗血汙衣、洗瘡口膿汙衣、洗糞汙衣、洗黃泥汙衣、洗蟹黃汙衣、洗牛油汙衣法、洗羊脂汙衣法、洗垢膩汙衣法、洗垢膩衾法、洗衣上蒸斑、青紵繫上日久積垢光滑
藏貯部 共 4 方	收翠花朵法、藏真紅衣裳法、收綢緞等物之法、收綢緞座等法

說明：書中未加形容與說明的「又方」不列入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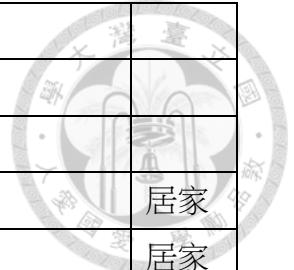
附表十二・《坤德寶鑑》的部類與收錄藥方



藥方	部位	功用	可能來源
和粉方	面	和勻用	居家
常用和粉方	面	和勻用	居家
麝香十和粉	面	和勻入腦麝顏色似桃花為度	居家
雞子粉	面	塗面中日不落瑩然如玉	居家
利汗紅粉	身	塗身體利汗	居家
石灰粉	身	治大人小兒夏月痱子瘡及熱毒瘡	居家
官粉去鉛方	面	(無說明)	
乾胭脂	面	代胭脂塗臉，明潤極妙	
配板油不生氣方	不明	(無說明)	
烏頭麝香油	髮	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塗之，不待數日，其發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後自見也。髮黃者即黑	居家
塗頭竹油	髮	依法塗之	居家
摩風膏	不明	(無說明)	
金主綠雲油	髮	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竅。不十日，禿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禿，髮黑如漆。若已禿者，旬日生髮	居家
常用長髮藥	髮	塗頭長髮	居家
梳頭髮不落方	髮	擦頭皮極驗。或浸水掠頭亦可	居家
塗面藥	面	臨臥調，塗面上，早晨漿水洗，十日效	居家
八白散	面	常用	居家
洗面去皰瘡	面	早晨加澡豆末，其皰自去	居家
敷面桃花末	面	塗面及身，紅白鮮潔大驗	居家
治粉刺黑斑	面	入面藥，尤能潤肌	居家
夜容膏	面	每用唾津調，塗面神效	居家
香身丸	身	治遍身熾氣惡氣及口齒氣……每噙化五丸常覺口香，五日身香，十日衣香，二十日他人皆聞	居家
綠豆麵	身	用功同肥皂	



造肥皂	身	(無說明)	
鵝胰肥皂	身	去泥垢甚妙，冬天更宜	
令面生光	面	塗，至三四日脫下，則顏色光華矣	
肌膚細膩	身	牡蠣肉炙食之妙	
皮膚細白	身	令人膚白。如繒，再以白檀磨汁，塗面，兼能去面上黑痣	
古鏡不磨自明	物	以水濕鏡摻末面上覆鏡面向地自然光明	
磨鏡丹藥	物	先將錫鎔化入水銀攪均候冷同礬研細如飛麵加鹿頂骨更妙	
婦女鬢禿	髮	敷之，漸生	
治髮少	髮	塗之，其髮自生且黑	
染髮方	髮	用烏頭薄荷入絲礬，染之	
裹足方	足	洗三日一次十餘次即軟若束綿也	事林
腳趾縫爛	足	以真蛤粉敷之，妙	
纏腳生瘡	足	荊芥燒灰葱汁調敷先以甘草湯洗淨	
雞眼作痛	足	剝去老皮以燙雞湯洗之妙	
婦女足瘡	足	用男人頭垢貼之即愈	
治腳雞眼	足	為末擦之即愈	
治指甲內生瘡	足	研均擦之	
腳趾縫爛方	足	研末擦之	事林
金蓮四忌	足	尖灣匾竇	
治雞眼方	足	點之自落，永不復發	
宮內縮蓮步捷法	足	浸渫不過數次自然柔軟易札矣……此方出於至人神妙之甚不可盡述三十歲婦人亦可為之	居家
金蓮穩步膏	足	如雞眼痛處敷之，成瘡者次日結掩	居家
洗金蓮	足	洗足，骨自軟	
燒木炭屑	物		
薰指甲法	物		
藏針不銹	物		
留宿火	物		
治炭爆	物		
食蒜口不臭	物		



紅花令白	物	
糊窗法	物	
染指甲法	物	
取蠶五灰膏	物	居家
治針入皮膚	物	居家
衣不生蟲	物	
治壁蟲 俗名臭蟲	物	
治入腳蟲	物	
鼠避法	物	
驅蠅法	物	
驅蚊法	物	
洗焦赤珠	物	
退赤色珠	物	
洗象牙等物	物	
洗玳瑁魚鯢法	物	
收翠花朵	物	
洗真珠	物	
洗油浸珠	物	
乳少法	乳	其乳自多
乳汁不下	乳	洗乳，取汁出為度
有乳方	乳	不過兩日，乳即下，壯人尤效
下乳方	乳	日三服，十日後可供四五兒。凡婦人五十歲者 服此方，十日亦能立下
吹乳方	乳	貝母末吹鼻中立效
隔乳方	乳	麥芽三錢煎一碗熱服效
回乳汁方	乳	神曲三錢炒研酒服即止麥芽五錢為末服亦妙
種子方	種子	
轉女成男	種子	
斷產方	種子	
去胎方	種子	
易產方	種子	

婦人不妒方	種子	
夫婦合法	種子	
哺食	種子	

